

一百廿
面
古本水滸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2622B

第九十四回 小孤山李俊報仇 定陶縣刁椿遇害

話說：癩頭龜張魁鬥張順不過，下水圖逃，混江龍李俊看得分明，一拋分水虎頭鉤，跟蹤入水。你想李俊綽號混江龍，水底裏張得兩目，空手捕得魚蝦，張魁水性恁好，到底不是李俊對手，只逃得五七丈水面，就吃李俊一把拿了。李俊跳到船上，張順便一索把張魁綁了，張魁長嘆一聲，默然不語。李俊換過水靠，收拾起分水虎頭鉤，却待登岸，只見穆弘蘇大隆都回來了。穆弘連稱痛快，叫一聲李大哥，果然不出你之所料，半路上就撞見一班狗男女，張牙舞爪，奔來救應，吃俺們迎頭大殺一陣，殺得落花流水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竟沒一人到得這裏。俺們殺得順手，就繇蘇大隆引去張魁家中，不問男女老幼，逢人便殺，將他一門斬盡殺絕，搜得不少金銀財物，都取將來。臨走時分，索性放起一把火，把這廝的房子也燒了。李俊當下把張魁提到船頭上，手執尖刀，指定他說道：你這廝實屬惡毒，俺叔父須不曾干犯你，你却平地掀風作浪。將他老人家和子貴害死。你殺了分水犀朱小八不算，又殺他全家，又放火燒掉他的房屋，實在罪大惡極，你如今還

有何說張魁把眼睛一瞪，說道：「沒有甚麼話，俺只願早死！」李俊喝道：「你要死麼？俺偏不教你快快死，也使你消受一回。」說着，就把尖刀在他身上亂擄，渾身擄了幾十個窟窿，才兜心一刀，從胸前直劃到臍下，把綁的索子也劃成數十段，口啣尖刀，兩手伸入肚子裏一掏，掏出心肝肚腸，一一拋入江內。最後，才一刀割下首級，望空祝告道：「俺的叔父，俺的好兄弟于貴，朱小八，你們陰靈不遠，今日今時，李俊在此誅戮惡賊張魁，報仇雪恨，願你們早脫輪迴，超生天界！祝告罷，不禁洒了幾點英雄淚。」隨將張魁屍身首級，拋向江中，船頭血跡，教火家打掃乾淨，李俊自回艙內。這箇時候，揭陽鎮上那件大血案，早已鬧動了，只見寨柵內殺死五名士兵，路上更夫一名被殺，馬雄全家，共殺死男女老幼二十三名口，屍骸滿地，血肉狼籍，官府蒞臨相驗，中間有個汪二的屍身。有些人說，汪二近來和馬雄作對，定是他勾引賊人到此，殺害馬氏全家，但他如何也被殺在內，這却不知道了。相驗過後，官府正沒擺佈，不意又到兩個警報，却是小孤山張魁全家被殺，揭陽鎮下的新村，被強人縱火焚燒。後來追查之下，才知都是梁山泊好漢做的勾當，只得例行一角公文，上緊緝拿李俊、穆弘、張順三名首惡，歸案法辦，其實此時三人早回梁山泊，那裏緝捕得到，變

成個懸案罷了。話休煩絮，且說李俊誅了張魁，大家叫聲聒噪，立刻開船，商議回轉梁山泊去。不料姚明老在船中，傷勢漸輕，神智已復，衆人說話，他都聽得清楚。便喚穆弘道：穆大郎，你們要回梁山泊麼？那所在我不願去，請你送我回家。穆弘道：你們一家是自焚死了，莊院都變做白地，你待回那裏去？穆弘說的口快，旁人待要阻止，却已不及，說話給全說出來。姚明老聽了慘然不語。兩隻船離了小孤山，扯足風篷，直向大江中駛去。駛了一程，姚明老忽叫淨手，穆弘便教兩個火家幫扶，將他扶到後船，不提防姚明老慘叫一聲，躡身一躍，跳入江心，但見波濤幾捲，人已不見。江流浩浩，無從救取，大家付之一嘆。穆弘更連連跌足，說道：他好端端一家人家，只爲俺一到，弄得家破人亡，這是俺害了他！也不勝悲嘆。船行幾日，穆弘悶得慌了，便道：俺們行了這多路程，便有官兵追襲，也奈何不得了。這樣悶在船中，真會悶得使人生病，不如把這鳥船棄掉，趕旱道回歸山寨，可爽快得多。張順道：俺也打算的，若取水路回山，非大寬轉不可，好生麻煩，俺擬明日捨舟登陸，你道好麼？穆弘大喜，只說再好沒有。次日，兩隻船駛進一個口子，便行停泊，大家趕緊收拾，把不值錢的東西，盡都拋掉，一齊登岸。李俊史全僱好車馬，隨口說個濟州左近地名，那趕趁

的夫役自也不疑。一行人充做商客模樣，分爲三起，取路前進。李俊、童威、童猛是走的第一起。穆弘、史全、胡永走第二起。第三起是張順、蘇大隆等，各帶新入夥的弟兄，陸續向前進發。不止一日，那日已抵濟州地界，夫役就向李俊問道：「客人，休怪小人多嘴，當日動身時分，只說是濟州左近，如今已入濟州地界了，仍不住的向前趕路，到底要到那裏才定？」李俊道：「你也休問，多趕一程，便加給一程的銀子，只管趕去。」那夫役道：「這可不能再趕過去，須要打梁山泊邊經過，聽說那裏很怕人的，俺們不願再走了。」李俊道：「莫怕！有俺在此，只管走。」那夫役那裏肯走，只逼着李俊算賬，要卸僱回轉了。李俊拔出刀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當真不願走麼？老爺便是梁山泊混江龍李俊，後面走的是浪裏白條張順，沒遮攔穆弘，都是慣會殺人的好漢。俺好意僱你的車輛馬匹，待回山後重重有賞，你却不識抬舉，要半路上退回去，誰人再說不去，俺就一刀砍他的腦袋下來，說罷舉刀作勢，唬得那夫役一齊跪下哀求，不住口說願去。」李俊把刀插好，說道：「既是你們願去，俺便饒了。說也可笑，前面李俊這般處置，不想第二第三起也是如此，都吃張順、穆弘駭唬了才走。又趕了半日路程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大家正催趲前進，火家來，李俊前稟道：「前面一座大林子，有人在林子

裏張頭探腦，莫不是有歹人在內。李俊笑道：那裏還有比俺強的，可不怕天高地厚，敢來撩撥人。他來十個，管教他一齊都死。說罷，便手撚扑刀，大踏步搶到前頭，走近林子，果見人影一動，有人閃了進去。李俊高聲叫道：裏邊甚麼人，不要鬼鬼祟祟，是好漢，快些出來見面。只聽得林子裏一聲叫，一條大漢跳將出外，倒提扑刀，直奔到大路上，李俊打一看時，却是赤髮鬼劉唐。劉唐哈哈大笑道：俺一路趕快過來，望見大路上，一簇車輛人馬，不知是甚麼夥兒，閃向這林子裏偷看，不想却是李大哥。俺要問你，穆大郎，張二哥怎的不見？李俊回頭，用手一指道：那不是穆大郎麼？劉唐看時，又一起車輛人馬來到，爲頭的正是沒遮攔穆弘。劉唐站在大路上，高叫了幾聲伙計，只見飛毛腿劉通背負包裹，手提哨棒，從林子裏走將出來，大家相見。李俊便問二人，你們上那兒去？劉唐笑道：就爲你們幾個人。公明哥哥因你們一去多時，不見一個回來，近日山寨有事，哥哥很是憂愁，命俺同劉通下山，一路上過來探候，倘使不見你們，要直到潯陽才定，不想走得也巧，在此地就遇見了。當下李俊把此番做下的公案，約略告訴給二劉知道，二劉不住口叫痛快。這時第三起張順也到了。此地離梁山泊已不遠，只有一二日路程，路上可沒大顧忌了，三起人便

併做一處，催趨前行。那日到了山下，二劉先行上山稟報。一千人將帶來的財物卸下，搬入酒店。李俊、張順打發夫役，重重賞與銀子，衆夫役歡喜叩謝而去。只說衆人下了酒店，店中自有分例酒食供張，大家先吃個醉飽。史全等看在眼里，說道：「人說梁山泊如何興旺，眼前看到這付排場，果然話不虛傳，半日光景，飛毛腿劉通來了，傳大頭領宋江之命，教引新入夥的上山相見；接着小嘍囉進來，扛抬了那些財物先走。李俊、張順、穆弘、童威、童猛五位好漢，便將引史全、胡永、蘇大隆一千人上山。出了酒店，但見山下許多人馬，刀槍耀目，旗幟鮮明，一隊隊向那邊大道上走動，好生威武。史全等看了，也不知爲的甚事，只覺驚心駭目了。衆人且走，渡港登山，見另有一種雄峻氣象，直抵忠義堂前。李俊等五位好漢上堂稟話，引衆人拜見宋盧二頭領，又見了吳用、公孫勝兩位軍師。宋江照例問過一番，便把衆人撥在李俊、張順部下，都入水寨，衆人自也歡喜。謝過二位大頭領，就向水寨而去。不在話下。且說李俊、張順歸至水寨，得知一個消息，次日來各處探望，走到西北水寨，果真不見了活閻羅阮小七。李俊便問七哥那裏去？童猛道：「俺昨日回到此間，頭目上來說，前日七哥爲了一件閒事，氣忿萬分，獨自趕到定陶縣去，吃那裏的賊官拿了，下

在牢裏，公明哥哥異常憂心，如今正派人前去救取。李俊道：「劉唐曾說山寨有事，遮莫就是此事了。」張順道：「一定是了。」二人退出西北水寨，再行上山詳細一探。阮小七真的陷在定陶城裏，宋江已派楊志引人馬前往救取。却說阮小七此事起因不遠，石碣村裏有一家姓刁的，兄弟二人，哥哥名叫刁桂，綽號無毛螃蟹，兄弟叫做扁頭鱗刁椿，二人打魚爲生，都是光身漢子，沒有娶妻，家中只養着一個老母，兄弟都十分勤懇，忙着打魚，倒也能夠賺錢過活。刁桂爲人性剛而誠樸，不善周旋，一年中常在村裏住，難得出外，每逢捕捉到魚蝦，總是兄弟刁椿上鎮去賣，易些柴米回來，一家母子三人，却也很安逸過度。當初三阮沒上梁山泊時，本也住在石碣村裏，打魚爲活，都和刁家兄弟熟識，也曾結了大夥，同去湖泊裏打魚，賣錢均分。阮小五、阮小七都喜賭錢，每上鎮去大賭，回來時輸得精光，家中沒有東西吃了，便往刁家婆婆那裏借些錢米，婆婆總照數給他，不會回絕過，所以阮家兄弟常說刁家婆婆是好人。刁椿不比他哥哥那樣誠樸，人很靈敏能幹，鎮子上去得多了，人家都認識了他，漸漸和他厮熟，大家都稱他是石碣村的孝子，可也敬重。鎮上有個姓畢的牙子，家裏只生一個女兒，名喚桃奴，年紀和刁椿相等，刁椿爲了賣魚之故，漸和

那牙子相熟，牙子看他做人誠懇，幹事又好，合上他的心意，就挽人說合，招了刁椿爲婿，和桃奴配爲夫婦。刁椿雖做了畢家之婿，但是石碣村裏的老母，他仍不斷供養，一月中總得去探省幾回。不上幾時，他的丈人翁得病死了，刁椿就做了牙子，生涯更比從前好上數倍。刁椿雖然年輕，婦女身上那種情趣，他却並不很理會，那知道桃奴青春年少，水性楊花，成婚以後，見丈夫不解風情，花晨月夕，常在暗中掉淚，自傷薄命。畢家住宅隔壁，那是一家老客店，叫做平安客店，店中來了一位客人，此人姓何，衣裝華煥，年紀尙輕，舉止異常風流，據說他哥哥做的定陶縣縣尉，可也有一點小小來頭。此人在客店裏一住幾時，不知如何，暗裏和桃奴勾搭上了，這婆娘正在春心搖蕩之時，忽地碰到這般風流年少，知情識趣的漢子，那不打得火一般熱烈，蜜一樣甜膩，可憐刁椿如同睡在夢裏，怎知妻子在幹這無恥勾當。不久，這風聲傳出外，那姓何的一聽不對，連忙動身而去，可是沒多幾時，卻又來了。這時醜聲四播，閒話更自沸騰，有一班好事的子弟，竟做成了幾支曲兒，在大街小巷唱動，那何姓聽得不成話，又早走了。一天黃昏時分，左近鄰舍人家，忽聽得畢家大呼小叫，有人在那裏哭喊救命，大家連忙趕進門去，只見刁椿怒容滿面，不住口

大罵淫婦，桃奴披頭散髮，雙足亂跳，帶哭帶罵，口裏只喊要尋死。當下隣舍做好做歹，極力解勸了一場，容易將他們夫妻勸住。那知不上幾日，夫婦又吵鬧廝打起來，刁椿一氣，便走回石碣村老家去，這也不在話下。不想一過幾天，忽有人奔到石碣村來，忙忙地尋到了刁椿，告訴他道：刁二哥，你家娘子不見了，人家都說好奇怪，不知她走向那裏去，特來報個消息。刁椿大驚，跟着那人就走，待到鎮上看時，但見家門緊閉，門前擁了不少閒人，刁椿進內搜尋，那裏有他老婆的影踪，房中箱籠物件，盡行打開，零亂得不成樣子，一應細軟東西，早已捲得精光。刁椿心裏明白，悶下一肚皮的氣，且出門來告訴街坊隣舍，一面央人去四下探聽。約莫半月光景，忽地得到消息，這婆娘見在定陶城裏，和一個漢子同居共宿，如夫若婦，此人非別，就是那何姓客人，這婆娘踏空逃走，不問而知是預先設的計策。刁椿聞訊之下，氣忿得人也昏了，回家告訴母親和哥哥，只說要往定陶尋這婆娘，如若他不肯回家，或尋不到他的話，俺性命也不要了！說罷，掉頭逕去。刁椿去後不多幾日，忽有人奔入村來報信，連稱禍事，原來刁椿到了定陶，被人在路上謀害死了。刁桂子母得了此信，宛如青天裏起個霹靂，登時大哭，那婆婆竟哭得昏暈過幾次。次日子母

相商好了，端正下行李盤費，奔到鎮上，邀請了畢家的四隣八舍，說個大意，要往定陶去收屍告狀。街坊中也有善心的，見他子母如此可憐，有二人自願做伴前去，刁桂子母甚喜，便和兩位街坊登程而走。那日到了定陶，下在一家客店裏，刁椿是個誠實漢子，又是在村子裏住慣的，一到這縣城裏面，弄得沒有半點頭腦。還虧這兩位街坊盡心竭力，替他奔走探聽，好容易探明下落，刁椿是被殺在東門外一條小路上，已由官府相驗，發封厝壇，若要收屍改殮，扶柩還鄉，必須向衙門中投下狀紙，得官府批准了才行。子母二人聽了，可又是一件難事。那同來的街坊，又探得那婆娘確在城裏，堂皇地做這何姓的外室。此人真名叫做何二，譚號何二虎，倚仗他哥哥做的縣尉，在這定陶城裏無惡不作，人家懼怕他的勢燄，都敢怒而不敢言。他和那婆娘這樁情事，縣裏那一個不知道，刁椿被殺之前，有人親眼看見他到家吵鬧，那婆娘不認他是親丈夫，一次鬧得最厲害，曾驚動過街坊，後來刁椿就被殺死在路上了。這件血案，大家背地裏都說蹊蹺，這婆娘多少有點干係；可是和姓刁的非親非族，又懼怕何二虎的勢燄，誰敢出頭說話，只不過替死者嘆幾口氣，呼幾聲冤枉罷了。子母二人聽得這些說話，又自大哭一場，刁桂想到兄弟這般

慘死，怎肯干休。子母在客店中商議之下，刁桂便決定先去尋婆娘說話，且待鬧破了再理會。那街坊以爲姓何的勢大，只怕鬧不過，吃了虧。刁桂道：俺只思替兄弟報仇，別的可不管，便死在這裏也甘心！那街坊自也無話。次日，刁桂安排好了老母，便同一位街坊走出客店，逕向婆娘那裏而去。此一去不打緊，却鬧出了一場大事；有分教：人情鬼蜮光明少，世道崎嶇陷穽多。正是不學冥鴻脫羅網，翻成猛虎趨牢籠。畢竟刁桂此去鬧出甚麼大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● 巧妙無窮 人生實用 日用百科奇書

(上海中西書局發行)

世界上各種巧妙方法，祕密訣竅，只要學得幾種，已可到處便宜，可惜向無專書，只靠古老傳授，本社特發宏願，把歷古相傳各種祕訣，彙編成書，並將新發明的科學方法，一併加入，成功一部十全十美：：：一日用「百科奇書」。

● 數千相傳，全世界應用，許多經驗方法，都在這部書中，實是一部有求必應的百科奇書。

● 人家必備，人人必讀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一翻本書，即可解決。

● 古人說吃一回苦，學一回乖，備得本書，即有幾千種乖巧方法，到處不吃虧，到處佔便宜。

● 備得本書一部，勝從名師十年，又似聘請一位萬能博士，做你的顧問。

▲ 你如缺乏金錢——書中指導你弄錢的方法▼
▲ 你如患了疾病——書中指導你醫病的奇術▼
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編 攝衛科 | 第六編 急救科 | 第十一編 畜養科 | 第十六編 避災科 |
| 第二編 治療科 | 第七編 飲食科 | 第十二編 驅蟲科 | 第十七編 旅行科 |
| 第三編 羊容科 | 第八編 衣服科 | 第十三編 製造科 | 第十八編 文具科 |
| 第四編 婦女科 | 第九編 建築科 | 第十四編 修理科 | 第十九編 測候科 |
| 第五編 育兒科 | 第十編 栽植科 | 第十五編 辨識科 | 第二十編 秘密科 |

全書分二
十種編目數千
種限於篇幅
不克備載

● 價目 ● 全書分訂三冊 定價三元特價二元五角 寄費一角四分

第九十五回 無毛蟹冤陷定陶城 活閻羅獨下梁山泊

話說刁桂同了那位街坊，問明何二虎和婆娘住處，逕向那裏走去，不上半個時辰，早已到了。刁桂在家雖不常上鎮，但當初刁椿入贅畢姓，成婚以後，也曾同老母到過石碣村老家，這婆娘見過婆婆和大伯，刁桂無論如何眼生，萬不會見面不認識。且說二人進入何家，只見婆娘正立在那裏，看一個丫環在院中打掃，刁桂二人進來，那婆娘見了，就轉身望裏跑，口裏不作一聲。那街坊忍不住了，開口便喚桃姑娘，你家大伯來哩！婆娘轉身立定，顯出一副不尷尬模樣，問道：你是甚麼人？敢胡亂撞將入來。那街坊道：姑娘笑話，我是你家街坊牛六叔，不爭你已眼生麼？婆娘裝呆，直瞪兩隻眼睛，對牛六叔只管看。刁桂上前便叫弟婦。婆娘把臉子一沉，喝道：奴不認識你，誰是你的弟婦？休來胡行撞騙，快些與我滾出去！那街坊走上兩步，和顏悅色說道：姑娘休得取笑，他真是你的大伯，你丈夫的親哥兒，石碣村的刁桂刁大哥。那婆娘啐了一口，道：你這人也好，奴不認識他，那裏來的大伯，你敢想回來撞騙麼？說着，嬌嗔作勢，也不叫他們坐。這時刁桂氣

惹填胸，叫道：你眞的不認俺麼？俺此來倒並沒歹意，只要問聲俺兄弟怎樣死法，好去回復老母。你今裝呆不認，這倒使人氣惱了。婆娘道：奴一定不認得你。只說得一句話，那個丫環進來，婆娘對他看了一眼，丫環撇了掃帚，轉身就走。牛六叔瞧着不對，便喚刁桂我們走罷。不知這刁桂生長石碣村裏，自小就看慣村中的行徑，三言兩語不合，揮拳打架，不當一回事。他爲人雖然誠實，可是性子非常剛烈，毫不怕硬，他若發作起來，面前便有刀山火坑，他也不怕。如今見那婆娘翻變面皮，又口出不遜之言，不蘇惱怒起來，牛六叔叫他走，他那裏肯應。便大叫道：今日俺才知道，你這婆娘真是個毒心淫婦，你棄了丈夫背地裏逃走，却來此地快活，他話沒有說完，只見外面進來二人，牛六叔一眼看清，第一個走的正是何二虎，不禁心裏一跳，連叫刁桂快走，刁桂如同沒有聽得。何二虎進來，一拍案子，喝道：你這漢子是誰？有話好說，爲甚如此胡鬧？刁桂正在大罵，突地聽見有人拍桌子吆喝，就一抬頭，說道：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石碣村的刁桂便是，俺和這婆娘理論，你休來管人閒事。何二虎喝聲放屁，對刁桂一指道：那裏的野貓，敢來此地撒潑，這裏沒有你說話的地方！那後隨的漢子插嘴道：二官人，值得同他鬥口，俺聞石碣村和梁山泊相

通那裏出過強盜，這漢子多分也不是好人。牛六叔聽說話更不對，做好做歹，連忙拖了刁桂就走，好容易勸回客店，算不會在那裏決撒。刁桂回至客店，兀自氣忿忿地，怪牛六叔不該強勸他回來。牛六叔說道：如今的世界，雞子難鬥石子，不如回去再做商量。刁桂不願。傍晚時分，忽聽得店外一陣喧嚷，十幾名做公的，各執長短兵器，蜂擁進來，口喊拿捉梁山泊強賊。牛六叔情知不好，慌忙躲避，還有那個街坊也避開了，衆多做公的入來，便將刁桂抓住，不繇分說，一索綁了就走。婆婆大哭，店中客人都驚得要死。衆公人走了以後，那牛六叔二人才敢出來，便對婆婆說道：如今人已被捉，哭也無益，這裏全是何二虎的勢力，便去官府首告，只怕也佔不得便宜。還是趕快脫離虎口，回家去再理會。婆婆說是含着眼淚，算清店賬，同二位街坊連夜動身。婆婆回到石碣村裏，望了幾日，不見一位街坊來商量，央人上鎮去請，大家都推三阻四，再不肯來。始初牛六叔等一片好意，伴刁桂子母前去，滿擬探聽個水落石出，替刁椿告狀鳴冤。不想婆娘堅不相認，何二虎好生利害，使出惡計，反把刁桂當梁山泊強人拿去。這一唬非同小可，若不退步，須防官司牽累，倘被砌做梁山泊強人，這罪名可就大了。他們經此一嚇，再不敢出頭多事，都推托有

事，躲在家中，把那婆婆置之度外。且說刁家婆婆，在村中望了幾日，不見一位街坊到來，也知他們定是怕事，不肯再來哩。如今一個兒子被人殺死，一個又被當做强盜拿去，眼前舉目無親，這冤枉今世裏不能伸雪了，每日只是號啕痛哭，茶飯都無心吃，形容憔悴，十分可憐。隣舍人家聽得心軟了，都來屋子裏勸解，那婆婆只是痛哭，貼隣一個漢子叫做康良的，無意說起梁山泊三阮兄弟，那婆婆猛然想起，說道：人說梁山泊宋公明大王忠義，替天行道，慣打不平，專殺貪官污吏，搭救窮苦小民，有人求他，這宋大王無有不應，替人平反曲直，真強過官府十倍。我也氣昏了，本來三阮兄弟都在山上，聽說都做了甚麼頭領，好大的威風。既有這條門路，何不就此拚此老命，上山去見三阮兄弟，拜他們轉求宋大王，可能夠替我兒子伸冤，除了此着，已自無門可走了。婆婆想得這個主張，當下使對康良說了。康良道：好雖好，只是梁山泊有數百員頭領，又有千軍萬馬，那裏很是怕人，說話得不對時，可不是耍。婆婆把心兒一橫，說道：怕甚的，到此地步，我便死也值得！我想三阮兄弟見在雖做頭領，當初也是我們村裏人，他們沒上梁山泊時，也多少受過我一點好處，我今前去，不爭會把我殺了，我主意已定，明日便行。康良道：婆婆既然有此決心，俺就

伴送你前往。康良和婆婆相約停當，好在這裏上梁山泊。本有水路可通，路程也沒多大遠。不消一日可到。次日，康良又叫了兩名伴當，蕩出一隻船來，扶婆婆下了船，就駛入湖泊子，逕向梁山泊而去。路上並沒耽擱，直到山下大港內，只見對面兩隻小船，如飛駛至，船頭上有人立着，手執刀叉。康良一見，就知這是山泊裏的船隻，出外來巡邏的。當下便放大胆子，只顧向前駛行，只聽得船頭上有人喝道：「甚麼船隻，快些報來！」康良連忙答道：「俺們從石碣村到此，要見這裏阮家三位頭領。可算巧事，這兩隻船正是活閻羅阮小七部下，那人聽康良說了，便引至西北水寨，婆婆見了阮小七，只喚得一聲七哥，兀的雙淚交流，嗚嗚中梗噎着，一句話也不能出口。阮小七慌忙倒身下拜，說道：「婆婆有甚冤屈，恁地氣苦，儘可訴說俺聽，誰人將你欺負，俺替你去出頭做主。」說罷，起身請婆婆安坐，叫康良坐了。婆婆拭乾眼淚，才將那事從頭細說，都告訴給阮小七。小七聽畢，突將桌子一拍，跳起身來叫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俺不信刁二哥恁般好人，竟會遭到慘死；刁大哥又被陷害，真正無天無日了。此仇不可不報。阮小七這樣跳嚷，倒把康良唬了一跳。小七立刻拿出許多銀兩，重重賞了康良和兩個伴當，教他們回石碣村，婆婆留在山上，且待將來再說。」康良

收拾銀子，謝了自去。阮小七便撥四名嘍囉，用竹兜子抬了婆婆，送他往老母那裏安頓。婆婆見阮小七如此相待，心中自也寬慰。再說阮小七送過婆婆，當夜即行尋他二位哥哥，把刁家之事告說一番，便要趕往定陶縣去，救取刁桂脫難。阮小二、阮小五齊說很好，但須稟了公明哥哥和軍師吳學究，定下良策，方能行事。阮小七道：「這等小事，也值得去驚動哥哥，恁地說時，俺們待下山救取，只怕刁桂的首級已不保哩。」阮小七鬧着要去，小二、小五只勸且慢。阮小七道：「誰人沒有心肝，這婆婆登時失却兩個兒子，多麼苦楚可憐，若依你們那般做時，婆婆早就氣死了！嘴裏叫喊着，起身便走。」小二、小五知道他的性子，也不多說，且連夜來見宋江稟話。偏生宋江今日有點感冒，晚上老早就睡了，二人沒法，只得退回水寨，直等到次日中午時分，方才上山來見宋江，稟陳一切。宋江道：「七哥性子只是急躁，胡亂而行，須防弄出意外，快些請將來，俺與他當面商量。」阮小二說好，立差一名嘍囉趕往水寨，不一回，嘍囉回報：「昨夜四更時分，阮頭領帶了扑刀包裹，匆忙地下山去了。」阮小二、小五、宋江一齊吃驚，齊說：「這事如何是好？」宋江道：「戴院長偏生不在這裏，前日因事往狼嘯山去了，除了他誰人能夠追及？」阮小五道：「飛毛腿劉通走路最快，不如命他

下山追趕。宋江稱好，立傳飛毛腿劉通聽令。少頃，嘍囉上來稟復，劉通奉了柴進之命，跟周通李忠辦糧去了，預計三二日後方能回山。這時阮小二小五分外着急，計算時候將近一天，除却戴宗劉通，別人萬萬不及，去也無益，只索待戴宗回山再說。第三日傍晚時分戴宗回山了，宋江便說明情繇，教他漏夜下山，立等回報。戴宗奉命，匆匆換上行裝，下了山寨，作起神行法，趕向定陶而去。這幾天內，阮小二、阮小五憂急得不成樣子，只盼望戴宗迅速回來，好得知兄弟如何下落。那日大家正在商議，戴宗回來了，報說阮小七在定陶殺人，已被官府拿下，押入牢中，只等上司批文下來，就要立地處決。原來阮小七那晚負氣而走，回入自己水寨，自念這事急不容緩，若待告稟公明哥哥，發兵下山相救，只怕要來不及了。今日婆婆告訴俺時，那何二虎和婆娘所在，俺都記得清清楚楚，何不一人悄然下山，往那裏把奸夫淫婦殺了，再去打開監牢，刼了刁桂就走。回來山寨時，也安了婆婆的心，又顯得俺阮小七的能耐。阮小七心裏越思越對，等到四更時分，便帶了扑刀，背上一個小小包裹，匆匆下山，全山一應嘍囉頭目人等，那個不知道他的性子，誰敢上前問他行止，繇他自去。且說阮小七下了山寨，一心要救刁桂，路上毫無耽擱，直到定陶城

內下了客店，飽餐一頓，吃得醉醺醺地，帶了扑刀，逕奔何二虎家中，剛巧何二虎和婆娘都在家，阮小七撞入門來，開口就喊誰是何二虎？何二虎俺要尋他說話。何二虎瞧見來人氣色不對，便起身喝道：你是甚麼人，敢來這裏大呼小叫，俺便是姓何的，你待怎生？阮小七瞧了一眼，指着那婆娘道：這婆娘敢就是刁椿妻子，好毒心，你這一對奸夫淫婦，你們害死刁椿，不算，却又害刁桂，這般行徑，天也不容，何二虎大喝一聲道：住口！你是甚麼東西，敢來這裏撒潑，莫非也是梁山泊賊黨不成？阮小七一聽大怒，拍着胸膛，叫道：老爺麼？梁山泊活閻羅阮小七，便是，特來尋你們這對豬狗！何二虎大吃一驚，轉身待走，不提防阮小七掣出扑刀，夾背就是一刀，把後腦劈掉半個，倒在地，阮小七野性勃發，索性上前連搠幾刀，把何二虎搠得稀爛。那婆娘和丫環齊聲驚叫，強盜來殺人也！口裏叫着，急奔向門外逃走，阮小七趕上一步，又將那婆娘剝倒，一腳踏住，撕破了前胸衣服，又加幾刀，搠得五臟直流，說道：今日也見了世間淫婦的心！阮小七殺了婆娘，轉身看時，那丫環已逃得不知去向，再入屋裏搜尋，沒得半個人影，想必都逃走了。阮小七叫聲痛快，手執帶血鋼刀，大踏步走出何家，却不知監牢所在，只向街坊上亂闖。走不多路，迎頭撞來許多公人，各

執長槍，大刀，鐃鈎，鐵棍，見阮小七滿臉殺氣，手執帶血鋼刀，大家喊聲是了，蜂擁齊上。阮小七孤身如何抵敵，鬥到半中，就吃衆公人拿了，繩穿索綁，押着齊向縣衙而來，縣尹升堂，衆公人將阮小七推到堂上，縣尹立傳何家的丫環指認，果然是殺人兇犯，一些不錯。阮小七當下也不抵賴，直認是梁山泊活閻羅阮小七，如今奸夫淫婦都被俺殺死，已替刁家兄弟報了大仇，任加如何刑罰。這縣尹姓徐，是個庸弱的官兒，聽了阮小七一篇供狀，知道是梁山泊好漢，心裏就暗吃一驚，不敢將他用刑拷打，且釘了一面大枷，判押入大牢裏，待疊成文案，申請上司完罪。一面委更相驗被殺屍身，填具屍格，自有何二虎的哥哥何縣尉，出頭具狀，收驗埋葬，不在話下。且說何家出了這件血案，縣城裏三三兩兩講動，稱說梁山泊好漢端的厲害，孤身到此殺了二命，還想反牢劫獄，這胆量可算天大地大！有人說何二虎無惡不作，不知屈害了多少好人，今日碰到梁山泊好漢，也是惡貫滿盈。戴宗趕到定陶城中，大家正講得熱烈，被他探得清清楚楚，在那裏宿了一夜，趕緊就回山報信。阮小二，阮小五聽得兄弟失陷，焦急萬分，馬上要去救取。宋江道：事情固然很急，可是水寨裏李俊，張順，童威，童猛四員頭領，一去潯陽未回，前日劉通辦糧回山，俺就命

俺和劉唐去一路探候，能得四人早日回來。這事使好辦了。水寨裏共有八員頭領，如今已去了五人。倘使你們再走了，只賸得張橫一人。水寨有關緊要，也不可無人鎮守。俺擬先發一二枝人馬前去把定陶圍了，逼他們獻出人來，使得不敢將小七哥加害。待等李俊四人回山，你們前去未爲晚也。阮小二、阮小五齊稱很好。次日，宋江便命軍政司分撥人馬，令青面獸楊志帶一千軍馬，幾員副將，先行殺奔定陶縣去；神行太保戴宗相隨同往，往來探報軍情，不想楊志人馬剛走，李俊等五人早回山了。阮小二、小五兄弟，好不快活，便來宋江跟前請令，要帶後應人馬，去定陶搭救兄弟。宋江答應，立撥一千人馬，兩員副將，繇小二、小五引領下山，取路向前途進發。那知二人此去，又無端鬧出個大亂子來。正是：錯節橫枝，干戈又起；張冠李戴，波浪重興；直教救來牢獄英雄漢，失却山林忠義人。畢竟阮小二、阮小五鬧出甚麼亂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七雄大破定陶城 二阮誤走金鄉縣

話說阮小二阮小五兄弟，見混江龍李俊五人回山，次日便來宋江面前討令，要去定陶救取阮小七。宋江答應，即行點撥人馬，令跳澗虎陳達，錦毛虎燕順爲副，隨同二阮下山，好在戴宗隨軍前往。如有要事，命他火速報來。小二小五得令，將引人馬，浩浩蕩蕩下山而去。兩日以後，戴宗忽然回山，報稱楊志到了定陶，就將書就的告示縛在箭上，射進城去，命他們迅速將人獻出。這告示射入以後，有一縣尉登城答話，叫俺們軍馬退下三里，再行理會，且教勿傷百姓，口氣很爲和善。楊制使道：俺們梁山泊替天行道，只殺的貪官污吏，逆子頑民，善良的百姓，立誓不傷一個。既要退下商量，俺們便退。當下大家倒退下去，不料城中突殺出一枝兵馬，沒曾提防，倒被他傷了許多人。楊制使大怒，登時驅兵迎拒，反掩過去，逢人便殺，官兵抵擋不了，敗入城中，緊閉不出。俺們捉得一個小兵問時，他說縣尹庸懦無能，一應都聽縣尉說話，這是何縣尉出的主意。次日，楊制使披掛上馬，在城外搦戰，城中出來一將，只三五個回合，吃楊制使一刀劈了，軍士都逃

入城去，恁你如何叫罵，再也不敢出戰。俺們會爬城攻打，反被他據城拒守，以逸待勞，傷了不少人馬。楊制使怒火冲天，但却沒法擺佈。俺看這座城池，垣牆非常高厚堅固，死守不出，可也不易攻打，倒不如將他四面圍住，待他內亂時夾攻將去，城池可破。俺對楊制使說了，楊制使說此計雖好，可是見今只有這點人馬，四門圍困，不夠分撥。二來用兵重困，勢必多延時日，若鄰近州縣聞風前來援救，此計便不易成功。俺們商議之下，思得一法，楊制使命俺回山，請哥哥立派轟天雷，振前去，將這城池轟開了完事。宋江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阮小二、阮五兄弟也來接應，這一千人馬那裏去了？戴宗道：「不會來到，俺一路上也沒遇見。衆人都說奇怪，二阮到了那裏去？」宋江道：「莫非他們走的捷徑不成？」吳用便問道：「戴院長何時動身走的那條道路？」戴宗一一告知。吳用算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裏到定陶縣去，並沒有遠路程，若將神行法程途計算，不論他們走大道或捷徑，都應他們先到，你才動身，如今你說不會見到，這倒奇了！」宋江道：「此事待再理會。」楊制使既要取砲手使用，且點撥了去再說。便令凌振將引五十名砲手，三百步卒，速去定陶轟城助戰。凌振奉令，立地整備下山。戴宗却冒在前頭，先往定陶報信去了。話裏只說神行太保戴宗，那日起

回定陶，了青面獸楊志，報過信兒；楊志便說這裏城關依然緊閉，堅不出戰，無可奈何，這城裏的何縣尉，因阮小七殺死他的兄弟，恨入骨髓，一心要和梁山泊作對；且硬驅百姓上城，晝夜防守，要打要罵，弄得怨聲載道。那縣尹沒了主張，只聽縣尉說話，一天到晚，只伏在衙門裏，不敢出外，正是大有機會，待等凌振一到，便可動手攻打了。楊志說罷，就去擺佈一切，端正下安民告示，安排既畢，凌振來了。彼此相見了，楊志即行上馬，引凌振繞城察看一週，回至營中。凌振說道：欲破此城，易如反掌，便請明日出戰，俺用火砲轟城。次日，主將青面獸楊志升帳，兩傍站立鎮三山黃信，白面郎君鄭天壽，摸着天杜遷，雲裏金剛宋萬，神行太保戴宗，轟天雷凌振，六員頭領，和馬步兵卒砲手。楊志就令黃信做一路，鄭天壽做一路，杜遷、宋萬做一路，各引三百人馬，分赴三門，但聽號砲響動，合力攻打，無論大小官員，莫放逃出城外，四員頭領得令而去。楊志自引戴宗、凌振，出到東門城下，再將寫下的告示縛在箭上，射入城去。略謂本寨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此次專為救取阮小七，斬除貪官污吏，勢惡土豪而來，與爾百姓無關，爾等若將首惡何縣尉拿下，獻出城關，當不犯此間一草一木，收兵回山。如仍不聽忠告，頑強抗拒，使用火砲轟打，城池破時，雞犬

不留，休生後悔。這告示射入城內，半晌不見動靜，有幾名嘍囉近前探望，反被城上打下埋伏，爭些兒送了性命。楊志不繇大怒，便命攻城，凌振立刻施放號砲，砲聲震天，那黃信等一聞砲聲，卽行三面環攻，攻了多時不能得手，楊志傳令暫退，改用火砲轟城。凌振奉令，便架起那最利害的風火砲，對準城頭上面打去，只兩三下，已把敵樓打壞一角，城中軍民，人人胆裂，個個心驚。凌振又令五十名砲手各將小砲望城上亂打，城上軍民立脚不住，紛紛倒退。正自亂烘烘地，城頭上忽然豎起降旗，城門大開，一大羣軍民蜂擁出來，張着兩手高聲叫喊，也聽不清楚甚麼。楊志一見，便喝令停止攻打，凌振號旗舉處，那大小砲也就不施放。楊志一馬當先，衝近城關，只聽得對面喊道：梁山泊義士且住，如今縣尹縣尉都被我們拿了，聽憑義士發落，只求不要傷害滿城百姓。楊志聽了大喜，卽行收兵入城，出示安民，約束部下，不准驚擾良民，違令者斬，一面就令打開大牢，取出阮小七、刁桂二人，但見刁桂遍體傷痕，不成樣子，便命杜遷、宋萬引一起人馬，先行護送刁桂回山，使他子母相會。自此子母留在山寨，把石碣村老家棄了。當下楊志和衆頭領都入縣衙，見衆百姓將縣尹縣尉擁到，何縣尉怒目挺立，不肯下跪，腿上吃打了幾棍，方才跪下。楊志

喝道：你這萬惡的害民賊，都是你兄弟狼狽爲奸，無惡不作，屈陷良民，今日到此，尙有何說？何縣尉千賊萬賊，破口大罵道：俺自失機，被這班奸民變亂拿來，沒有說話，只拚這顆腦袋！本來山寨人馬到時，城中百姓就行慌亂，背地裏都恨何縣尉無端捋虎鬚，引起刀兵，城池破時，只怕免不了滿城屠戮，萬戶遭殃。何縣尉却因兄弟被殺，痛心切齒，死命和梁山泊作對；後來竟倒行逆施，在民間抽選丁壯，硬驅他們登城防守，偶一違令，立即處死，不知殺了多少良民，弄得人人怨憤，個個離心。今日城外攻打得緊急時，衆百姓窺個空，一齊動手，突地將何縣尉和縣尹拿了，開城獻出，這也是平日虐害百姓的果報。話休絮煩，當下何縣尉破口大罵，惱了活閻羅阮小七，便在嘍囉手中奪了一把刀，跳上來指着何縣尉罵道：你這賊！你抵椿這個腦袋，俺偏不教你就死，且玩一下子，看你如何？便將何縣尉兩耳割下，又割鼻子，又剜眼睛，背上戳幾刀，胸前戳幾刀，渾身戳了許多窟窿，最後才割下頭來，懸掛衙前示衆。阮小七割了何縣尉，又推上縣尹，楊志便問衆百姓：這官兒政績如何？大家齊說不好不歹，比了何縣尉，這還算是個善人。楊志道：恁地，只是個庸弱的官兒，殺之無益，饒恕了罷！便喝嘍囉鬆綁，徐縣尹得了性命，抱頭鼠竄而去。楊志又分付

打開倉庫，取出積儲的錢米，散給滿城窮苦百姓，家家感激，戶戶稱揚，齊說梁山泊義士恁地好，倘得常年在，我們反能過一點好日子。發放既畢，楊志傳令拔隊回山，衆百姓扶老攜幼，出城觀看，稱贊梁山泊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。這裏之事，自有州官處理，更委官吏，一面飛章奏聞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楊志一行人馬，那日回抵梁山泊，宋江聞報大喜，親自迎下三關，阮小七見了，卽行拜倒地上道：小弟此番失陷，有累哥哥憂心，伏乞恕罪。宋江道：自家兄弟，何必如此，你此番多少也吃一點苦楚，且行休養去罷。阮小七回入水寨，要緊來見老母，老母喚聲七郎，你好！只說得兩句，已自流淚，半晌又道：七郎，你只是吃酒使性子，不聽我的言語，你家兩個哥哥，今番又爲你吃了苦也！說罷，竟自痛哭起來。阮小七慌得跪到地上，說道：母親怎說，兒子有甚不好？俺二位哥哥，怎地吃苦？老母道：你哥哥爲你失陷定陶，捨命來救，那知誤走金鄉，闖出大事，吃那裏的將官捉去，如今你公明哥哥雖已發兵前去，吉凶未定，不知能夠救回來否？阮小七起身說道：有這等事，公明哥哥却沒有說起。老母道：誰人不知你的性子，前日你已鬧出大是非，他豈肯再說。阮小七聽罷，一言不發，呆了半晌，悄悄地尋宋江去了。却說阮小二阮小五兄弟二人，那日帶領人馬下山，

一心要搭救兄弟，路上不問天南地北，只催速走。趕過一程，探道的來告稟，錯走了路，請令暫歇，待探明途徑再走。阮小二喝罵道：「你們這班偷賴的畜生，爲甚早不探明，敢思托故停歇麼？」阮小五也罵道：「糊塗狗男女！趕了這一程，却來說話，俺可不管，且趕向前途再說。」那探道的罵得唬昏，不容分說，啫啫而退，大家只得再向前走。又是半日光景，探道的再來稟道：「真的錯走了程途也，這裏已是金鄉縣地界，離城已不遠哩。」二阮聞報，就令人馬暫行停下，教跳澗虎陳達騎馬哨探，迅速回報。陳達飛馬去了。且說這裏金鄉知縣姓鄔名長，東京一個破落戶出身，當初因認識高俅兒子高衙內，同夥廝混，出入殿帥府中，夤緣做到了知縣。到任以來，甚麼民情風土，官箴政績，一概都不過問，張開兩眼，只喜要錢，貪賊枉法，縱吏虐民，百姓恨之刺骨，因他姓名巧合，民間就起了個諺號，叫做他無常鬼。這無常鬼爲了金鄉是個肥缺，極力讚謀得來，可是這裏距梁山泊不遠，有點怕人，上任時節，就帶兩個人同來，算做他的護衛。這兩人却是一文一武，文的叫做小張良，賈居信，本是東京酸棗門外一位學究，爲人陰狠奸險，智足謀多，運籌設算，料事如神，人家都叫他小張良，無常鬼和他是結義兄弟，萬事都聽調度。這武的名叫呂振，綽號九頭鳥，身長八

尺，勇力絕人，善使一根熟銅九節連環棍，百十人近他不得，無常鬼因愛他勇猛，收在手下充做心腹，這二人仗着縣尹勢力，在金鄉縣裏橫街直撞，無所不爲，因爲是縣尹的體己人，便是拆壞了天，翻轉了地，誰敢道個不字。無常鬼到任未久，有一處地方出了強盜，攪破了幾個村子，無常鬼勃然大怒，立令九頭鳥呂振幫同捕盜巡簡前去勦捕，只三五日功夫，就被呂振擒戮了盜首，搗巢滅穴，把那干強人除滅淨盡。因此九頭鳥聲名大震，鄔知縣更甚分歡喜，不久就將他參做都頭，九頭鳥恃功而驕，橫行益甚。鄔知縣以爲手下有此勇士，強人恁地利害，也不再怕他了。那日知縣正值陞堂，探事的忽上堂報道：今有大夥賊人，打着梁山泊旗號殺奔前來，離城只有十里之遙，稟請定奪。鄔知縣聞報暗吃一驚，立將報事的叱退，假意說道：一千鳥合之衆，怕他甚麼，俺自有妙計在此。說罷，慌忙退堂，喚集大小捕盜官員，在內衙商議。知縣說道：梁山泊賊人也可惡，俺們須不會觸犯他，他却突地來打城子，此非小事，應該如何發落？小張良賈居信微微一笑，却道：這也容易，只須如此如此，管教他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。知縣大喜，便命九頭鳥呂振引兵出城，速拿強人繳令，呂振奉命去了，不在話下。再說跳澗虎陳達飛馬哨探，一路上不見梁山泊旗

號也不見自家一兵一卒，連忙飛馬回報，這裏不是定陶縣，真的錯走了來也。二阮聞報，再沒話說，即刻傳令退走，繞道而行。趕不多路，只聽得背後人喊馬嘶，殺聲動地。阮小二上高阜望時，却是一起人馬，打着官軍旗號，如風馳電掣一般，着地捲來。阮小二下了高阜，便說背後有官兵追趕，立刻就道。阮小五大叫道：老虎不發作，貓兒也來嚇唬人，俺們索性不走，看他怎生？阮小二道：這班畜生瞎了眼珠，敢來撩撥老爺們，且送他一齊上閻王殿去。阮小五說好，既然錯走到此，且殺了一陣再說。便喝令人馬一齊停下，排成陣勢，霎時間追兵已到，果然是一隊官軍。阮小五手撚四股托天叉，縱馬上前，只聽得官軍齊聲發喊，火雜雜出來一人，頭帶皂色紮巾，黃綾抹額，兩個連環小金錢環繞腦後，身穿皂色的短襖，皂布短打叉腰，繫搭膊，胸前一疊連密扣牢扭，外罩一領青色大氅，曳扎起半邊，足登一雙針扎快靴，跨下烏雲逐日馬，手執熟銅九節連環棍，濃眉毛，三角眼，獅子鼻，紫色面皮，大闊口，頰下帶點鬚鬚，三十以外年紀，八尺左右身材，狀貌兇惡，滿身殺氣。此人便是九頭鳥呂振飛馬而出，兀自驚人。兩人對面，只答得三言兩語，呂振罵聲強賊，身殺氣。此人便是九頭鳥呂振，飛馬而出，兀自驚人。兩人對面，只答得三言兩語，呂振罵聲強賊，一棍打到，阮小五起手中五股托天叉相迎，鬥在當路。不上十個回合，呂振喊聲強賊利害，撥馬

向斜刺裏就走；阮小五鬥得性起，那裏肯捨，拍馬便追，趕過一段，猛聽得烘隆一聲響，兩個中倒了一個；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，誘引蒼龍猛虎來。畢竟倒的一個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 飛毛腿水泊請徐寧 金鎗手陣前擒呂振

話說阮小五見呂振向斜刺裏逃走，拍馬追趕，追了一大段路，看看將要趕上，不提防馬足踏空，烘隆一響，阮小五連人帶馬，跌下陷坑，要想掙扎，那裏還來得及，就吃上面伸下幾把饒鈎，把人在馬背上搭去。呂振見擒了阮小五，回馬過來，揚聲大叫道：賊人聽者，你們的賊首已被拿下，何苦爭持，快快齊來束手受縛，免得一死。阮小二當下氣忿冲天，也不騎馬，手撚扑刀，大踏步直搶過去，舉刀就砍，呂振急架相迎，二人又自鬥住。九節連環棍這件東西，本是一種最利害的兵器，又兼九頭鳥力大無窮，武藝過人，教那只精於水底功夫，陸地上並不了得的阮小二，如何抵擋。二人鬥到十合以外，九頭鳥呂振窺個空，喝聲着，一棍子打去，阮小二算躲得還快，肩尖上只帶着一點，早已耳內嗚嗚，眼花撩亂，翻身栽倒，被官軍探出十幾把撓鈎，把阮小二活捉去了。

陳達燕順見阮被捉，大叫還我人來，二馬齊出，各舉手中兵器，拚命向呂振殺來，呂振那在心上，左擋右架，全不費力。沒多幾個回合，陳達兵器和連環棍一擊，震得虎口生疼，慌忙跳出圈子；

燕順也覺不敵，跟着就撥馬而走。呂振指揮官軍，乘勢掩殺，梁山泊人馬大敗，直退數里。呂振安然押了二阮兄弟，回城繳令去了。陳達、燕順退下數里，計點人馬，折損不少。二阮又被拿去，軍中無主，只得回歸山寨，將情告稟。宋江知道，宋江大怒道：「俺們沒曾惹他，他倒反來撩撥人，受了恁般恥辱，怎可干休！」陳達、燕順齊稱：「二阮被擒，性命危在旦夕，金鄉那個將官武藝過人，異常兇勇，務請哥哥迅速發兵施救。」這時傍邊惱動霹靂火，秦明挺身而出道：「量這個小小縣城，有多大能人，擅敢如此猖獗，此恥不洗，俺梁山泊倒盡威風，願請哥哥將令前去，立斬此人。」宋江道：「好！立令秦明引軍馬五百，步軍一千，帶領陳達、燕順，剋日殺奔金鄉，劉通隨軍前去，往來哨探。秦明等奉令而去。」又令楊雄、石秀各引精兵五百，為第二起，相助秦明攻打。楊雄、石秀奉令而去。次日，宋江再令史進引後應人馬，雷橫為副，趕奔金鄉接應。三起人馬奉令陸續下山去了。却說活閻羅阮小七，當日聽了老母一番說話，那裏忍耐得住，就悄自上山，拜見宋江，說道：「兄長，你也太會作弄人了！俺的二位哥哥在金鄉縣失陷，不該瞞得鐵桶相似，不使兄弟得知一點消息，俺今沒有別的話說，只求引兵去那裏救取，伏乞哥哥恩准。」宋江道：「不是俺有心瞞你，爲的是你性子不好，恐

怕再出亂子；你今既有心要去，明日便行。阮小七聽了大喜，退回水寨，直到次日，正在打點動身，忽見劉通回山，只說金鄉戰事利害，不易得手，今奉秦明之令，趕奔回來，要取一人下山破敵。阮小七心上捏一把汗，也不及問二位哥哥吉凶下落，要緊跟劉通來見宋江。劉通卽行告道：秦統制人馬那日行抵金鄉，不料官軍早已離城埋伏，俺們催趲上前，冷不防兵馬突出，慌亂之中，俺們殺得大敗虧輸，倒退數里，若沒楊石二頭領接應兵到，爭些兒全軍覆沒。秦統制不繇大怒，收拾人馬，重行衝殺向前，只見對面推出十幾輛陷車，官軍高聲叫喊着，只說拿下俺們的頭領，盡都要押入陷車，專等拿到了劉通，忽然住口。宋江問道：爲甚不說了？劉通道：小人不敢說。宋江道：俺不來怪你，但說無妨！劉通磕了一個頭，才行起身說道：他們說，專等拿到了宋江、盧俊義，一併解京請賞。阮小七在傍大叫道：這也可惱，若不殺這班狗男女，誓不爲人！宋江又問道：以後怎樣？劉通道：當下秦統制勃然大怒，縱馬而出，官軍中出來一人，便是拿阮頭領等去的九頭鳥呂振，十分了得，和秦統制打了數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錦毛虎燕頭領看得眼裏出火，待等秦統制退下，他就出馬交鋒，沒多幾合，就吃呂振在馬背上拿去，這一陣折了不少銳氣。雷都頭說道：他也不

過一個腦袋，兩條膀臂，恁地兇猛，俺可不服。定須和地拚個死活。秦統制也道：俺們很大一座山寨，若贏不得這等人，須壞了往日聲名。次日，雷都頭出陣搦戰，連殺二人。第三個又是九頭鳥出馬，好利害，鬥到半中間，雷都頭吃他一棍打倒，多虧搶救得快，不曾被他拿去。楊石二頭領也出陣打過，可也奈何他不得。雷都頭因吃了一棍，今在軍中養傷，好不忿恨。衆頭領商議之下，史頭領道：九頭鳥本領未必通天，只是那兵器利害，不易抵敵。這兵器是有名的九節連環棍，使用時能長能短，能柔能剛，除了鈎鎌槍以外，別種兵器都非其敵。秦統制聽了，便說俺們金鎗手徐頭領當過金槍班教頭，不是慣會使鈎鎌槍麼？不如請他下山，把這惡人除掉，也早一日完了公案。大家說好，秦統制便命俺回山，要請徐教頭迅速前去。宋江聽畢，立將金鎗手徐甯喚到，說明因緣。徐甯遵令，卽引劉通、阮小七帶領五百馬步鎗手，趕着下山去了。再說金鄉無常、鬼郎、知縣，連拿了阮小二、阮小五、燕順三人，好不快活。九頭鳥主張，將三人當地處決，梟首示衆。小張良道：不可，這等處置，太便宜了強人，並不希罕。俺今思得一法，趕快打造二十輛囚車起來，他們來一個捉一個，來兩個捉一雙，待拿得多了，一併解送京師，凌遲碎剮，明正國法。這一來也顯了我們功

勞。鄔知縣道：高太尉與梁山泊賊人誓不兩立，常說能得一日手刃幾個賊人，也消了胸中惡氣。我們倘將賊人解去，一個個都是活口，太尉那不喜歡，定要把俺提拔，你們也都得重賞。大家正在談論，忽報賊人增添人馬到此，其實這是史進後應兵到。鄔知縣聞報大驚，說道：梁山泊有千軍萬馬，倘使大舉前來，只這小小城池，如何抵敵？小張良道：不勞憂慮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他便一齊都到，俺只消略施小計，殺得他片甲不回。一面小張良就備下告急文書，教一個心腹懷藏出城，趕緊往州裏求救。那知此人行至半路，就被楊雄部下嘍囉拿獲，獻到營中，吃楊雄搜出告急文書，把人也殺了。却說金鎗手徐甯引領軍馬下山，兼程前進，直抵金鄉，徐甯教軍馬扎下，和秦明、楊雄等會合了，阮小七忍耐不得，即行衝出陣前，破口大罵，只叫九頭鳥出來領死。九頭鳥、呂振大、即行提棍上馬，出到陣前，但見阮小七身騎高頭馬，手撚筆管鎗，往來馳騁，耀武揚威。呂振大叫殺不盡的草寇，俺們囚車正多，待拿下了，一併解上東京。這個如一團烈火，那個似半天霹靂，彼此更不多言，二馬相交，急行動手。呂振的連環棍神出鬼沒，阮小七那裏是他對手，不上十個回合，撥馬便走。呂振喊聲強賊休逃，拍馬趕來，惱了霹靂火秦明，舞動狼牙棒縱馬而上，就

將呂振接住。鬥到二三十合，秦明依舊不能取勝，退下陣去。只聽得梁山隊裏一聲砲響，又出一員頭領，手舞三尖兩刃刀，催坐下馬，如飛出陣，大叫潑皮賊，俺九紋龍史進來取你狗命。呂振也不答話，待到切近，便起連環棍蓋頂而下，史進舉刀急架，只見棍來刀擋，刀去棍迎，抖擻精神，各不相讓，征塵影裏，撮起了半天殺氣，萬道寒光，真個是一場龍爭虎鬥。二人直殺到三十個回合以外，史進見不能取勝，便格開兵器，撥馬而走。且走且叫道：惡賊少待，俺去請你的祖宗來也！呂振聽了不懂，扣馬擡頭，只見梁山隊裏又是一聲砲響，飛出二百名步鎗手，中間馬上擁定一員頭領，着地捲至。那員頭領果然氣概，頭帶冲天鳳翅盔，身穿雁翎鎖子甲，外披綠羅洒花袍，足登堆雲縷嵌靴，坐下桃花點子馬，手仗祖傳鈎鏢鎗，堂堂一表，凜凜神威，兀的不是金鎗手徐甯，馬後綉旗上斗大一個徐字，寫得分明。徐甯馬到，高聲叫道：九頭鳥聽者，俺乃金鎗手徐甯是也！昔年俺在京師，曾做過禁軍金鎗班教頭，偌大聲名，俺若和你交鋒，便勝了你也沒多大希罕。俺方才見你棍法純熟，武藝過人，倒是一條好漢，可惜屈居賊官手下，一世沒得出頭，何不幡然悔改，把那賊官除滅，放出俺們三位頭領，同上梁山泊替天行道，共圖快樂。若自執迷不悟，定要和梁

山泊作對，莫怪俺的金鎗起手無情。呂振哈哈大笑，將手中棍子舉起道：俺倒有意，只是這個伙計不肯。徐甯喝聲放屁，俺有心將你抬舉，你却不識好歹，猖獗如此，來來！俺金鎗上見個高低！說話剛畢，呂振棍子已到，徐甯大怒，撚鎗便戰。一來一往，一去一迎，兩匹馬兒轉風燈相似，把塵沙激揚起數尺，只覺得風雲黯淡，殺氣旋繞，兩邊陣上，齊聲吶喊助威，驚天動地。鬥到分際，徐甯奮神威喝聲着，鎗尖兒一起，望呂振前胸直進，呂振心慌，舉棍急架，不想連環吃鎗鉤絆住，一個要緊收回棍子，一個也急欲掣鎗，彼此用力一攪，連環棍竟進去一截，飛墜地上。徐甯的鎗剛得掣轉，呂振一棍又到，徐甯連忙掉轉槍桿，用力格開，只一下好險，倘使手脚慢得半點，準被呂振打於馬下，兩方看的人都驚呆了。徐甯格開棍子，趁勢撥轉馬頭，打個圈兒，挺鎗再戰。呂振這棍子雖是使用慣的，但忽地少去一截，覺得老大不便，徐甯看得清楚，敵人已無心戀戰，似要退走，忙把一枝鎗緊緊逼定，那裏肯放鬆半點。二人又鬥了十來合，徐甯賣個破綻，讓他棍子打來，背轉一槍，呂振腿股上刺個正着，大叫一聲，栽下馬背，官軍隊裏欲思搶救，那裏得及，早被徐甯的步鎗手飛出，橫拖倒曳，捉將去了。徐甯將長鎗一擺，梁山泊人馬乘勢掩殺過去，接着聽得砲聲震

響，官軍後隊也自慌亂，紛紛潰走。原來楊雄石秀引領一枝人馬，從西門殺奔而入，奪了城關，城頭上已豎起梁山泊旗號了。這時人人胆裂，個個心驚，自相踐踏，傷亡者不計其數。阮小七當下立馬陣前，見官軍潰敗，一馬當先，殺奔向前，衝至城關左近，只見數十官兵，簇擁着馬上一員官兒，一窩風捲將過來，那兵士猛如狼虎，將人亂殺亂剝，奪路而走。只聽得衆百姓哭哭啼啼，有的在高叫道：縣尹老爺，這時候還只亂殺人，你也忒煞心硬了！阮小七道：巧事，這狗官却送到面前來！便將馬匹一緊，舞動筆管鎗，向前衝過去，槍尖起處，早刺殺了幾人，那官兵發聲喊，一齊都散走了。鄔知縣一看不好，待向斜刺裏逃走，阮小七馬匹已到，只一槍兜心刺下，前胸透入後背，鄔知縣只叫得半聲阿呀，倒撞下馬，吃衆人一陣踐踏，早變做箇肉餅，無常鬼真的上陰司去了。這時逃難的百姓更多，兒啼女哭，尋妻覓子，鬧成一片。阮小七便在馬上大叫道：爾等百姓不要驚慌，俺梁山泊好漢只殺貪官污吏，不害良民，你們快快住了，不要逃走。在這混亂之中，阮小七恁是高聲叫喊，有的聽不見的，依舊亂奔亂躡，直到梁山泊大隊進城，鳴鑼曉諭，出示安民，衆百姓驚魂才定。且說阮小七當先入城，走到一條長街之上，只見燕順和二位哥哥滿身血污，對面

走來，阮小二手中，提着幾顆血淋淋的人頭。阮小七就高叫哥哥，只知你們被九頭鳥拿去，打入陷車，如何會得脫身？阮小五道：俺們前日給九頭鳥拿住，囚入陷車，每日教兵士打抬了，遊行四門示衆。今日又在遊行，楊石二位頭領攻打進城，殺了監押的官員兵士，打開車子，把俺們三人放了。阮小二道：俺們正悶下一肚皮氣，隨手奪得兵器，殺入縣衙，想拿捉那個賊官，却已不見，便把他一家老幼殺了，割下這幾顆首級，要去城頭上號令示衆，不想却在這裏相遇，敢問城外如何？阮小七答道：九頭鳥給徐甯拿了，賊官卽知縣被俺殺了，今已無事可做，專等大隊進城。阮小二便把幾顆首級一丟，說道：恁地要他何用！四人拔步待走，忽見楊雄石秀拿得好幾員文武官吏，在長街上吆喝過來，接着秦明入城，出示安民，一齊都去縣衙裏，在大堂上排下座位，秦明、楊雄、石秀、燕順、三阮七員頭領，盡行坐定，喝把那班官吏推押上堂，量他們平日善惡，分別輕重的殺，有的打放，一一發落完畢。忽聽得阮小五叫道：不好了，走了一箇也！有分教：狡兔奮身從地遁，冥鴻振翅着天飛。正是：當路補牢何太晚，臨流結網却嫌遲。畢竟走的一個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▲世界魔幻奇術全書

全世界魔幻奇術數千種——完全在本書宣佈
魔術家從師問道數十年——不如讀本書一部

本社為研究科學遊戲，提倡高尚娛樂起見，結合同志，搜求全世界魔術幻術，各種方法，徵得社友六百餘人，費時十二載，始得成此空前之大著作，一切魔術祕法，完全無缺，計有基本魔幻奇術三百二十套，神而明之，可以變化無窮，演成千套萬套。

(一)可娛樂
依照本書方法，可以隨時娛樂，或在家庭，或在學校，或與二三知己，或與情人膩友，或遇喜慶宴會，或逢團體開會，均可一顯技能，博得人人歡迎，個個快樂。

(二)可謀生
學得本書中一二方法，即可到處謀生，走遍江湖，無憂無慮，況鐵成金，空中取寶，完全道破，學者隨機應變，意可未卜先知，點

(三)可益智
世界形形色色，無非魔幻奇術，悟得此中三昧，勝過讀破萬卷，況本書揭破各種祕法，均與各種科學有關，如心理學，物理學，非化學，光學，電學，算學，靈魂學，催眠學等等，故讀本書，非但開發心思，且可得無窮智識，人人宜讀、男女宜讀、學生宜讀

全書計分六編，茲將總名錄後，至於種種細目，恕不備列

- (一)魔幻奇術總論
- (二)家庭魔幻奇術
- (三)廳堂魔幻奇術
- (四)學校魔幻奇術
- (五)舞台魔幻奇術
- (六)江湖魔幻奇術

▲價目▼ 全書三大冊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二元四角 寄費一角四分

第九十八回 說人情收降九頭鳥 看榜文激惱黑旋風

話說阮小五大叫走了一個，衆人不解。秦明便問：走了那個？阮小五道：這裏知縣有兩個體己人，一文一武，武的便是九頭鳥，給徐教頭拿下了。那文的叫做小張良，賈甚麼，此人奸惡異常，一肚皮的計謀，賊官當他天老爺看待，一應都聽他說話，平日裏作惡害人，更勝那賊官幾倍。方才發落那班蟲豸，却不會見有此人，一定吃他走了。阮小二道：此番鬧這亂子，聽說都是他出的主意，金鄉縣的百姓，竟沒一個不恨他，合該捉來殺却。秦明道：恁地說，此人漏網，倒是後患，趕緊拿來殺了。便令楊雄、石秀、三阮兄弟，各引嘍囉五十名，分做兩起，速去四門搜拿。且說楊雄、石秀一起，出了衙門，走到長街之上，石秀隨便抓個人，問他可認識小張良？那人回說認得，小張良的眷口，住在南門內穿井巷，一所高大瓦房之內。石秀便教引領，直到小張良門前，發聲喊，一齊撲將進內，早是一所空屋，小張良全家逃走了。石秀回身而出，賞那人一點零碎銀子，再去別處搜查，毫無踪跡，問了好幾家百姓，都說不會見到，蹊蹺在亂軍中逃去了。有人嘆氣道：此人作惡多

彌，讓他漏網，真正沒了天理。楊雄石秀無法可施，只得回來。半路上却撞見三阮，也說不會拿到。同至衙門中，只索罷了。許多頭目人等，此刻紛紛上來繳令，報說抄扎各官吏家私，都已畢事；縣裏的倉庫也都打開，取出不少銀錢、米麥，候令發落。秦明令先行賑濟滿城百姓，再提數成俵散給衆軍，有餘下的，悉數裝載車上，起連回山。只聽得城裏外一片歡聲，喊着好一個梁山泊，是軍是民，那時也分不清楚。發放既畢，衆頭領引人馬出城，徐甯史進等本在城外駐扎，大家會合，拔隊起程。且說幾起人馬離了城池，一路行來，不上三里路程，忽聽得道傍有人叫道：楊節級，你怎不看覷我！我則個楊雄看時，只見一人走到當路口，稱節級，納頭便拜。楊雄眼生，記憶不起是誰，且教起來。那人起身站着，又叫楊節級。楊雄再看，那人七尺以上身材，年紀不滿三十，淡黃色面皮，骨查臉，衣服破舊，腳上穿的草鞋，腰間插一把斧頭，路傍放的一根扁担。那人見楊雄對他打量，便又叫道：楊節級，真的不認得小人張小牛麼？楊雄這才記起，便叫他拾了扁担，雜在隊伍中走，且自搭談。原來此人和楊雄同鄉，當日也流落蘄州，苦的衣服不濟，楊雄爲同鄉分上，時常給些錢米調濟他，因此認識。後來楊雄走了，張小牛失去靠山，又叫苦起來，好容易弄得一點盤費，雖

了薊州，欲思回歸鄉里；不想半途中生了一場大病，依然兩手空空，回鄉不得，一路上隻身飄蕩，流落到了金鄉，且靠打柴度日。今日聽得人說，梁山泊義士在城散給錢米，調濟貧民，他慌忙趕向縣城來，想得一點好處；不料已散放過，梁山泊軍馬出城來了，只得自怨命苦。他見軍馬正在對面行來，不敢亂闖，閃到道傍站立，不想却見了楊雄。當下張小牛告罷別後，苦況却又說道：楊節級，你當日鬧了命案，那知府因捉不到兇手，使出簽亂拿人，平日和你有一點交關的，不問情繇，都吃拿到衙門裏，有錢的使錢，無錢的受罪，小人一貧如洗，吃打了五十大板，才行釋放。楊雄道：只也可惡！有個踢殺羊張保，他和俺有仇，可曾出頭生事？張小牛道：可是那個軍漢？提起此人，他爲觸犯了知府一位親戚，給知府尋個事，刺配到別地去了。石秀道：說起這狗男女，俺心裏也恨，有日撞見時，再不饒他！說話之間，張小牛節級長，節級短，只向楊雄訴苦。楊雄便道：你今苦到這般，不如就上梁山泊罷，不爭俺山寨多你這個人。張小牛道：若說上梁山泊，再好沒有；只是小人離鄉背井，多年不曾回去，小人家中還有老母，養育之恩未報，念念在心，如今欲思回鄉一望，待省視後，那時再上山來侍候節級。楊雄嘆口氣道：人心是一樣的，誰不思鄉？恁地，俺也不強你。

上山，只給你一筆路費，繇你去罷，便取一大包銀子給他，囑付幾句，那人拜謝受領了，歡歡喜喜而去，不在話下。只說衆頭領一行人馬，一路催趲前行，那日直抵梁山泊，宋江聽得徐甯大破連環棍，擒了九頭鳥，被陷的頭領都脫險回山，好不歡喜，親迎徐甯等上山。當日在忠義堂召集衆頭領，各就座位，嘍囉們一聲呼喝，將九頭鳥呂振推到堂下，大家聞得九頭鳥利害，要見見他怎樣一個人物，都去階下觀看。就中李逵最不怕氣，只聽得他大叫道：俺道怎樣頂天立地的好漢，只這般一個鳥人！你的棍子九節，會打人也不希罕，俺的板斧只一截，使用時也殺得三二百人，你有甚麼鳥好！若撞見老爺時，只消一斧，李逵又要往下說，却被宋江喝住。李逵白着兩眼，不再做聲，衆人都覺好笑。宋江問了呂振幾句，就喝斬首。行刑劊子却待動手，只見傍邊閃出金鎗手徐甯，高叫刀下留人，便至宋江前求情，要將呂振收在部下。宋江道：賢弟，此人作惡多端，罪在不赦，何必替他求情。徐甯道：此人罪惡，俺非不知，只愛他棍法真傳，欲思收留部下，要他教練一班步兵棍子手，伏乞哥哥恩准。宋江未及回答，吳用早開言說道：教頭主張也好，但在小生看來，此人目光斜亂，常懷不良，留之必貽後患，殺了干淨。宋江也說留他無益，不如殺却。怎奈徐甯苦

求力保，只要留他性命。宋江情不可却，只得答應。便喝將呂振推到近前，對他說道：「你這廝，你在金鄉作惡多端，萬民怨恨，本待將你斬首；只因徐教頭求情，權寄下這條性命，去徐教頭部下効力。若懷貳心，當心你的頭顱！」宋江說話時聲色俱厲，兀的怕人。吳用也說：「你此後棄邪歸正，好好替俺梁山泊出力，若暗起不良之念，提防你的生辰！」便叫嘍囉過來，替他解了全身繩索，呂振跪到地上，頭上面磕了幾個頭，自有徐甯部將帶領而去。接着便是十幾員幹事頭目，押嘍囉扛抬金銀財物上堂，請宋盧二頭領過目；一面繇神算子蔣敬詳細點檢，逐項記錄入冊，發下庫房存儲。這是梁山泊定例，凡打開一所城池，抄扎得金銀財物，都要當衆點驗，以昭大公，每次如此的。當下宋江瞧見一捆二十疋紬子，乃是江南建康府織造的，叫人打開看時，耀目生光，大家都贊好貨。宋江也喝聲好紬子，燕順說道：「這東西在賊官內衙抄得，真是好貨色！」史進叫道：「只這小小一個縣尹，家裏藏下如許財物，可見他平日貪婪搜括，無微不至，怎地不使民間怨苦？」宋江命取十疋紬子，賞給攻打金鄉的幾員頭領，其餘都教入庫。點檢既畢，衆人散去。次日，山寨內宰殺豬羊，大排慶賀筵席，前後左右四山頭領，齊來入席吃酒，濟濟一堂，只也熱鬧。酒過數巡，宋江便對

衆頭領說道：列位兄弟，俺們自大敗欒廷玉之後，不曾有過這樣大宴。近來本寨更見興旺，各處山林紛紛歸附，新近又打了定陶，連破金鄉，除暴救民，幹下不少快意之事，真算得替天行道，於心無愧！天可憐見，能有一日朝廷下詔招安，大家博得個一官半職，顯親揚名，也不枉俺們聚首一場！只聽得黑旋風李逵拍桌大叫道：哥哥，你又說瘋話了，俺們在此大秤論金銀，大碗吃酒肉，遂心稱意，怎不快活，却想做甚麼鳥官？做官怎有這般樂意？宋江喝道：黑廝，你省得甚事，却又胡行張嘴。李逵道：俺怎地不省得？如今合天下誰不聞梁山泊，及時雨宋公明的大名，早已叫得怪響，可又要揚甚麼鳥名氣？宋江道：你這廝，俺自說招安的話。李逵跳起身，大叫道：做强盜怎不快活，却講鳥招安，去受人家鳥氣！誰人再提招安，俺就放起一把火，把這烏山寨燒個干淨，大家散伙！宋江指着李逵罵道：你看這黑廝，竟瘋癲得不成樣子，再若多言，真個砍下這顆黑腦袋！李逵手捧了頭，連忙坐下道：俺又不是教你不要做强盜，怎的倒要殺頭，殺了頭只愁不能說話。引得衆頭領都大笑。吳用道：李大哥，可住口了！李逵執着酒杯兒，白瞪兩眼，只對吳用呆看。吳用爭些兒也笑了。便對宋江說道：兄長，休和他一般見識，俺們且談正事。宋江吁過一口氣，便道：今日還

有一事要說，便是俺們馬步軍中衆位兄弟，有些名目都嫌定得不好，前日俺與吳學究、公孫先生商議，會重定馬步諸將名號，欲使壯俺山寨聲威，今已備就揭貼在此，你們自去看來。說罷，聖手書生蕭讓就取出個紙捲，命人去外面張掛起來。衆頭領走去，看時只見上寫着：梁山泊總兵都頭領呼保義宋江，玉麒麟盧俊義，爲重定馬步軍諸將名號事，今將本寨諸將名號開列於後。

馬軍五虎大將五員：大刀關勝，豹子頭林冲，霹靂火秦明，雙鞭呼延灼，雙鎗將董平。步軍五虎大將五員：花和尚魯智深，行者武松，赤髮鬼宋江，黑旋风李逵，拚命三郎石秀。馬軍大驍騎驍將八員：小李廣花榮，金鎗手徐寧，青面獸楊志，急先鋒索超，沒羽箭張清，九紋龍史進，美髯公朱仝，病尉遲孫立。步軍驍將八員：病關索楊雄，插翅虎雷橫，兩頭蛇解珍，雙尾蝎解寶，八臂哪吒項充，飛天大聖李袞，出林龍鄒淵，獨角龍鄒潤，其外馬軍小彪將黃信爲頭。步軍頭領穆弘居首。守護中軍馬軍驍將，依然是呂方、郭盛。守護中軍步軍驍將，仍舊是孔明、孔亮。一張大榜上面，一個個寫得分明，衆頭領看了，盡皆歡喜。李逵是不識字的，心裏好生納悶，教人念與他聽。林冲站在最前，便將步軍五虎念了出來。李逵大叫道：這鳥榜文寫得不對！他們綽號叫做虎的，怎地不在五虎

之內，俺們不叫虎，偏要當作五虎，俺可不服，好生把這鳥榜文燒了！說罷，伸手就搶，要把那榜文撕毀。衆人好容易將他拖住，重行入席吃酒。宋江便喝道：「你這黑廝，今日真個瘋了，三番兩次只
要尋事，休惱得俺火發，真砍了你的腦袋完事！」吳用叫李逵道：「李大哥，你不曾清楚，俺們山寨還有八虎五條龍，四將一先鋒，你自沒有聽得，他們也不會念出來，俺今細說你聽，你自明白。那八虎是：插翅虎雷橫，矮脚虎王英，跳澗虎陳達，錦毛虎燕順，花項虎龔旺，中箭虎丁得孫，笑面虎朱富，青眼虎李雲。入雲龍公孫勝，九紋龍史進，混江龍李俊，出林龍鄒淵，獨角龍鄒潤，兀的不是五條龍麼？」李逵拍手叫道：「着也！着也！俺說四將，便是雙鎗將董平，打虎將李忠，天目將彭玘，百勝將韓滔，聖水將軍單廷珪，這又不對，多說一個了。」吳用道：「單廷珪是將軍，不是將。誰說李大哥肚裏沒分曉，聽說話時也乖覺。」李逵哈哈大笑道：「還有一個先鋒？」吳用指着索超說：「這除了他還有誰？」李逵叫道：「好一個急先鋒！這才對了，只有俺的學究先生，心腸却和鐵牛一樣。」劉唐聽了，瞪着眼對李逵看。李逵道：「你看俺鳥，不爭又說錯了。」劉唐裝呆，掉頭去看別人。李逵問道：「俺的軍師爺爺，這班人都寫在榜上麼？」吳用道：「誰來騙你，自然寫得明明白白。」李逵連說：「這才對了，只有俺的好

軍師！一屁股坐下去，不住抓東西吃，吃得滿嘴油膩，滿臉樂意。那班識字的頭領，大家都忍住了笑。又是幾巡酒後，只見拚命三郎石秀離座而起，走到宋江跟前，拱手說道：兄長在上，小弟有言奉告！宋江道：賢弟，你且說！不因石秀說出這番話來，又怎會生出許多奇奇怪怪之事，有分教：孤感生時思骨肉，鄉愁動處下山林。正是：飄泊半生人意倦，關山千里夢魂遙；畢竟石秀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發行

五十年來豪俠史
 江湖好漢全傳
江湖武俠傳

▲學拳術之門徑▲練武功之導師▲書中有……▲運氣練功之法則▲飛簷走壁之祕傳▲各種拳術之門徑▲劍術源流之考證▲飛劍殺人之劍仙▲行俠作義之好漢▲清宮淫穢之事跡▲陸離光怪之奇聞▲近代名人之祕史▲近代响馬之駭聞▲貪官污吏之劣蹟▲名妓英雄之情史……(可當武俠小說讀)……(可作拳術課本用)……愛讀武俠小說者不可不看此書。喜歡研究武術者不可不看此書。性情豪爽好義者不可不看此書。少年初學拳技者不可不看此書。

▲欲知近代著名人物之遺聞軼事者更不可不看此書▼——此書係聖嘆後人金佛徒先生最近傑作，搜集許多英雄好漢之事蹟，彙為一編，並旁搜遠引，發前人之祕，運筆靈活，如生龍活虎，躍然紙上，寫好漢之鋤奸除暴，則殺氣騰騰，寫美人之質釵濟病，則柔情款款，洵近今武俠小說中不可多得之傑作也。全書共一百回，四十餘萬言，回目繁多，不克備載。

▲價目▼ 全書洋裝四厚冊 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六角 寄費一角四分

第九十九回 黃蜂嶺病關索揚威 九里墩拚命三除害

話說當下石秀向宋江說道：小弟原籍金陵建康府人氏，當年因隨叔父出外販賣羊馬，叔父半途亡故，俺又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得，流落蘄州，賣柴度日。後幸遇着哥哥楊雄，結拜異姓兄弟，輾轉來此聚義，直到今日。前日張二哥穆大郎等回鄉，俺也動過念頭，只不曾對兄長說。俺想起家裏那位孀孀，當初俺幼小時節，父母都死了，只賸得俺一身，好生苦惱，幸得叔叔看顧，孀孀費盡心力，却將俺撫養成成人，偌大恩德，一點沒有報答，心上老大難過。俺自出外以來，叔父又死，一別數年，家中只賸她一人，不知如何過活，俺每思想起來，心中如油煎一般，幾次想去探望，不料前日兄長又賞下一疋紬子，俺見了這土物，更自鄉思難遣，如今再不延遲，擬明後日便行，不知兄長答應麼？宋江道：那有不允之理，賢弟要走，待愚兄後日餞行。石秀大喜。楊雄叫聲兄弟，你獨自回鄉，途中怎不寂寞，待俺伴你前去。石秀道：怎好有累哥哥？楊雄道：自家兄弟，休如此說。宋江說道：此去建康路途遙遠，有人做伴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！當日酒闌筵罷，衆人各散。到了後日，楊

雄石秀收拾一切，打拴好包裹，換上客商衣服，挂口腰刀，提條哨棒，便來衆頭領前辭別。有的都送下山去。只見山前亭子內，宋江早擺下送行酒席，又取出兩大包金銀，相贈楊雄石秀做路費。二人拜受，藏在包裹裏，吃了幾巡酒，宋江把個上馬杯，叮囑一番。二人拜過宋江，又和衆頭領作別，只見各自背上包裹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下山而去。這裏西山關上，宋江另行派人鎮守，不在話下。再說楊雄石秀離了梁山泊，向江南建康進發，路上免不得飢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不止一日，那日走到徐州地界，只見迎面一座高山，山下一帶都是林子，山勢高峻，樹林叢密。楊雄叫聲兄弟，這所在也險惡，提防有大夥在內。石秀道：他要是活得不耐，來太歲頭上動土，說話剛罷，只聽得一棒鑼聲響處，林子裏擁出一千強人，爲頭一個大王，高聲叫道：會事的留下買路錢，過去！楊雄道：如何？那話兒真個來也。石秀道：看仔細，且自上去。楊雄緊一緊背上包裹，拖了哨棒，大踏步直衝將去。石秀跟着向前。那大王喝道：兀那漢子，若不留金銀，管教你一刀兩段！楊雄哈哈大笑，將哨棒一舉，直搶過去；那大王放開脚步，拔刀就鬥。這大王那裏是楊雄對手，不到五七個照面，吃楊雄只一棒，打倒地上。楊雄便把哨棒高高舉起，要打大王。那大王仰天叫道：俺死也不懼，

將來宋公明自會替俺報仇。楊雄連忙住手，喝道：你說甚麼？那大王道：俺說宋公明替俺報仇。楊雄道：宋公明是梁山泊頭領，你却何繇認得？那大王道：俺自認得，你要殺便殺，不必多言。楊雄大怒，重行舉起哨棒待打，忽又猛然省得。說道：俺且問你，這裏是何地名？說話得對時，饒你性命。那大王道：這裏是徐州地界，這山岡叫做黃蜂嶺，你待怎生？楊雄一聽，立將哨棒放下，叫那大王趕緊起來，俺有話說。那大王就從地上爬起，拾了自己的刀。楊雄看時，石秀仗了一條哨棒，正在趕打那班嘍囉。便高聲叫道：兄弟休要動手！楊雄連叫好幾聲，石秀方才聽見，倒拖桿棒回來。楊雄便對那大王說道：俺乃梁山泊病關索楊雄。這是俺的兄弟拚命三郎石秀，俺二人因事上金陵建康府去，打從此地經過，爭些兒鬧出大事。那大王聽說，慌忙棄了兵器，納頭便拜道：怪道這般好武藝，原來是二位頭領，適才多多冒犯，幸勿見怪。石秀道：不知者不罪，你且起來。那人起身，只見嘍囉遠遠地立着，張頭探腦，便叫孩子們都上來，快見了梁山泊兩位頭領，那嘍囉一齊上來，對楊雄石秀亂磕頭。一個嘍囉就拾起地上兵器，一個嘍囉却拾一頂頭巾，送上給大王戴了。那大王說道：小人胡六，還有一個結義兄弟阮八，見在山上。前日因為仰慕梁山泊大寨，差人奉獻

金帛，傾心歸附。俺一晌想來山東，拜見宋公明和衆頭領，只爲沒得閒暇，不曾前來。今日天賜其便，難得二位在此經過，便請上山，使小人略盡孝敬，幸勿堅却。楊雄石秀見他誠意相邀，也不推辭，跟了逕走。行到半山，只見一個大王引數十喽囉，正急忙忙奔下山來，這個便是阮八。胡六便喚兄弟那裏去？阮八道：你不是被一個漢子打倒麼？俺特下山救你。胡六笑道：沒事了，只是接着梁山泊兩位頭領，說着，指了楊雄石秀二人，叫他相見。阮八率喽囉拜過，使轉身在前引領，直引到聚義廳上，忙忙的宰豬殺羊，排下豐盛筵席，當晚廳上高張燈火，大吹大擂，宴請楊雄石秀，直吃到半夜方散。楊雄石秀就宿在山上。次日，胡六阮八又自相留，楊雄石秀要緊回鄉，吃過一頓東西，背上包裹，提了哨棒就走，兩位大王只得相送下山，訂了後會而別。且說楊雄石秀下了黃蜂嶺，一路湍奔，那⑤鄉關在望，早到建康府了。二人進城，已是傍晚時分，石秀在前，楊雄在後，迤邐走到東校場左近，自家門首一望，只見墻坍塌倒，門戶零落，蛛絲網滿，布屋角亂草長，沒人居住，早是一所空屋架子，那裏還有人居住。石秀呆了，好半晌，長嘆一聲，回身便走。不百步路，走過一家門前，見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公公，攙一個三四歲的孩子，正在逗着玩笑。石秀走將過來，和老

公公打個照面，聽得呀了一聲，石秀住步。只見那老公公睜大眼睛，不住的把石秀打量，口裏却問道：你不是石三郎麼？如何今日才回鄉？石秀含糊應了一聲，說道：公公可是李公？一別多年，俺倒有些眼生了。李公應聲正是，便請二人進內拜茶。石秀正要尋人問訊，便招了楊雄，跟着李公直到堂上，放下包裹，哨棒，李公讓二人坐了，一個婦人出來把孩子抱去。半晌，李公端上茶盤，請二人用茶。却叫道：三郎兄弟，你的身材狀貌，當年俺是看慣的，你雖眼生，俺却一見就認得；但不知這位是誰？石秀道：這是俺的結義哥哥王大李公道兄弟，你望了家也未？你的孀孀已亡故了。石秀道：正要請問公公，便請見告！李公道：自你叔姪出外，一去多年，你孀孀日夜盼望，竟終年沒有一點消息。因而他時常啼啼哭哭，只說兩個人出外，那有一個歸家也好，誰想到一雙不見，兀的不令人想殺。他後來氣苦過了，流乾了眼淚，雙目失明；又且孤身無伴，衣食不濟，常自忍飢受餓，窮苦萬分，教他如何打熬得下，不久就此死了。石秀想起當年孀娘撫養之恩，禁不住流下痛淚。好半晌，說道：公公，以後如何？李公道：他死了，便繇四隣出主，買一具棺木，將他收殮了，埋葬在這裏七顆松地處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你要祭掃的話，明日自去。石秀說好，當日天色已晚，李公留二

人在家過夜，石秀也不推辭，逕自歇下。李公進內分付媳婦，去廚房裏煮下魚肉，又打了好酒。將出來請二人吃；一面又去廂房中安排床舖，將二人管待得也好。當夜，李公陪待二人吃酒，吃到中間，李公四顧無人，輕輕叫一聲兄弟，老漢有句不合理的話，你可不能見怪。石秀道：甚麼話？公且說。李公挨近石秀身傍，低聲說道：有人說你在外闖下大禍，上梁山泊做頭領哩，不知此話確否？楊雄聽了，暗吃一驚，拿起筯兒，連回碗裏撈東西吃。石秀笑道：這倒不是無根之言，俺也聽人說過，梁山上有一頭領，和俺姓名相同，也叫做石秀，人家聽得石秀名字，就誤認俺做了強盜，這也難怪。李公道：原來如此，三郎多年不回鄉里，俺當做真上梁山泊去了。石秀嘆口氣道：不瞞公公說，那年叔父中途亡故，俺又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得，幾至餓死。幸逢這位兄長，拿出一筆本錢，合夥經商，販賣各種零星貨物，賺些微利，總算掙扎得這個身子；若沒這兄長時，俺早做了他鄉餓鬼也。李公聽罷，只說恁地却好，俺自聽得那話頭，心裏老大不自在，今日且喜這疑團打破了。石秀道：足見公公關心。本來俺幼小時節，常得公公看顧，受過多少好處，只是不曾報得，此一回廝見，俺心裏好快活！當下李公說長道短，又談了不少閒話，直吃到近二更時，方才送二人安

睡。次日，二人起身，石秀便取十兩銀子給李公，李公不受。石秀道：公公休怪，這一點不算甚麼禮物，只給公公買些東西吃，聊表寸心。你若推却，便是見外，俺可不歡喜了。李公推辭不得，只得受領。石秀又拿出零碎銀子托李公上街去備辦下一應祭禮。李公如數買到，二人攜了，走出李家大門，石秀抄捷徑前行，楊雄後隨，直到那七顆松地方，石秀尋得孀娘坟墓，拜祭過一番，焚化了冥鏹，洒淚而走。二人回入李公家裏，靜蕩蕩地不見一人，石秀轉身，聽得廂房裏有聲音，近前看時，只見李公獨坐在彼，兀自流淚。石秀忙跨入去，問道：公公何事氣苦？李公道：兄弟，昨晚你不該騙我，說甚麼在外經商的話。今日你們走後，有個人來這裏，說俺窩藏梁山泊強人石秀，偌大名，要扭老漢去當官首告，否則須給他五十兩銀子，私和了事。俺說你又不是不曉得的，石三郎是俺鄰居，一晌在外經商，今日回來望望鄉里，怎說他做强盜？那人道：你兀自賴哩，他在北地裏犯了事，又上梁山泊爲盜，衝州撞府，放火殺人，見今官府都揭着告示，拿到梁山泊強人一名，賞錢百千貫，你敢將他窩藏，不怕犯罪。石秀問道：是誰？他敢詐陷人。李公道：此人你自認得，便是馬王廟後面的閒漢江不良。石秀道：原來是他，公公不要害怕，有俺在此，不使累公公半點。李公道：

他臨走時說，若不給他銀子，定要扭俺去見官告狀。兄弟，俺那裏有這許多銀子。正說時，只聽得媳婦在廂房外叫道：公公，有人招你說話。李公便走。石秀會意，把楊雄拉到一邊，掬耳只說如此。如此。楊雄點頭，便挂上腰刀，把兩個包裹都背了，執了哨棒，悄然自去。石秀出了廂房，走到中堂，只見一人昂然坐着，李公傍邊呆呆坐地，一言不發。此人正是江不良。石秀走上前，唱個喏，叫道：江大哥，多年不見，一晌可好？俺們小兄弟，難得這回廝見，怎不快活！江不良一聲冷笑，叫道：三郎，山東到此，一路上也辛苦，不知何日回山，俺好相送。石秀一笑轉身，向江不良招手，江不良跟着就走。二人走到廂房裏，石秀笑道：江大哥，俊不廝欺，俏不廝瞞，俺的事你自得知，不消細說。你要銀子用，何不早說，俺們小兄弟，何爭在這一點分上？俺只怪你口沒遮攔，不該將俺的行藏道破！江不良連忙堆下笑臉，說道：你不要生氣！這是俺的不是！好在這些話，還沒對第二人說起，請你不要生氣。石秀道：說那裏話，俺若生氣，也不願見你了。江大哥，俺今便給你五十兩銀子，千萬不要告訴李公知道，待他問時，你只如此如此說。江不良應聲理會。石秀又道：好哥哥，俺今身邊只有一點零碎錢，整封的銀子，都在俺伙計包裹裏，傍晚時分，請你到城外九里墩地處等候，照數

相奉，你可相信麼？江不良道：俺是知道你性子的人，怎說不僧說罷。二人走出廂房，仍到李公跟前。石秀道：江大哥，你不該相信那些譚言，幾將俺的公公駭壞了。江不良道：原說俺自己不是，俺那裏知道梁山泊也有個石秀，求你不要見怪，俺去了。只見他叫了一聲李公，唱個喏，沒精打采地去了。石秀使道：公公，你看此人，來時魯莽，去也爽直。李公道：俺本不信三郎爲盜，半晌不見楊雄，李公問王大哥那裏去？石秀道：爲了一點小買賣，他去尋個朋友。又半晌，石秀焦躁道：俺哥哥太不幹事，此刻不回來，教俺如何等待？半天光景，石秀起身說道：公公，俺們動身時分，本約個潤州的朋友，在此地講一點小買賣，順便送一筆銀子去。哥哥此刻不回，倒使人心焦起來，今便出外招尋，倘見不到那廝，俺們須趕到潤州去，待那時再回來見公公罷。李公道：兄弟，有事請便！石秀又在身邊摸出零碎銀子，給李公的小孫買茶果吃。當下謝過李公，挂上腰刀，提了哨棒，走出李公家門，去酒店中飽餐一頓，離了城關，邁開大步，逕向九里墩地方趕去。酉牌時分，早趕到了。且說這個九里墩，却是處荒涼所在，附近並無村落，盡是些樹林子和坟墓，因爲這裏有很多的土墩，離建康府城外九里路程，人家就叫做他九里墩。石秀趕到，便走入一所古墓，倚了哨棒，

向四邊看看，沒有一個人影。却待叫喚，忽見大松樹後閃出一人，叫道：「石三郎，你怎的此時才來，累俺等得心焦。」石秀看時，不是江不良是誰？便笑說道：「果然是你走得快，俺自不及，因為你比俺多生兩隻脚。」江不良也笑了。石秀叫聲「江大哥，你瞧見俺的伙計麼？」江不良回說：「不曾見。」石秀又叫：「江大哥來，俺有話說。」江不良走近前時，吃石秀劈面一拳，打倒地上，搶步上前，一脚踏住。江不良就叫：「三郎饒命，俺不要你的銀子。」石秀道：「你這廝好狠，你要扭李公去見官，真的如是，俺們就沒有命了。」江不良叫喊：「饒命！」石秀又罵一聲賊，却待拔刀，忽聽背後叫道：「兄弟，饒他不得！」說話聲裏，楊雄早到面前，只一刀，割下腦袋，隨手抹去血跡，將刀入鞘，把腦袋拋向墓後。石秀把脚一鬆，提起屍身來，走過幾步，望亂草叢中只一丟，這裏便做了他葬身之所。二人叫聲痛快，又抹一抹血跡，楊雄便去樹根邊取出兩個包裹，石秀拾了哨棒，二人席地而坐。歇息了一下，才收拾起身，背上包裹，提了哨棒，冒夜而行，一路向北進發。話休絮煩，二人一路躡奔，取道回山，不則一日，那日行抵徐州地界，因天色晚了，肚中又飢，便投一個所在下宿。不是楊雄石秀投這個去處，有分教：日暮肚飢求食宿，燈昏酒醉搏妖魔。畢竟楊雄石秀投的甚麼所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〇回 天擘星夜半降妖 雲莊主日中留客

話說楊雄石秀那日行抵徐州地界，因一時興到，貪趕程途，迤邐行將來時，但見坦蕩蕩一條大道，夕陽欲墜，倦鳥投林，四無村落人家，不知投止何處才好。石秀因叫道：哥哥，趕上這一程，俺的肚裏飢餓極了，走不動了，如何是好？楊雄道：俺也好生飢餓，肚裏無食，怎能走路！二人便在這傍坐地，打開包裹看時，吃的東西一點沒有。石秀道：只也活該，包裹中銀子雖有，却買不到東西吃，不是走上死路！楊雄道：今日月望，若是吃飽了，倒可趕一個夜站。說罷，二人收拾起身，石秀舉頭望道：只揀有炊烟的去處走，不怕那裏沒有食宿，正打量哩，只見林子邊轉出一個漢子，肩上背着一捆柴，慢慢地走過來，口裏唱道：當頭地網，又天羅，前有高山後有河，虎吃心肝狼吃肉，可知世上惡人多！石秀連忙搶步上前，走到那漢子當面，唱個喏，叫聲大哥請了，俺們今日因貪圖趕路，走到這裏，肚中飢餓了，又尋不到下宿之處，借問左近可有去處安身？伏望大哥指點，則個那漢子放下柴，把石秀渾身一打量，說道：這裏左近，廟宇和村落都沒得，便有幾處人家，你

們外方人也尋不到；楊雄叫道：這又難了！那漢子道：且勿性急；從這林子右邊兜轉，向西北上走，約莫五七里路，那裏有個大莊院，叫做雲家莊，你們便走那一條路。除了這個去處，再沒有比這近的。石秀道：多謝大哥指點！那漢子笑說不敢，背起柴，逕向一條小徑中走去了。當下楊雄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也顧不得肚中飢餓，發開四條腿兒，逕向西北上走，不一時，走到一個所在，果然是一所大莊院。石秀道：哥哥，時候不早，且投莊子裏去。此時天色已昏，月光早上，二人躡至莊前看時，好一個大莊院，莊外一帶林子，三面包着，隱藏不露，只見莊門內，廣場上，高搭綵棚一座，一排數十碗紅紗燈，懸掛在棚下四週，燈火通明，與天上月光照耀。棚內左首架起一台，有五七個樂工，在台上吹吹打打。又有數十莊客，都穿着新鮮衣服，走出走進，忙忙碌碌。楊雄喝一聲道：好大的排場！石秀道：原來這家喜事。二人走入外莊門，蹀到綵棚底下，台上吹打正住，石秀緊一步上前，便對一個莊客唱個喏，道：行路的兄弟二人，今日錯了宿頭，肚裏又餓，欲向貴莊乞頓飯食，借宿一宵，房飯錢依例拜納，明日便行。楊雄道：俺們來日早行，伏望方便。那莊客退了兩步，燈光底下，把二人仔細打量一過，說道：吃飯小事，借宿俺却不能做主；你們少待，且去裏

了太公。石秀在綵棚底下覷着，又向一個莊客問道：請問大哥，這裏莊上喜事麼？那莊客搖頭道：不是的，不是喜事，却是禍事。石秀道：這又奇了！俺看恁般排場，不是娶親，便是做壽，怎說禍事？那莊客道：客官有所未知，這是齋神。俺們這裏叫做雲家莊，莊主雲太公，有個女兒，今年一十九歲，兀自美貌。一日，這小姐去一所廟中燒香回家，忽地發狂起來，有一神道附在身上，自稱金龍黃道大神，因愛小姐美貌，願結良緣。自此起，這神道便時常來往，和小姐同眠共宿，如同夫婦。小姐兀自推却不開。這神道好利害，有時附身降神，有時空中會得說話，他要怎樣便怎樣，你若忤了他，便鬧個家宅不安。自此以後，小姐終日獨處房中，無論誰人，不准走進房門一步，吃的東西，只消放在房門外面，那碗碟兒自會憑空移送進去。楊雄插口道：恁地，這是妖怪，那裏是甚麼神道？那莊客搖手道：休高聲，提防你的嘴巴！楊雄道：他敢打人莊客道：不是麼？前日這裏有個兄弟，因無意中叫得一聲妖怪，憑空吃了幾下嘴巴，把門牙也打落。楊雄道：他如此猖獗，何不請法師拿捉，也除了這害物。那莊客道：你還如此說，曾經有幾位法師，都在高台上憑空倒撞下地，滿身着火，鬚髮燒得精光，性命也爭些兒送掉。石秀道：俺不信有這般利害，若撞見時，至少也吃俺一

刀衆人聽了，齊聲發笑。只見方才那個莊客走來，叫道：奉太公之命，請二位進內廟見楊雄石秀。跟了那莊客就走，直至堂上，只見正中疊着桌子，兩邊架起一只豬，一腔羊，桌上供的花果祭禮，紅燭高燒，香烟繚繞。楊雄石秀見太公立着，便上前唱喏，叫聲太公。太公問道：二位何來？石秀道：告太公，小人王二，這是俺的哥哥王大，山東人氏，一晌在外經商。今日因天色晚了，無處投宿，肚中又餓，特來寶莊打攪，明日便行，萬望太公方便。那太公把二人打量一番，說道：出門人無食無宿，只也可憐！且請吃了一頓東西，却再理會。二人謝了，便放下哨棒，卸了包裹，太公讓他們坐了。沒多時，莊客擡張桌子，放一大盤牛肉，三五個碗碟兒，兩雙筯，又旋上兩壺酒，拿兩隻盞子，都放到二人面前。楊雄石秀肚裏餓極，毫不客氣，拿來就吃。石秀偷眼看那太公時，七尺身材，近六十年紀，臉帶愁容，在堂上往來踱着，微微嘆氣。吃到中間，石秀起身，問道：太公，俺看你長吁短嘆，一付憂愁模樣，敢是俺們吃了這東西，你有點心痛？太公搖頭嘆氣，只說不是。半晌，石秀再問。太公見問得緊，這才把女兒遇了神道的話，詳細告說出來。石秀道：太公，齋神也好，又何故張燈結綵，吹打放砲，要如此大排場？太公嘆口氣道：這都是大神分付，誰敢違背。說着，又指了那豬羊道：這

也是大神定例，每逢月望，都要如此齋供，否則就要降神顯靈，家宅不安。石秀道：只如此齋供，不是活見鬼。太公正色說道：你那裏得知，等到三更時分，大神降臨享受時，這猪羊會從風中捲去，兀的不令人畏敬！石秀聽了冷笑。楊雄道：不差，今日正是月望，每月如此排場，又化錢，又煩勞人，也是一件苦事。石秀道：一條狗也不給他吃，看他怎樣？太公搖頭道：這可不能，若是觸怒了他，俺的女兒便要大叫大鬧，發狂打人，力大如牛，三五個壯漢也拉他不住，十分怕人。石秀叫聲太公，俺可明白了，這那裏是甚麼神道，這是妖魔作祟。那太公變了臉色，戰兢兢地說道：客官住口，仔細觸犯了大神，罪過不小。石秀大叫道：怕甚鳥！俺說一定不是正神，今夜偏要見見那妖魔，利害到怎樣地步？楊雄道：他若到此，休教撞了俺們兄弟。那太公雙手掩了耳朵，只是搖頭。半晌說道：二位敢是醉了，你們不曾眼見，自說這般托大話，若真的撞到時，恁他英雄好漢，也沒做手脚。這時楊雄石秀談得有勁，將上酒來，只顧篩來就吃，二人都有六七分酒意。楊雄一拍桌子道：俺們靠這妖神分上，一邊吃酒，外面却又吹吹打打，怎不樂意！石秀把楊雄看了一眼，又問那太公道：太公，你且說，人家撞到妖怪，怎見得沒做手脚處？那太公聽了一下更鼓，說道：時候還早，且說

與你們聽，自從那大神降臨我家，人家都當做奇事講，不上幾時，遠近都知道了。前日府裏有個姓張的漢子，也因不信那神道利害，特地趕到俺莊上來，自告奮勇，要和神道拚鬥一下；老漢勸他不住，只得答應了。當夜，他吃得酩酊大醉，手仗一條桿棒，去俺女兒房外叫罵。不想觸怒那位大神，一陣狂風過處，就附在俺女兒身上，從房內直打出外，那人登時沒做手脚，桿棒也吃奪去，打得頭破血流，倒地大喊救命，幸虧老漢苦苦哀求，才饒恕了他，沒傷性命，這可說不利害麼？石秀道：有這等事，那醉漢也太不成材了。那太公道：客官休如此說，幸時分尙早，大神不會降臨，若近三更，老漢便沒胆子告說只些話，說罷，沒多時，忽地一陣怪風吹到，陰寒刺骨，楊雄、石秀禁不住，也打了幾下寒噤。風過後，只聽得外面吹打，放砲，鬧熱好一陣。只見那太公臉色漸變，疊問二人可曾吃飽？石秀會意，連忙說道：多謝太公，夠了，飽了。二人即便罷酒，莊客撤去殘肴，打掃干淨。又半晌，只聽得打着二更二點，外面又是一陣吹打，放砲，片時寂然。石秀起身來，走到外邊一望，只賸下一箇空棚，留着幾點零星燈火，那裏還有半個人影。石秀道：真個見鬼了。回身進內，只見那太公臉色更難看，戰兢兢地叫道：客官，大神快要降臨了，請你們趕緊走避，跟這裏莊客們去。

歇臥罷，少頃大神降臨，俺合家都要迴避，你們外方人，自應格外留神。石秀道：太公自去，俺們兄弟今夜不走，定要看看那妖怪如何模樣。太公道：休得如此，這不是玩的，你們若有長短時，老漢如何擔當得下！楊雄道：太公放心，俺們便給妖怪吃了，也是自作自受，不干你事。太公連勸數次，二人不應，只得自去。莊客們也都走的走，避的避，不留一個。楊雄石秀在堂上看一遍，只見有酒，鷄，鵝，魚，肉，齋供齊全。石秀道：東西不少，俺們便充做活妖精，且吃他一飽。楊雄道：也得！二人說笑着，便朝外坐下，把酒篩來自吃，斷着那鷄鵝下酒。正吃得有興，猛可的又是一陣怪風吹到，吹得毛髮都豎，寒噤連連，風中雜着怪嘯，如同鬼叫一般，更令人聽了打戰。石秀放下酒杯，叫道：俺不信真有鬼怪到來。楊雄道：兄弟仔細！這時，只聽得嘯聲更近，似像就在檐下，堂下月色朦朧，堂上邊燭光昏慘，陰森得好不怕人。石秀起身來，剔着燭花，瞥見一團黑氣直撲上堂，架上的猪羊自動，石秀叫聲不好，急忙掣刀在手。又叫哥哥留神，莫放妖怪搶了猪羊去。楊雄應聲理會，早跳出座頭，拔刀對準那黑氣砍去，陰風一卷，黑氣散了。二人定睛看時，那猪羊好好架着。楊雄叫道：這光景可真作怪！說話剛畢，赤刺刺一聲響，又見一團黑氣，直捲入來。石秀喝道：大胆的妖魔，敢來

這裏衝犯老爺，且吃俺一刀！只一刀砍去，那黑氣變做幾團，只在堂上旋繞不散。楊雄觀得清切，口裏叫罵，幫同石秀把刀亂劈。兩人兩把刀，一陣子東剝西砍，大叫大鬧，那黑氣漸漸沒了。接着
一陣陰風過處，堂上燭光大亮，不見一點怪異，豬羊齋供，不會缺少一樣。當下二人可也費力，便
把腰刀入鞘，重行坐下。石秀道：哥哥看清麼？妖怪在那裏，只有一團墨黑的烟氣，不是活見鬼！楊
雄道：俺自瞧得清楚，想是個黑烟怪？說着，二人哈哈大笑。楊雄道：一場鬼打渾，俺又餓了，再來吃
酒。拿起酒壺兒，只吃得幾杯，只見雲太公從後堂走出，莊客們也有幾個上來，齊說好奇怪，方才
鬧的聲音也响。太公把齋供一看，不繇驚叫道：只也可怪，架上豬羊不會動得，敢是大神生氣麼？
一個莊客上前告道：俺方才躲在右邊配房裏，聽得二位客官兀自在堂上，一回兒爭吵廝打，一
回兒又哈哈大笑，鬧了好半晌才定。石秀叫道：太公休慌，那妖怪吃俺們趕跑了。太公只是搖頭，
莊客們也將信將疑，忽聽得幾聲怪叫，一個蓬頭散髮的女子，手仗一條短棒，從後堂直搶出來，
逢人便打，見物即毀，如同咆哮猛虎一般。衆莊客驚叫不好，紛紛奔避。那女子放出粗毛的聲音，
大叫道：那裏的野漢子，偌大胆量，敢來衝撞吾神，今日定須一齊打殺！雲太公此時早驚倒地上，

只顧磕頭哀求，莊客們却都遠遠躲着，那敢上來。只見那女子叫道：「你這廝，不合招留野漢子，和俺作對，若不看在丈人分上，也須取了你的性命！」太公敢說甚麼，只有磕頭。那女子圓睜兩目，一掄棒就搶楊雄，楊雄拔刀急架。石秀叫道：「哥哥看仔細，休傷了她！」楊雄便把刀背攔架，覺得棒頭很有分量。那女子見不能得手，棄了楊雄，又奔石秀，石秀叫聲來得好，赤手就鬥。楊雄插了腰刀，忙把太公扶起，送到堂角落裏坐地。太公只是發抖。石秀鬥那女子，不三五个照面，就將短棒奪在手中，女子不繇慌亂，石秀喝聲妖神看打，只一棒，把那女子打倒地上。楊雄却待上前擒她，那女子托地跳起，叫道：「俺道甚人，原來是天彗星在此，今日便看星君分上，吾神去也！」霎時間黑氣就地冒起，瀰漫得眼前烏黑，不見一點燈火之光，又聽得檐下幾聲怪嘯，隱隱遠去。接着便是一陣清風，風過後堂上燭光明亮，怪異全無，只見那女子倒在地上，沒有一點聲息。那太公一見大驚，連忙叫喚莊客，把那女子抬入內堂而去。半晌，太公出來，對準楊雄石秀納頭便拜，二人慌忙將他扶起。石秀道：「太公何故如此？」太公道：「方才小女抬進內室，一回子甦醒過來，却說那大神因懼怕你們，就此高飛遠避，不敢再來了。俺女兒此刻神智清朗，只討茶湯吃，姪孃等也得進房侍奉。」

再不吵鬧。他說前日昏昏沉沉，自己沒理會處，如同做夢；見今想起那個妖怪，受了他許多纏惱，不繇大哭。老漢出外來時，他兀自未止，這不是已清明麼？石秀道：「也好！」太公道：「這是天憐老漢，送二位來驅逐妖怪，搭救俺的女兒，慇般大恩如何報答？」楊雄石秀齊道：「太公休如此說，這不是俺們的功勞，只算得一件巧事。說話之間，天亮了，二人也不再要睡，便向太公辭行。太公一聲不响，只是微笑。楊雄起身來收拾，那知包裹、哨棒，都已不見。太公笑道：「二位恩公莫慌，包裹、哨棒，好好放在內堂，且待吃過酒食，却再理會。」楊雄石秀無法，只得住了。太公分付莊客，把兩口豬羊扛到廚下，快煮將來請二恩公吃。有頃，莊客重在堂上打掃干淨，放好桌子，設下座位。太公讓二人朝外坐了，自己傍座相陪。莊客端上大盤子，大碗，大碟，擺滿桌子；又將上好酒，兩個莊客侍立在傍。太公只教篩酒與二人吃。直吃到已牌時分，二人又酒酣腹飽，真個要走了。太公上前，說道：「二位恩公容告，你們此番幹了這事，偌大恩德，一點不曾報答，心上如何可安？俺想你們終年在外經商，南天北地，同是栖止，何爭在這時日早晚？老漢欲留你們在此，盤桓十天半月，略盡一點孝敬，伏望承情，則個楊雄石秀那裏肯應，只推有事，要緊便走。經不起太公扣住包裹，哨棒，苦苦相留。

說道：至少也得留待三天五日，倘若不應，老漢又要下跪了。二人推辭不獲，只得留下。楊雄石秀此番走了，猶可這一留不打緊，却又鬧出一場大是非來。有那善變惡心，只爲小人弄舌，恩將仇報，又看大盜揮刀直殺，殺盡奸邪脫羅網，掃清荆棘上征途，畢竟楊雄石秀鬧甚大是非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發行

● 各體威備 各界通用 寫算大全集

活字排印，印刷精良，最新編著，

寫，算，是各界立身處世，謀生立業之根本技能！諺云「家有良田千萬，不如薄技在身」，就是說：你即使有千萬家產，不如有一些本領，這種本領，就是寫算，——寫，算，就是吃飯本領——能夠寫算，到處有飯吃，到處可謀生，你就是有家庭，不靠寫算謀生，能精通寫算，也可到處便利，到處令人看重，本局編輯這部寫算大全集，搜羅廣博，很費心思，各種文字之寫法作法，珠算筆算之各種算法，完全無缺，盡在其中，並為普及起見，售價特別低廉，各界欲自求便利者，不可不備，欲使子弟成材者，更不可不備，內容大略如下，細目不克備載，

▲ 上集 算術大全 ▲



- 卷二 尺積寫作大全
- 卷三 乘契寫作大全
- 卷四 東帖寫作大全
- 卷五 西式簿記大全
- 卷六 中式簿記大全
- 卷七 交際文書寫作法
- 卷八 公文訴訟寫作法

▲ 下集 計集大全 ▲



- 卷二 珠算之精習
- 卷三 加法
- 卷四 減法
- 卷五 乘法
- 卷六 除法
- 卷七 飛歸小數
- 卷八 斤兩法
- 卷九 木頭算法
- 卷十一 利息法
- 卷十二 存款法
- 卷十三 放款法
- 卷十四 匯兌
- 卷十五 貨幣
- 卷十六 度量衡
- 卷十七 開方法
- 卷十八 立方方法
- 卷十九 百分法
- 卷二十 總練習題一百則

▲ 價目 ▼

全部八原冊

定價三元二角

價特一元六角

寄費一角四分

第一〇一回 二英雄血濺雲家莊 一都監敗退黃蜂嶺

話說當下雲太公苦苦相留，楊雄石秀推却不得，只得暫行留下，不上一二天光景，這奇事又傳揚開去，都說雲太公家女兒被妖魔纏擾，多時推却不開，却得兩位異人到莊，施展法術，把妖怪收在葫蘆中，救了那女兒性命，本領端的驚人。大家把此事當做奇聞，畫蛇添足，傳說開去，早又哄動遠近，有許多好事的男女，竟自趕到莊上，要看看異人，恁般模樣，楊雄石秀兀自好笑。太公把二人留在莊上，終日裏酒食管待，十分周到。有時覺得沉悶，便去莊外林子邊走走，觀看一些野景，却也閒散。且說那日晌午時分，雲太公在後堂坐地，只見一人閃將入來，躬身唱喏。太公看時，却是前日捉妖被打倒的，那個姓張的漢子。太公便道：「大哥何事？」那漢子隨着太公，半晌說道：「俺來請問，你那二位客人姓甚名誰？」太公道：「這是經商的王夫王二兄弟，山東人氏。那漢子一陣冷笑，自己掇個樣子坐了，叫道：「太公，你自做夢哩，你家中留着強盜，只怕要大禍臨頭了！」太公大驚，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漢子道：「這二人那裏是王夫王二，那個黃臉皮，長鬍鬚的漢子，姓楊名雄，

綽號病關索，出身是薊州兩院押牢節級。這個高鵬，斷山根，坎眼睛，尖下巴的兄弟，叫做拚命三郎石秀。他們只是結義兄弟，因在薊州殺人，做下血案，逃避他方，後來又投奔上梁山泊，殺人放火，衝州撞府，鬧了數十起案子。這樁名趙官家也知道，見今那一處不揭出告示，拿到梁山泊，擯人一名，有官者官上加官，無官者賞錢三千貫，富藏者與賊人同罪；你如何大胆，把他們留在這裏。太公道：此話當真麼？你莫非錯認了人？漢子道：當年俺在薊州時節，他們的面孔看得廝熟；昨日在人叢中俺又看清，怎說認錯。太公呆了半晌，說道：這便如何？漢子道：俺有兩條妙計在此，繇你自擇。第一，你便將二人姓名寫明，做下狀紙，趕緊去當官出首，待派捕盜人員前來拿捉，這便脫了你的干係。這裏離州城不遠，你若今日趕去，當夜便得成功。第二，你如怕結冤仇，不願自己出首的話，你可不動聲色，設計將他們穩住，待俺替你趕緊去報官，等到半夜三更，捕快公人一齊撲入莊來，拿了就走，你却只推不知，這方法也穩當。太公搖頭道：這個，這個，這都不好。他們拚死逐去妖怪，救了俺女兒性命，如何下這毒手！漢子道：你親眼看見麼？太公道：這却不曾見得，俺女兒如此說。漢子道：恁地，怎見得是他們的功勞？太公又頓了半晌，只說不忍下手，那漢子起

身說道：太公到底是和他們一氣，却在俺面前裝呆。你今不應，俺便自去當官首告。那時拿到衙門裏，休怨俺將你帶累。說罷，拔步便走。太公連忙將他喚住，道：張大哥，俺們且做商量。那漢子道：俺早說得一濟二楚，商量甚的？說着，又要走了。太公慌忙一把拖住，叫道：張大哥，老漢這把年紀，也須可憐俺則個。那漢子道：可憐甚麼來？你是莊主，他們是強盜，你留了在家，要想沒事，可沒這般容易。太公哭喪着臉龐，說道：俺不忍！那漢子道：你和他們又不是親戚，怎地不忍？便洒脫袖子，跨下階沿，說道：太公，太公，你不要執着不忍，弄得身家性命也休！這時太公真急了，搶步下階，把那漢子一把拖回來，坐了，大半天，才行迸出話來，說道：俺又不和他牽親帶故，他們自做強盜的不好，干俺甚事。張大哥，俺今依你第二條計，趕緊去罷。那漢子大喜，問道：誰在伏侍二人？暗裏也得去告他知道。夜間事發，好做準備。太公道：一個姓毛的莊客，俺同你去尋他。便引那漢子悄從後門走出，抄到莊門外左首林子邊，只見那莊客正在刈草。太公見四下無人，便把莊客叫入林子裏，三個人席地坐談。這箇三面環抱的大林子，又深又密，便三五十人也隱藏得，三人安心在內密談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楊雄石秀兄弟二人，那日午後無事，便去莊前莊後閒走，看了一遍野景。

楊雄叫聲兄弟，俺們留待此間。今天是第三日了，莊主太公管待雖好，總覺悶人。明天恁地如何，俺只要走，包裹哨棒，索性繇他拿去了罷。石秀道：本只答應他三天五日，明日自走。一路說着，楊雄轉身先進莊去。石秀貪玩，慢慢過來，却蹇到莊子左首，只見好大的林子，天然環抱，把個莊院隱藏在內。石秀不繇慢步向前，順着林子邊蹇，忽覺溺急，抬頭看了一下，四無人影，便入林子裏淨手。石秀淨手剛罷，忽聽得林子裏有聲音，似像就在近邊。石秀道：奇怪！莫非有無恥男女在內？便順着聲音，輕輕向前蹇去，約莫百十步，忽聽得有人叫了一聲楊雄。石秀好疑，連忙住步，隱到一棵大樹背後，聽聲音更近了。仔細聽時，那聲音倒嘶熟。石秀更疑，就輕輕揉升那棵大樹，盤到一個樞杈中，將身坐好，借樹葉隱蔽着身體。這樹上也好，只能他望人家，人家却望他不見。石秀坐在樞杈中，向說話的地方望去，不望猶可，這一望之下，爭些兒脫口叫出聲來。只見一棵合抱的大樹下，却是三個人坐着，一個莊客，一個從背後看出是雲太公。還有一個坐的也巧，正在石秀斜對面，仔細望清楚時，却是薊州的軍漢踢殺羊張保。石秀道：張小牛說這廝刺配遠方，不想却在此地。當下望見這付情景，就瞧科六七分，只是聲音苦不甚高，聽不清楚說些甚麼。最後，三

人一齊起身，才聽到事不宜遲，謹防逃走的話，石秀心裏更自明白，伏在樹極杪中，怎敢動彈。直等三人去遠，方才下樹，兜抄出林子，從另一小徑中，緩緩地蹣入莊子而去。石秀走回自己屋子裏，四顧無人，便把那話告訴楊雄，說道：不信世路難行，人心險惡到如此地步。楊雄道：俺同鄉人說張保這廝，被知府尋事刺配，不想却在這裏徐州。兄弟背地裏商量一回，天色晚了，只見那莊客進來點燈，又送進酒飯來，自添了幾回酒，只教二人儘吃，又送茶送水，侍候得十分周到。石秀看在眼里，吃罷夜飯，只見雲太公走入屋子，兄弟二人連忙相迎，對太公稱謝。太公道：二位大人，怎的如此客氣？你們如是老漢反而不安，石秀道：好說，太公道：恩人，休嫌老漢絮聒，今日是十八日，屈留你們，剛只三天，老漢心裏打算，欲二恩公再留三日，不知肯承情也否？石秀拱手說道：太公美意，怎不感激！只俺兄弟實在有事，不敢多留，至多明日再留一晚，後日便行。太公道：也好！且待後日再理會。說話時，只見楊雄低眉闔眼，屢次垂頭下去。石秀叫道：哥哥敢是醉了？楊雄連忙睜眼，答道：那裏是醉，再吃幾盞也不說着，又自垂頭下去。石秀笑道：太公你看，楊雄又強自抬頭，睜大眼睛，說道：不醉！不醉！倘有俺敢再多吃些。石秀好笑，不禁自己也打呵欠。太公起身道：明

日再見！二人懶懶地送至門首。太公走後，那莊客也就溜出屋子，石秀隨手將門掩上，口裏只叫安睡。半晌，二人靜聽，外面已沒聲息，便把身上拽扎起，拔出腰刀拂拭一下，入鞘放好。石秀又把燈兒移到床側，遮隔火光，各自上床盤膝坐定，閉目養神，聽更鼓時，却還不到二更。一回又一回，直到更鼓三下，二人下床，掩到房門背後靜聽，却沒有半點聲音。房門本來虛掩着，不曾下栓兒，石秀就在門隙中，借外面的月光望去，却也清晰。半晌，只見一人走來，蹣手蹣腳，將房門輕輕推動，推開一半光景，閃將入來，吃石秀夾頸子一把抓住，提到燈下看時，便是伏侍他們的莊客。但見他驚得面如土色，做聲不得。石秀把刀撇着他的臉道：你這不成材的東西，也敢來做手做脚！那莊客棄了手中繩索，抖着說道：好漢，這是姓張的漢子出的主意，不干我事。石秀只一刀，把那莊客殺了。只見楊雄又拿進一個人來，兀的不是張保是誰？揚雄道：你方動手，俺見房門外又有人影一閃，連忙出去，不想却是這廝。石秀道：休多說，快些提防外面，便拾條繩索，將張保渾身綁了，割塊布塞住了口，向床背後只一丟，說道：少頃發落。當下二人躡出房去，走到院中，月光下，只見又有二人撲到，石秀看清，却都是莊上的莊客。楊雄只一刀，早將一個莊客剝倒。石秀却把那

一箇拿住。那莊客連說不干我事，都是太公主張。石秀道：太公何在？那莊客道：太公和張保定下妙計，去府裏請了二十二名公人到來，因二位好漢了得，怕人多反壞了事，張保教守在莊門外面，只教俺莊上人動手；太公却在內堂等候拿人。石秀手起一刀，又把那個莊客殺了。楊雄叫聲兄弟，仔細又有人來！石秀道：不殺這雲太公老賊，天理不容！二人拔步就走，剛自拐灣過去，只見對面又有兩人，楊雄石秀直搶上前，那兩箇叫聲阿也，丟了刀棍，轉身便走。經不起石秀脚步快，躡去一個一刀，都結果了。石秀前行，楊雄在後，走到前日齋神的所在時，一個莊客手拿一把叉，正在那裏舞動作勢。那莊客見石秀走到，揚手就一飛叉，石秀把頭一低，那人覷個空，搶步下堂便走，不想楊雄趕到，劈面一刀，腦袋變做兩半。石秀叫聲走，二人緊動脚步，直入內堂，只見燈光明亮，月光照耀，雲太公在堂上，翹着說話。楊雄石秀心頭火發，向堂上直躡將去，雲太公抬頭看見，喊聲不好，要想走時，石秀已自趕到，罵聲老賊，狼子心肝，恩將仇報，撲過去只一刀，剝去半個面門，登時栽倒。石秀恨極，把刀向雲太公亂擲一陣，擲得半身肉醬。石秀叫道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多少是個殺，索性洗蕩了罷！楊雄道也好！二人重行拽扎一下，揚起帶血鋼刀，便去莊院內四下搜

尋無分男女，逢人便殺，直殺到廚房柴間爲止，真個是屍橫遍地，血流成河。二人回到自己屋子裏，床背後提出張保。楊雄罵道：「你這廝在薊州時多方殲惱人，到得這裏又生事，真正殺不可恕！」石秀道：「也算天憐俺兄弟，無意中脫了大禍，否則真吃你們算計，兩條命都沒有了。」說罷，舉刀就砍，却割不下頭來。石秀仔細看時，却已砍缺刀口。楊雄上來動手，舉刀一看，刀口也捲了，二人索性連鞘棄掉。當下提了張保，再到內堂，想尋把刀使用，忽見包裹哨棒都在那裏，便把來各自背上，拿了哨棒。石秀道：「俺們只如此如此，使這廝消遣一回，慢慢地死也好。」楊雄叫好，二人便去動手不題。且說州裏的兩員捕快都頭，當夜引領二十名丁壯，趕來莊上拿人。張保因懼楊雄石秀了得，雲太公又怕事，只教他們在莊門外等候，不必張皇，免得他們知風逃走。一面排選精壯胆大的莊客，各執繩索兵器，輕輕地掩進房去動手，他們夢中不及提防，穩可手到擒拿。雲太公又對張保說：「今日二人吃得醉了，晚上定然好睡，更易下手。」張保大喜，便對兩個都頭說了，兩人依計，率領二十公人，只在莊外守候。守了好久，不見莊內有人出來，一個都頭不耐道：「張保這廝也太不成材了，此刻不見動靜，要等到天亮下手麼？」又一個說道：「只些人拿不住兩個強盜，不要惹

人笑話。又是好半晌，那都頭更不耐，口裏罵着，待去莊門上張望時，只聽得有人叫莊內火起。那都頭抬頭看時，果見莊子上烈焰飛騰，紅光冲到半天，早是合莊子都着火。衆人發聲喊，却待上前施救。只見莊門裏搶出兩個漢子，挺起哨棒，逢人便打。一個都頭見勢頭不對，撚扑刀直搶上前，正迎着拚命三郎石秀，只五七個照面，吃石秀攔頭一棒，打得腦漿迸裂，用力過猛，把哨棒也打折了。石秀折了哨棒，手脚也快，那把扑刀早搶在手中，揮刀亂殺。楊雄石秀如同兩隻猛虎，那些公人如何抵敵，二人便仗着一條棒，一把扑刀，殺出人叢，奪路而走。這裏二十二個公人，被殺得七零八落，逃得性命的，只好回到州城，去衙門中據實具稟。雲家莊之事，自有地方官前來料理，不在話下。再說楊雄石秀二人，當夜殺出雲家莊，一路飛奔，趕到槐林道地處，早是天明，二人且歇一下脚。石秀看了一遍路道，叫道：且喜不曾錯走路途，這裏是槐林道，再過去十里路程，便是黃蜂嶺了。俺們殺了這大半夜，肚中又飢，人也勞苦，須得好好歇息一回。楊雄道：不是麼？便是。身上衣服，也不成樣子，此刻換又麻煩，如何可以再走。石秀一看，二人全身都是血污，便將身上繫了緊，發動四條腿兒，邁開大步，取路逕走。不上半日，黃蜂嶺早已趕到，就有哨路的嘍囉飛報。

上山胡六將二人迎入寨柵，忙取兩身衣服，獻給二人換了。一面便擺酒接風。石秀看時，座上却不見了阮八。幾巡酒後，只見胡六走出座頭，向二人納頭便拜，放聲大哭。楊雄石秀慌忙將他扶起，問胡寨主何故如此。胡六收住悲聲，說道：「告二位頭領，俺兄弟阮八遭難死了。前日阮兄弟下山巡哨，恰巧山下有一起官眷經過，乃是本州新任某官的妻小，阮兄弟不問情繇，便行動手，殺傷他們數人，盡將財物劫取上山。不想這起人去告到州裏，却惱了那姓張的兵馬都監，便從州裏引兵到此。阮兄弟當時下山廝殺，怎禁那都監了得，就吃將人擒去斬首；又督兵衝打上山，俺死命抵拒，好容易將官兵打退。那都監臨退時節，只說早晚來踏平山寨才休。石秀道：「怕鳥的，不來便罷，來只是個殺胡六道。」話雖如此，只俺兄弟身亡，本寨人馬又少，俺獨木難支，如何抵敵。楊雄道：「不妨，待抵擋不下時，燒了寨柵，便投俺們梁山泊安身。」當日吃罷酒食，二人就在嶺上過夜。次日，楊雄石秀動身待走，只見嘍囉報上山來，那張都監又引兵殺到。楊雄石秀齊道：「來得正好，俺們便去會會這廝，恁地一個了得。」二人拽扎起衣服，同胡六各執兵器，引領嘍囉下山廝殺。只見那張都監全身披掛，手挺長槍，騎坐高頭劣馬，掄眉努目，好生威武。原來這都監便是張勇，在

前曾做鄆州兵馬都監，因梁山泊好漢大鬧鄆州，殺了太守 苗黑天，他同賽存孝 姚剛畏罪逃走。姚剛去佔據山林，暫時落草；他却去東京走門路，方得復用，做了徐州兵馬都監。話休煩絮。且說楊雄 石秀下山，每人仗一把朴刀，直撲到張都監馬前。石秀大叫道：「你這賊都監，能有多大了得，敢來撩人！今日且取你這斷腦袋，替俺們阮 桑主報仇！」楊雄也叫道：「認得梁山泊好漢楊雄 石秀麼？且吃俺一刀。」二人如毒龍惡虎一般，四條膀臂齊張，兩把朴刀並進。張都監舞動長槍，左攔右格，口中却高叫道：「原來也是梁山泊強賊，本都監前番吃了好大的虧，正要報仇，不想今日自來送死。」張都監怒從心起，惡向胆生，把那長槍舞得如萬點梨花，一團白雪，只向二人身上旋轉。兩個步下一個馬上，來來往往，直打到四五十合。楊雄一朴刀拗去，帶着馬的後股，那馬負痛，突地一聳一跳，險些把人蹶下馬背。張都監一看不好，用方逼開兩般兵器，回馬便走。胡六見自家得勢，一聲喊殺，將引嘍囉直衝過去，惹捉那張都監，經不起都監馬快，如飛而去。這時只苦了那官兵，奔跑得慢的，都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殺得屍橫遍地。胡六同楊雄 石秀，便引嘍囉得勝回山。胡六拜倒於地道：「二位頭領真乃天神，今番殺得那賊都監大敗而去，以後他也不敢小覷人家了。」石

秀但笑胡六便在廳中排下筵席，教合寨人等都來吃酒。當晚，上石秀便對胡六說道：「你不要自道安心，這賊都監今雖敗走，其心不服，倘使調集大隊人馬到此，這裏如何可守？不如棄了山寨，遙隨俺們動身，全數上梁山泊去。」胡六道：「頭領若肯提携，小人願往。」便去向衆弟兄說了，大家歡喜非凡，收拾起一應銀錢、米麥、車輛、馬匹，忙碌了大半夜。次日打點停當，衆人一齊下山，放起一把火，燒了寨柵，跟隨楊雄、石秀向梁山泊進發。那日直到梁山山寨，楊雄、石秀帶領一千人上山後，便去拜見宋江，告稟一番，又說收了黃蜂嶺一行人衆，宋江大喜，便命這干新到的弟兄都歸楊雄、石秀統領，不在話下。那一日，山寨正自安靜無事，項充、李袞忽地從狼嗥山奔回，慌忙來見宋江，只說：「兄長大事不好了！衆人盡皆驚呆，不知何事。」正是：頓覺半空飛霹靂，忽驚平地起風濤。畢竟項充、李袞爲了甚麼大事，值得如此張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二回 項充李袞雙告急 宋江吳用各分兵

話說八臂哪吒項充，飛天大聖李袞，二人都是莽漢，當下見了宋江，只說兄長大事不好，快請發兵！說話沒有頭尾，宋江那裏明白，衆人聽說，也都呆了。宋江便道：你們何必如此性急，緩緩說來，俺自理會。項充李袞，自把拳頭槌着額角，說道：只也該打！吳道人教俺們的話，倒忘記了不曾說。半晌，項充李袞定了神，才說如此這般，要請兄長趕緊發兵救應。宋江聽罷，便和吳用、公孫勝等商議，按下慢表。且說狼嗥山這段事，乃是金鄉縣小張良賈居信，自從設計擒了阮家兄弟，惹下禍殃，那日探得梁山泊派遣大隊人馬，前來攻打金鄉，便知這座城池旦夕不保，不如及早安排，撇却了鄆州縣，別投新主去罷。城外打得緊急時分，小張良就收拾家中金銀細軟，命家人婦女盡行改扮，待等城破，一齊在亂軍混出，且喜不曾被人窺破，脫却牢籠。小張良逃出金鄉，就將合家眷口，寄頓在一處安靜地方，想起兗州府賈太守，在京師時多曾廝見，彼此交情不薄，何不就去投奔，打定主意，便趕到兗州府裏，和賈府尹廝見了，告個原緣。府尹大喜道：俺衙門中公

務忙碌，正苦沒個體己人幫助，宗兄到此，那再好沒有。過了幾日，小張良便去迎取眷口，府尹派十名兵士隨行，沿途護衛。小張良取得眷口，大模大樣，一路向兗州府進發。不想那日打從狼嘯山經過，猛聽得一棒鑼聲，林子裏擁出數十嘍囉，爲頭一個大王上來殺散隨行兵士，把男女人口、金銀財物，悉數劫取上山。小張良見頭勢不對，先行縱馬逃走，只說狼嘯山那個大王，便是吳角的徒弟白虎神田霸，當下劫取人物上山，逕來告稟師父。吳角和樊瑞、項充、李袞三員頭領，正在聚義廳上坐地，便叫把人財一齊押上廳來，聽候發落。吳角一眼望去，只見約莫八九個人，却有婦女在內，便對田霸說道：「你這廝，你又不是不曉得的，俺們歸附梁山泊替天行道，不劫婦女老弱之流，你如何却做下這等事？」田霸說道：「不是的，他們一路上過來，有官兵隨行護送，大模大樣，氣概凌人，俺當時心中大忿，才行劫取上山。」吳角道：「恁地，莫不是誰家官眷，上任過此，既然拿來也得。」樊瑞道：「若是清官眷口，不可胡行。」吳角道：「理會！只聽得一聲吆喝，小張良的老父、妻、妾、子女等全家九口，一齊推到廳上，男女都驚駭得失魂落魄，只管跪地磕頭，口裏不住的叫饒命。」吳角便喝問道：「你們是誰家眷口？那道前來？何處而去？說話得對時，便放下山；若有半句虛言，一個

個砍下腦袋！那老父唬得面如死灰，呆了大半日，才行說話得出，從實告個備細。樊瑞聽了，忽地想起一事，便對吳角說道：前日周通李忠徵糧到此，不是講過打金鄉的話，却說逃走了一個惡人，此人喚做小張良，賈甚麼？阮氏兄弟和公明哥哥都要拿他，却沒有拿到。見今這干姓賈的人，莫非就是他的家眷？吳角道：被你一說，俺也記起來了。便喝把老父推到當面，問道：金鄉有個小張良姓賈的，和你兒子是？是？二？好好告說上來，俺自饒你！那老父抖着說道：小張良便是俺兒子的綽號。吳角大喜，却對樊瑞說道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捉不到小張良這廝，拿了他全家眷口也好，且押往後山看守，待後日解梁山泊發落。便撥兩員頭目，二十名嘍囉，將九人押到後山空屋裏，輪流看守，不在話下。過不多日，吳角正和樊瑞商議，只見探事的上來稟報道：今有兗州府捕盜官員，帶領數百人殺奔到此。吳角笑道：這廝們自不量力，也敢撩撥人，管教他一齊都死。立點青龍神閻光，玄武神余志旺，各引二百嘍囉，下山迎敵。閻光和余志旺武藝不差，又會作法，這干人那裏是他對手，不上半日光景，早已殺得大敗而逃，不曾攻上山岡一步。且說這干捕盜人員敗回州城，便來府尹前請罪，只說賊人利害，卑職等無法可治，請太守另定。

妙策。小張良便對府尹說道：管下強人如此猖狂，實屬有玷本州聲名，非迅施勦捕不可。府尹道：合該勦捕，只是賊人會行妖法，怎生破他？小張良道：只須多備猪羊狗血糞穢等物，待他使法時，噴射將去，妖術自不靈驗。府尹大喜，便傳本州兵馬都監入衙，面諭勦捕方略，命他迅速引兵前去，掃蕩賊巢，救取賈氏全家眷口。那員都監奉命去了。不多幾日，都監差人飛報到州，說賊人施用妖法時，始初噴洒猪羊狗血，却也靈驗，乘勢贏了兩陣。不想後來有個妖道出馬，兇惡異常，用汚血噴洒，雖然抵敵得妖法，却也贏他不得。又有一位先生，叫做混世魔王樊瑞，也擅法術，十分了得，每日帶領兩員步將，出陣搦戰，吃他連傷幾員將官，都監抵敵不得，報請定奪。府尹便問報事人道：那妖道又是何人？報事人道：這廝叫做黃龍道人，手下有四個徒弟，都會妖法。這山寨新近歸附梁山泊，也扯的替天行道大旗，好大聲勢。那個混世魔王樊瑞和兩員步將，却都是梁山泊頭領。小張良道：怪道如此猖獗，原來有梁山泊賊夥在內。如今既施勦捕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，索性加派大隊軍馬，合力攻打，掃平巢穴。若使賊人得勢，殺奔州城來時，不是小事。府尹說好，便請本州兵馬都統制聞達，迅速入衙，商議軍情重事。這聞達在前做過沂州兵馬都統制，為

因梁山泊好漢大鬧沂州，殺了高衙內，又索去太守高侗金銀，高侗生還沂州以後，心痛喪失，備大財物，常把聞達怨恨，口中常有不好聽的話頭。聞達因枉出死力，功勞不曾記，反被太守憎怨，心裏一忿恨，便行負氣辭職。上司探得此事始末，知道他受了委屈，又愛他武藝超羣，爲人勇猛，好一員大將，因把他行調兗州，仍爲兵馬都統制之職。當下聞達聞得太守請喚，便進入州衙來見太守，各施禮罷。府尹便說賊勢猖獗，請統制速起軍馬征勦。聞達大怒道：賊人敢如此無禮，不勞明公憂心，俺今領大兵前往，管教將賊人一齊擒來奉獻。府尹道：全仗將軍。聞達回到自己衙門，立刻點起人馬，去城外停扎，下來日起個四更，一聲砲响，人馬紛紛開動，向狼疇山殺奔而去。到了山下，官軍見增加援兵，聞達統制又親身到此，人人勇氣百倍，只待廝殺。且說吳角和混世魔王樊瑞，那日正在山寨商議，忽聽得砲聲震動，報說兗州大將聞達統制到。吳角道：俺多曾聽聞此人十分了得，今日親來征勦，倒要小心。樊瑞大叫道：吳寨主，你枉稱好漢，這等不成材的將官，也自懼怕，休教壞了俺山寨聲名。吳角主張差人去梁山泊報信。樊瑞笑道：只這一干毛人，毛將官也直得驚動大寨，俺今下山，只消略使小術，殺得他片甲不回。吳角不敢多說，只得住了。樊瑞使

扎束好衣服，騎匹劣馬，手仗寶劍，項充李袞左右相隨。吳角也將引徒弟嘍囉，一同下山，只見聞達全身鎧甲，懸弓插箭，坐騎戰馬，手執大刀，兀自威猛。只聽得他高聲大叫道：「殺不盡的草賊，竟敢屢拒官兵，本統制今日親身到此，快些前來納命！」樊瑞大怒，却待上前廝殺，白虎神田霸早已出馬，舞動兵器，直取聞達馬前，聞達舉刀便鬥。約莫十個回合，聞達鬥得性起，喝聲着，攔腰只一刀，把田霸砍做兩段，屍骸墜地，馬匹溜韁。吳角大叫道：「殺我徒弟，誓不干休！」縱馬舞劍，直衝上前，不到十個回合，敗陣而走。聞達勒馬按刀，哈哈大笑。這時惱羞了混世魔王樊瑞，催動坐下黑馬，手舞寶劍，項充李袞各仗一面團牌，隨在馬匹左右，着地捲去，殺氣騰騰，宛如天神一般。樊瑞仗劍大叫道：「你這賊，認得梁山泊混世魔王麼？」聞達道：「俺正要拿捉梁山賊寇，來得好，吃我一刀！」大刀舉處，向樊瑞當頂劈下，樊瑞起寶劍急架相迎。項充一條標槍，李袞一口劍，又齊向馬匹左右刺到。聞達抖擻精神，揮刀迎敵。聞達且戰，却見樊瑞背負葫蘆，異樣裝束，就知是個會行妖法的人；只五七回合，就逼開三般兵器，撥馬便走。樊瑞不會看仔細，只當他敗陣逃走，便將坐馬一緊，在後追趕。不料聞達早架下大刀，拈弓搭箭，覷得切近，扭轉身只一箭，射中樊瑞左肩，應弦落馬。

虧得項充、李袞飛步上前，死命搶救，不曾被官軍拿去。聞達指揮兵士乘勝衝殺過來，狼嗥山人馬大敗，直退上山。官軍大獲全勝。黃龍道人、吳角吃了這一個敗仗，折去徒弟田霸，樊瑞又自受傷，好不悶損。次日，只見官軍大隊逼近山下，把山前大路都截斷了。聞達又催督官兵，幾次要衝上山岡，幸防備得力，山寨不曾被他打破。吳角只好死守不出。過了數日，官軍越逼越緊，只是不退。吳角見事勢危急，便對樊瑞商議，便差項充、李袞報梁山泊求救。二人便扎束身上，攜了隨身兵器，抄山後小徑而下。因軍情緊急，路上不敢停留，晝夜兼程前進。如今回山見了宋江，稟過前情，二人自去歇了。只說宋江當下聞報大驚，便同吳用、公孫勝等商議。吳用道：「兄弟記得麼？當初燕青不是說過，聞達這廝的是驍將，曾在朱笏山和魯智深、武松、史進等大戰，兀自奈何他不得。他今攻打狼嗥山，固窮殞命，樊瑞受傷，事勢很急，山寨若被打破，樊瑞等性命休矣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吳角雖能運籌決策，武藝平常；樊瑞也是一勇之夫，粗而不精，如何可以抵擋強敵。爲今之計，不如點取幾員頭領，迅速引兵殺奔齊州，併力攻打，聞達聞得州城吃緊，定要回兵援救，狼嗥山之圍可以不戰而解。」宋江道：「此計雖好，但狼嗥山也須派遣人馬前去，好使吳角安心。」當下議定，便

一齊都到忠義堂上，擂鼓聚將。鼓聲剛罷，水旱各寨四山頭領都到；只是盧俊義臥病在床，燕青終日在側伏侍，不曾到來。宋江說了狼疔山被困的語，便點豹子頭林冲聽令。只見林冲從右邊走出，直到座前，打躬聲喏，口稱小將林冲，謹候命下。宋江便令林冲將引步軍二千，馬軍五百，隨帶美髯公朱仝，九紋龍史進，急先鋒索超三將，兼程趕往兗州，攻打城關。不得有誤！林冲奉令下山去了。宋江又點花和尚魯智深，行者武松，病大蟲薛永，金眼彪施恩四員頭領，各引步軍六百，殺奔兗州，接應林冲攻打城池，四人得令，下山去了。第二起點撥剛畢，只見人叢中閃出阮氏三雄，躬身唱喏，說道：俺們前日誤走金鄉，被小張良算計，吃了他的苦頭，常想拿他來碎屍萬段。今聞這廝又在兗州害人，便請兄長下令，待俺兄弟去合力拿捉這廝，以洩前日之憤。宋江道：俺也聞得小張良智謀百出，利害異常，却是不曾見過，倒要親身前去會會他；如今你們要去，便隨俺同行如何？三阮齊聲叫好。宋江便自爲第三起，將引阮氏三雄，入雲龍公孫勝，小李廣花榮，神行太保戴宗，黑旋風李逵，小溫侯呂方，賽仁貴郭盛九員頭領，二千五百名馬步軍兵，一齊向兗州進發。後應狼疔山救應兵馬，另繇軍師吳用調撥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兵馬統制聞達，那日在狼疔山

刀劈田霸，箭射樊瑞，大獲全勝，便備下一通文書，差人飛馬入州告捷，府尹好不歡喜。小張良得了捷報，急急趕到狼嶂山，只見官兵重重圍困，山上緊緊死守，恁你百般辱罵，沒有人下山應戰。聞達指着山寨，得意揚揚地說道：「俺當日在沂山時節，都因高太守被賊人挾住，使展不得，受了許多煩惱，不曾伸報，至今懷恨在心！見在重兵圍困此山，賊人堅不出戰，顯已計窮力盡，再過一二日，俺便督兵殺上山岡，甕中捉鼈，管教他一齊都死！」小張良默然無語。一連兩日，山上仍不出戰，聞達大怒，便要衝打上山。小張良道：「統制且慢，賊人詭計多端，提防有詐！」聞達依言暫住。又過了一日，不見半點動靜，聞達心上不耐，又要攻打，三番兩次，小張良只勸且住。聞達心上理會，這是投鼠忌器，但一家事小，滅賊事大，恁地短見。那日，聞達一肚皮氣，警不過，不理小張良如何言語，竟指揮兵士，要攻打上山，拿捉強人，山頭上望見偌大聲勢，一齊失色。正是：甕中捉鼈何從脫，網底撈魚無處逃。畢竟聞達能攻破山寨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◀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發售▶

歷代古典
民間傳說
中國戀愛的故事

中國一切詩詞小說文藝等種種題材，都有在中國戀愛的故事中採取，——你要做美的詩詞——美的小說——書牘——一切美的文藝，只要備這部：「中國戀愛的故事」；并且這部書，筆墨雋妙，奇跡奇豔，隨時翻閱，可以怡情悅性！並且可以得到千百種戀愛的方法。作者在自序裏說：「這許多戀愛的故事，多麼美麗而動人呵！」試看歷代作家的詩，詞，或文章裏頭，凡所有用豔逸古典，大都在這許多戀愛的故事中採擷而來，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竭，真是個文章寶藏！這許多戀愛的事蹟，各具有特殊的精彩，多麼清雋，多麼美好，自熱烈的戀愛的追求，以至失戀的結局，或愛滿的團圓，自青年男女的相互傾慕，以至不正當不自然的許多方式的戀愛，什麼都有，而無一不足以深深的引起人們幽美的性感！難怪近代的藝術家——文學家，都要向這個寶藏裏去擷取些題材出來……」關於歷代古典方面如「紅拂私奔」「虞美人」「陳圓圓」等百餘篇。關於民間傳說方面有「癡婆子」「耶蒲緣」「綉榻野史」等，包括種種情書數十種，可謂洋洋巨帙矣。

▲價目▼ 全書六厚冊 定價大洋五元 特價只收三元 寄費一角四分

第一〇三回 聞統制威鎮兗州府 小張良智敗宋公明

話說當下聞達心中不耐，正欲領兵攻打上山，忽見大道上一騎馬飛馳而至，直入營寨，接着又一飛騎趕到，聞達看出是州裏來的，定有緊急軍情，連忙下令兵士暫停，回馬入營，果是州裏來的報事馬，各將文書呈奉。聞達接來看時，却是梁山泊大隊圍攻州城，情勢岌岌可危。府尹發的告急火報，聞達看了，打發過報馬，便道：州城吃緊，俺非回兵救應不可。小張良笑道：統制休慌，這是賊人圍魏救趙之計；你若回兵去救，便上了他的算了。聞達聽了一眼，問道：依你如何擺佈？小張良道：兗州城池高壯，垣牆堅固，便有大夥賊人，輕易也攻不破。爲今之計，只消派人去州中通報，教府尹閉城死守，不與接戰，待避過他一股銳氣，乘其疲怠而擊之，賊人必走。這裏却也不必用力攻打，只須百人結一小隊，聲東擊西，日夜登山肆擾，做作攻打的樣子，使他防不勝防，疲於奔命，等到他內裏自亂，便督兵一鼓而登，賊人易滅，巢穴可平。統制以爲如何？聞達道：俺又不將軍馬全數帶走，這裏賊人勢已窮蹙，憂他甚的小張良道：賊人最懼統制，因而暗中去梁山

泊求救，他們攻打州城，便思誘引統制前去，使此地解圍，統制若走，賊人一定要殺下山來，圖個敗中取勝，功敗垂成，豈不可惜？聞達也覺說話有理，正自打量，不想又一急報到來，州城萬分危急，府尹度日如年，只望統制火速去救。聞達道：「此刻俺可不管了，州城事急，如何不救？」小張良只說是計，仍勸統制勿走。聞達想起沂州前事，那裏肯應，便引了一半人馬，趕緊去救兖州。小張良也只得跟着走。軍馬一路兼程趲行，直到兖州城外，聞達一聲喊殺，縱馬舞刀，直衝過去，一枝花馬迎頭攔截，却是梁山泊呂方郭盛二人那裏是對手，沒多幾個回合，就被聞達引兵衝過，直抵城下。城上望見聞達統制回來，連忙開城迎入。府尹見了，方才放心。當日晚上，府尹聚集滿城文武，共商退敵之策。府尹道：「前日上城頭視望，見賊兵中軍設下廳蓋，又扯起帥字大旗，却是賊魁宋江在此。」小張良道：「便是宋賊親到，也休懼怯，且看俺來日略施小計，殺得他個片甲不回。」却說次日，宋江正自升帳，衆將站立，只聽得一聲砲響，冲天而起。小校報道：「州裏有人出城搦戰。」宋江便出帳上馬，引衆頭領來到陣前，只見兖州城上旗旛招颭，號帶飄揚，刀槍密布，劍戟如林，兀自威武。城外邊却扎下一座大寨，幾個小寨，行伍整齊，軍容壯盛。宋江指點着，說道：「莫非小張良在內。」

擺佈不成？說話未了，又是一聲砲響，官軍隊裏齊聲發喊，門旂下一員大將出馬，頭帶一頂點金綴銀六楞打就紅銅盔，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朱纓，披一付擺連環吞獸面精巧搪猊鎧，穿一領綉百花飛百蝶綠羅戰袍，着一雙斜皮踢蹬挖嵌錦跟靴，繫一條碧鞞疊勝獅蠻帶，一張弓，一壺箭，騎坐一匹追風逐月千里馬，手執一口渾鐵大砍刀，馬後打着一面大旗，隨風翻飛，顯出斗大一個聞字，如同雷神下界，天將臨凡，令人不畏自怯。宋江道：多曾聞得大刀聞達之名，端的氣概！聞達出到陣前，橫刀勒馬，揚聲大叫道：梁山草寇，擅敢猖狂，今日本統制按臨陣前，快教宋江上來領死！這時早惱了急先鋒索超，驟馬而出，聞達見了，罵一聲：反叛賊囚，擅敢猖獗，吃我一刀。掄動大刀就砍，索超舉斧相迎，兩人殺到三四十合，聞達一口刀神出鬼沒，越殺越有精神，索超抵擋不下，只得撥馬而走。聞達鬥得性發，那裏肯捨，拍馬趕來，索超回馬再戰。不上十合，聞達向索超當頭一刀砍去，索超慌忙躲過，縱馬飛逃，不想那頭盔被刀上龍吞口一帶，拋落塵埃，官軍一齊拍手大笑。聞達得意揚揚，高叫：誰人來送死！只見對陣飛出一人，上身脫得赤條條，露出粗黑肌膚，手拮雙斧，吼叫如雷，着地落至，直撲馬前，這是梁山泊步軍五虎大將黑旋風李逵。聞達

舉刀喝道：這等腌臢草賊，休來污我寶刀。李逵罵道：你這賊驢，賊將官，且嘗嘗俺的板斧。口中罵着，雙斧早劈到馬前，聞達抖搜神威，起刀便鬥。李逵滿擬幾下板斧，連人帶馬砍了完事。不想聞達的大刀泣鬼驚神，護定人馬，李逵向左右前後亂砍，一下也不會着手，心裏發急，口中又不住叫罵，殺到五六十合，不分上下。李逵厭煩了，托地跳出圈子，舞動雙斧，向官軍隊裏猛衝亂殺，官軍沒做隄防，倒吃他殺了數十人，弓弩手連忙放箭，才將李逵射退。李逵回入自家隊裏，宋江罵道：你這黑廝，誰教你出去丟醜。李逵道：殺了數十個烏人，倒要罵俺丟醜，便挾了雙斧，遠遠地躲開去。宋江却待收兵，只見對陣挑起索超頭盔，官軍一齊高聲嘲笑。宋江大怒道：誰人出馬把這廝擒來？只見立地太歲阮小二，短命二郎阮小五，活閻羅阮小七兄弟三人，各仗一條朴刀，大踏步出到陣前，把聞達人馬逼在中間，丁字兒走着廝殺。直殺到三四十個回合，三阮都覺氣力不支，一齊敗陣而走。聞達叫道：不成材的休來廝纏，只揀了得的來，不繇惱了花和尚魯智深，倒拖禪杖，大踏步直到陣前。聞達道：你這禿廝，面孔好熟。魯智深道：怎的不熟。洒家前日在朱笏山，可惜不曾一禪杖打殺你。聞達大怒，拍馬搖刀，直取魯智深。魯智深哈哈大笑，起水磨禪杖便鬥。那

個如怪蟒相似，這個如毒龍一般，格開大刀，還他禪杖。架過禪杖，敬上大刀，你狠我辣，各不相讓；直殺得戰雲昏慘，天日無光。兩方陣上都看得呆了。聞達喝聲禿廝了得！魯智深道：好傢伙！鬥到分際，聞達忽地逼開禪杖，拍馬便走道：果然戰你不過，禿廝休趕！聞達只是詐敗待引和尙來趕，放箭射死他。不料魯智深托地收住禪杖，叫道：你教俺休趕，洒家便回營吃酒去。拖了禪杖，奔回本陣，引得梁山隊中人，一齊揚聲大笑。聞達老羞成怒，回馬向對陣大旗下辱罵，只叫宋江納命。只見一員頭領，縱坐下馬，舞三尖兩刃刀，衝出陣前，叫道：九紋龍史進來也，快獻首級！聞達一見史進，無名火登時升高，蕩動大刀，當頂蓋下，史進起刀急架。鬥五六十合，史進力怯，撥馬便走；聞達一緊坐馬，發開四蹄趕來，小李廣花榮早飛馬迎上，挺槍接住。聞達鬥得火發，高叫道：今日若斬不得賊人首級，誓不收兵！花榮覺敵人傢伙沉重，只二十個回合，拍馬向斜刺裏便走。聞達一拍坐馬，忘命追趕，不隄防花榮早取弓箭在手，只一箭射去，聞達聽弓弦響，連忙躲閃，却把盔上的紅纓射落，紅纓帶箭，直飛出數丈以外，梁山隊中齊聲叫好。聞達此時不覺驚慌，趕緊撥馬跑回本陣。宋江也自鳴金收兵。宋江因對衆頭領說道：今日聞達力敵七將，全無懼怯，只也少見！便

分付衆頭領，小張良智謀百出，聞達勇猛萬分，各人謹守營寨，須要小心。一連相持數日，那夜三更時分，宋江睡在中軍大帳，忽從夢中驚醒，聽得一片喊殺之聲。宋江倉皇而起，花榮、呂方、郭盛三將擁護上馬，出帳看時，只見左邊薛永施恩營寨早已着火，紅光沖到半天，火光下有許多人馬殺到，正是官軍來劫寨燒營。梁山泊人馬措手不及，登時大亂。宋江便傳令且戰且走，向後退却。令林冲、史進、魯智深、武松斷後抵擋。朱仝、索超押護糧草。宋江傳令剛畢，只聽得一聲砲響，正東上一彪軍馬殺到，當先一將，手撚長槍，直衝過來，花榮連忙拍馬撚槍，上前迎住。不料東南上又撞出一員大將，引領數百軍馬，如飛而至。呂方、郭盛各舉方天畫戟，雙馬齊上，戰住那將。宋江見左右無人護從，正自心慌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哥哥不必驚慌，俺們來也！宋江看時，却是阮氏三雄。接着入雲龍、公孫勝、神行太保戴宗也到，五人各仗兵器，擁定宋江便走。只數百步，喊殺之聲又起，爲頭馬上一將，引五百名滾刀手，着地捲將過來。一霎時間，中軍營寨就被突破，這個正是兗州大將聞達。此刻黑夜之中，梁山軍心已亂，人無鬥志。宋江只教衆軍速退。聞達在火光中望見宋江主旗，一馬驟至，喝聲賊魁宋江，還不下馬受縛！宋江拍馬逕走。三阮各仗朴刀，上前敵住。

公孫勝戴宗緊緊護定宋江，奪路且走。三阮那裏是他對手，只十來個回合，聞達逼開三人，拍馬趕上宋江，只叫宋江休走。一路趕去，兩馬只差得百步光景，公孫勝戴宗又抵擋不下，正在危急分際，斜刺裏忽地殺出一人，高聲叫道：「你這烏將官，休得欺負俺哥哥，黑旋風來也！」手撚雙斧，直撲馬前，接住聞達就打。宋江聽得李逵聲音，定下驚魂。公孫勝戴宗保了宋江再走。接着朱全也到，報說索超受傷而走，生死不明，隨軍糧草，早吃官兵劫去。奔過了一段，只見三阮攔索超趕到，果然身受重創，宋江無語，只教迅速後退。約莫五七里路，只聽得一聲砲響，斜刺裏又殺出一彪軍馬，馬上一員將官，手使開山巨斧，惡狠狠殺將過來，這是聞達部下驍將王林，兀自了得。衆頭領戰了半夜，大都人困馬乏，如何敵得這生力軍，朱全把王林死命戰住，官軍却只顧衝殺過來，齊喊拿捉宋江。正紛亂間，小李廣花榮馬匹趕到，上前幫助朱全，雙戰王林。接着黑旋風李逵和呂方郭盛都到。李逵掄動雙斧，捨命把官軍亂殺，王林見有人救應，也就棄了朱全花榮，撥馬而去。宋江等人馬一路敗退，直到二十里外一個所在，地名落星岡，那時已天亮了。宋江就馬上看看時，只見東北角上亂山重疊，山坡下一帶猛惡林子。衆軍此刻都已人困口渴，有的去林子裏坐

地，有的四下尋水吃。宋江叫且慢亂走，這裏須隄防埋伏！說話剛罷，只聽得衆軍發聲喊，一齊亂奔亂躡，右邊山下早殺出數百步隊，一員將官督領着，都執着長刀，闊斧，鐵槍，鋼鈎，只將梁山泊人馬亂砍亂搠。林子裏却又烘烘火起，烈烈烟生，兩員步將引兵從林子背後轉出，逢人便殺，有些逃得慢的，都吃逼在林子內燒死。接連聽得砲聲響動，山鳴谷應，不知有多少官軍殺到。官軍乘亂掩逼上前，當路截住，只叫宋江休走！這許多擺布埋伏，都是小張良設下的計策。李逵大叫道：走的也是死，大家快快拚命！赤着上身，兩把板斧上下翻飛，死力把官軍敵住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官軍後隊忽然大亂，一片聲叫着苦，紛紛滾滾，四散開去。衆頭領打一看時，兩條大漢，各仗一把朴刀，將引千人左右，橫衝過來，槍刀齊發，把官軍一齊殺散。來者非別，乃是插翅虎雷橫，赤髮鬼劉唐。二人拜見了宋江，雷橫道：哥哥去打兗州，如何却在這裏廝殺？宋江道：慚愧！俺受了人家算計。當下軍官已退，宋江收拾敗殘人馬，暫行停紮；只見林冲史進引殘兵到來，魯智深武松保着薛永施恩也到。薛永施恩都傷得不成樣兒，繇囉抬着走。宋江見了好生難過。施恩道：兄長都是俺不小心，却吃這個大敗仗；說得兩句，人就昏了。宋江教三阮戴宗，護三個受傷人先行回山。

請安道全替他們醫治。宋江又問雷橫、劉唐二人因何到此。劉唐道：「兄長下山去打兗州，吳學究首令項充、李袞回狼嗥山報信，又令董平、彭玘、韓滔引一枝人馬，陳達、楊春引一枝人馬，俺和雷橫引一枝人馬，都殺奔狼嗥山救應。那日到了山下，吳角望見救應兵到，引嘍囉衝殺下山，俺們兩面夾攻，便把官軍殺退，殺得那賊都監狼狽而逃。董平、陳達兩起人馬，逕自回山繳令。俺和雷都頭不怯氣，欲思捉那賊都監獻功，因引一千步軍在後追趕，不想路徑不熟，吃他逃去。方才趕到這裏，只見林子裏起火，又聽得喊殺之聲，慌忙殺上前來，却得與兄長相會。宋江便教雷橫、劉唐引路，且去狼嗥山安頓，再做主張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哥哥如何不回山寨？」宋江道：「俺自上梁山泊以來，無論那一處州縣，不打便罷，要打總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不曾有過這樣大敗仗。今番上了大算，倒盡銳氣，無顏回去見吳學究和衆兄弟，且待拿到小張良這廝，方洩俺胸中之憤。」林沖勸道：「勝負兵家常事，何必如此。卽今隆冬天氣，布陣慶兵，也是苦事，不如暫行回山，且待來年春暖，與兵攻打，再決雌雄。」宋江道：「打不破兗州府，拿不到小張良，誓死不回梁山泊去。俺志已決，不必多言。」林沖等只得住口，相隨一路起行，向狼嗥山而進。行至中途，只見一彪軍馬如馳風電掣，對

面趕來，衆頭領叫聲仔細，各按兵器在手，準備迎敵。正是：藥石方除重臥病，魔星剛退又遭殃；畢竟來的是何處軍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四回 雲峯谷三雄求藥 純陽宮一道逞強

話說宋江等衆頭領，將引敗殘兵卒，行至中途，忽見一彪軍馬如飛而至，近前看時，却是狼嗥山寨主吳角，引同三百嘍囉，扛抬着豬羊酒醴，要上兗州來犒軍。當下吳角拜見過宋江，說明來意，宋江便教且慢犒賞，一齊折回狼嗥山去。吳角領命，引了嘍囉先走，梁山泊人馬後隨，直到山寨。宋江計點人馬，十停中折損六七，糧草等物，失去不計其數。吳角就把豬羊酒醴，分撥與衆軍吃，又排下豐盛筵席，宴請梁山泊衆頭領。這時樊瑞箭創平復，引項充、李袞拜見宋江，又和衆頭領都見了，大家入席吃酒。只見聚義廳上，坐着宋江、公孫勝、林冲、花榮、魯智深、武松、朱仝、雷橫、史進、李逵、劉唐、呂方、郭盛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一十六員頭領。吳角師徒傍座相陪，勸衆人撇開兗州之事，且自開懷吃酒。當晚廳上邊燈燭熒煌，廳下大吹大擂，直到二更方散。自此衆頭領和人馬，暫行安頓在狼嗥山不題。且說戴宗和阮氏三雄，奉命護送索超、施恩、薛永回山，拜見軍師吳用，告稟兗州之事。吳用怒道：小張良這廝直恁利害，俺因盧員外臥病，山寨乏人主持，分身不得不

則定要鬪他一下，畢竟誰強？誰弱？吳用見索超三人受傷，便請安道全替他們施治，却都是刀箭所傷，傷勢雖重，不曾損壞筋骨，尙無大礙，只教好生休養。過了幾日，武松回山，探視施恩傷勢好否，又取出宋江親筆書信，呈給吳用看了，才知道宋江不在兗州，斷殺，退到了狼嘯山安頓。宋江書中，教吳用添撥勇將，增調兵馬前去，再打兗州，定要將兗州攻破，把小張良碎屍萬段，才休。吳用道：俺梁山泊今有如許軍馬，便折却三五千人，算得甚麼！武松道：小張良這廝，算計真狠，那日夜裏，公明哥哥受驚不小，若沒護從之人，准吃他們拿去。吳用道：兄長不是無謀之人，如何受了算計，他書中不曾細說。武松道：那日晚上，是施恩，薛永營寨首先事發，有百餘人撲入寨來，給巡哨的撞見，一聲叫喊，施恩，薛永便行殺出，不想中了吊虎離山之計，被他們在背後放火，黑夜中軍心混亂，吃了這個大敗仗。吳用道：恁地，這廝倒真有點小智慧，聞達又勇，留此二人，實屬是俺梁山泊的大碍。便寫下一通回書，教飛毛腿，劉通火速投送，一面分柴進李應，準備錢糧，待來日點撥兵將，去兗州再決雌雄。武松因施恩不曾全愈，留寨伴護，索超却有楊志，薛永有穆弘，穆春伴護，都不寂寞。再說那日，吳用陞坐忠義堂，首點霹靂火，秦明，黃信，楊林，杜遷，宋萬五員頭

領引馬步軍兵三千爲第一起，隨軍走報機密頭領一員，鼓上蚤時遷。第二點金槍手徐甯，將引馬步軍兵三千，解珍、解寶、歐鵬、鄧飛四員頭領。第三撥又是馬步軍兵三千，令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、彭玘、石勇、鮑旭四員頭領爲副。白日鼠白勝隨軍走報機密。吳用令畢，一十七員頭領共引九千人馬，雄風烈烈，殺氣騰騰，先後下山，登程向狼獾山進發，按下慢表。却說玉麒麟盧俊義當宋江分兵點將，下山去打兗州時分，早已臥病在床，病勢十分利害，三番兩次要死，幸得神醫安道全悉心施治，燕青不離左右，晝夜伏侍，好容易把病魔打退。可是病了數十日光景，幾經反覆，元氣削伐太過，如今又岌岌要虛脫了。那一日，安道全診了脈息，又不繇着急起來，便來告訴吳用，只說盧員外外邪退舍，內部空虛，再延下去，只怕虛脫難支。如何是好？吳用道：「仰仗神術，要相救盧員外，則個安道全道：『這個何消說得。只有一件，如今盧員外所服藥方，內中缺少一味良藥，生藥舖子裏雖有買處，却都氣味平常，沒得好的，以此憂心。』」吳用問道：「甚麼藥？」安道全道：「此藥名喚黃精，功能補中益氣，壯健元陽，產孟州雲峯谷的最上等，只是路遠迢迢，一時又不易採辦到，如之奈何？」吳用道：「要救盧員外性命，只索差人走遭。念頭一轉，便請武松施恩到來，說道：『盧員外

一病至今，勢將虛脫，安太醫要用黃精一味，挽救沉痾。此藥孟州雲峯谷最道地，小生欲使二位一走，採取良藥，不知願去否？武松施恩說道：俺們一百八人，誓共死生，情逾手足，那有不去之理。只是此去路程很遠，往返需時，盧員外病重如此，不知可能等待？安道全道：俺診員外脈息，尚可支持十天半月，如能速去速來，或者有救。吳用算一遍路程，又沉吟半晌，忽地省悟道：山寨放着異人，如何倒忘了，不去求他幫助。安道全道：莫非是戴院長？吳用含笑點頭。武松道：軍師又來了，他會作神行法，走的騰雲駕霧一般，俺們只生兩腿，如何跟得上。吳用道：武都頭，你只知其一，他把甲馬縛在別人腿上，也能將人帶走，走得和他一般快。當初李逵去請公孫先生，就是用的此法。武松道：恁地却好，算得盧員外五行有救。吳用便把戴宗請到，說個因緣，戴宗自然答應。看天色時，還不到午牌時分。安道全說事不宜遲，不如當日便走。大家說好，三人便去打點。武松本是行者模樣，挂上數珠，攜了雙戒刀，無須打扮。戴宗却是道家裝束，背負寶劍一口，手執拂子。施恩此時早已全愈，却改扮做道伴模樣，跨口腰刀，提條扑刀，各人隨身藏着金銀，打點停當，別了軍師吳用便走。三人到了山下，戴宗取出甲馬，各自縛上，念念有詞，喝聲走，只見六條腿兒如飛上

道而去。路上，武松、施恩、遵戴宗分付，每日只吃素酒素食，葷腥一概不得入口，武松覺道苦事。那日趕到孟州地界，施恩叫聲到了，戴宗使卸下甲馬，收了神行法，探明途徑，三人逕取道向雲峯谷走。迤邐行來，只見對面一座高山，東北上一個村子，坐落山坡之下，約莫數十人家，雞犬之聲隱隱相聞，天然景緻。施恩道：山領重疊，除了土人才不走錯，何不再問個詳細，省得冤了兩腿。三人便走入村子，只見屋邊大樹下立着一個老人，仰面看天，口中却自語道：轉得西北風緊，不是又要下雪了。武松等他底下頭來，便上前唱個喏，說道：老公公，不敢借問一訊，這裏走雲峯谷，不知那一處去最近？那老人把武松一看，連忙還禮，說道：師父，這裏叫做雲峯山，雲峯谷却在山中，那裏還有一所廟宇，名喚純陽宮，此地走去，還須十里路程。武松道謝了，却待轉身要走，那老人忽地問道：師父，上雲峯谷有何公幹？近來那所在不很好去。武松聽說話突兀，便道：俺們要去採取藥物，谷中敢有虎豹傷人？老人搖頭說道：別的不打緊，若說採藥，再也休提。戴宗、施恩聽說，連忙近前問道：公公，此話怎講？老人道：若不嫌老漢多嘴，便來告個備細。三人聽說話有因，一齊說道：公公且說。那老人一蹲身，坐在樹根上面；三人也就樹底下坐了，施恩倚了朴刀，只聽得老人

說道：這裏雲峯谷，谷中出產藥料不少，黃精一種，天下聞名。俺們這個村子上，有好多家都靠採藥過活，一晌相安無事。可恨的，冤家來了，一晌無事，不想去年忽來一位先生，自稱無私道人，帶領兩個徒弟，趕到谷中，不問情絲，把純陽宮裏的常持道士殺了，降伏其餘的幾個道士，霸佔了廟宇去。這先生好利害，兩個徒弟也了得，兇惡得都如強盜一般，自佔了這廟宇，把這雲峯谷也連帶據住，不許恁人到谷中採藥，你如要採取的話，非得把他銀子不可。許多採藥的因絕了生計，大家心中不忿，結了大羣，一齊趕去和他廝拚，怎奈這廝兇惡異常，兩個徒弟又了得，鬥了數次，都吃打敗回來，奈何他不得，這所在只索讓他獨佔。聽說這廝近來更兇，暗中兼幹那違條犯法之事，如有孤單客人經過那裏，都管是丟了性命。說罷，便起來指點路徑，三人也自起身。只聽得他又說道：那裏不是好去處，你們雖是出家人，也須小心！武松謝過那老人，戴宗手弄拂子，施恩提了朴刀，三人轉身便走。路上，武松對戴宗施恩說道：見今隆冬天氣，想那藥物早給採取收藏，俺們此去，好生把銀子向他買取，慇懃如何兇惡，見了銀子，不到得將人冷落。施恩道：銀子是好東西，誰人不愛；可是此去莫把行囊道破。三人一路說着，越過一條山嶺，早到谷口，趲將

過去時，果見松林裏一座廟宇，一段黃牆頭在林隙中露出，約莫也有七八間屋宇，一條大路直通到山門面前。當下武松在前，戴宗、施恩後隨，走近山門，只見正面一個匾額，寫着純陽宮三個大字。一個火工道人，彎腰一步一走，在松林邊拾取枯薪，兩個年紀相似的道童，各仗一條桿棒，在山門下對舞作耍。武松不理，三人逕入山門，覓到第一進屋中，不見半個人影，便向內逕走。到第二進一所殿上，只見殿宇寬敞，香爐內裊着殘烟，琉璃燈光底下，居中一個神龕，黃幔低垂，也不知是何神像。武松三人走到殿上，只曉聲有人麼？殿左角門呀的一響，出來一個香火道人，把武松瞶着問道：「這是道院，你來做甚麼？」武松瞶目叫道：「做出甚麼是甚麼？」戴宗連忙搶步上前，打個稽首道：「師兄，俺們特來拜見無私道人，有一點財物奉獻。這香火道人便是道人的大徒弟，把戴宗打量一過，答個禮，便叫請坐拜茶！」三人就在殿上坐了。香火道人去角門中一走，端出一個茶盤，將兩碗茶敬了戴宗。施恩留一碗，却教武松自取。武松忍氣取了，不喝一口，就行放下，直着眼睛看那香火道人。香火道人不理，側轉頭去，却向戴宗問道：「不知二位那面而來？何事要尋俺師父？」戴宗道：「俺們從泰安府到此，有事求拜令師，奉獻一點薄禮，伏望請來廝見！」那香火道人叫聲

少待，轉身便走。不一回，回到殿上，便引三人進入一間屋子，只見一個道人坐在那裏，頭帶一頂黃緞扁折巾，玄絢抹額，身穿一領水月道袍，腰繫絲條，足登一雙薄底登雲履，紫黑面皮，三叉臉，狼眼，倒垂眉，鷹爪鼻，海口，年紀將近四十八尺以上身材。三人進來，道人只略略起身，兩目斜溜着打轉。戴宗、施恩上前見過，武松也只好上來，道人似理不理，只對他斜睨了一眼。武松好氣，恨不一拳打倒他。三人坐定，戴宗便告說來意，向道人來取黃精，只說有個道友患病，須服黃精，不憚道遠趕來，銀子多少，只須師兄分付，自當如數拜納。無私道人道：俺這裏黃精最有名，便是趙官家要吃時，也須採辦到此。戴宗道：伏望師兄見賜，則個銀子多少，如數拜納。無私道人大笑道：你休如此說，這東西俺也收藏得多，你要便給你拿去，彼此都是教主弟子，何爭在銀子上面。戴宗大喜。武松心上拿了就走，怎不好。無私道人又把武松瞅了幾眼，却問戴宗道：他來則甚？戴宗道：這是俺的道友，路途寂寞，却與做伴同行。說着，猛然會意，忙又說道：他和病人好生有點干係，故此同來。無私道人冷笑道：不會見這樣道友！他又是佛們中人，干鳥！戴宗道：三教一家，何分僧道。無私道人不語，等了半晌，道人只不把黃精取出，却教擺酒，問戴宗吃葷麼？戴宗道：俺們都是

吃素。無私道人笑道：吃素是那班禿廝不成材的勾當，你也學他。戴宗忙說不必張羅，只待師兄取出藥來，俺們便走。無私道人只教且住，分付徒弟快備素酒；一面和戴宗施恩周旋，却不與武松講一句話，十分冷淡。武松忍着氣，不一時，兩個道童上來，設了杯筯，擺下素酒，無私道人讓戴宗施恩坐了，才把武松暖着，叫一聲吃陀頭酒。武松因心念藥物，忍着氣不發作，坐在一傍。無私道人勸了幾巡酒，忽地放下酒杯，對戴宗說道：師兄，你遠道到此，誠心求藥，俺自把上好黃精相送，不取分文。只俺也有一事相干，你們也該答應。戴宗道：何事？師兄請說。無私道人指定武松胸前，說道：這頭陀的一串數珠，兀自可愛，可把來贈俺玩耍。戴宗纒着眉頭道：這個，這個，武松道：這一百單八顆數珠，是把人頂骨做成的，十分難得，如何輕易與人。無私道人道：因為難覓，俺才要他，你如把來相送，俺自給你銀子快活。武松道：俺眼裏不曾見過銀子。無私道人瞋目叫道：你這廝，你敢回俺的話？武松怒道：敢便怎樣？戴宗施恩因藥物不會到手，生怕決徹，慌忙勸道：師兄息怒！你要數珠也容易，只請你將出藥物，待俺們拿去救了病人，那時再來商量。無私道人喝聲屁話，你們只好去騙孩子！一推桌子起身，大踏步向外就走，道童也跟了出去，把三人拋在那裏。戴

宗便一丟拂子，叫快須隄防，這廝不懷好意，誰來管計人家了！武松道：休懼怯，至多是個廝殺施恩道：怕怎的！蜈蚣道人好利害，只給哥哥一刀了賬。三人起身，各按兵器在手，只見那道人早趕將來，拽扎起道袍，手仗扑刀，殺氣滿面。三人一看，連忙迎至門口，道人却不動手，對戴宗說道：俺看在你的分上，今有幾句說話在此，如若依得，金眼相看；若有半個不字，也教你們認識俺的利害！不是道人說出這幾句話，有分教：純陽宮裏，刀光血雨齊飛；雲峯谷中，紅焰黑烟共起。正是一串數珠生禍患，三條好漢逞剛強。畢竟無私道人說出甚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五回 金眼彪火燒純陽宮 武行者大鬧曾家店

話說當下無私道人手撚撲刀，守定門口，要逼取武松一串數珠。口中却高叫道：俺今有幾句說話在此，若然依得，金眼相看；牙縫中再迸半個不字，管教你們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！武松怒火上衝，就要動手，戴宗以目示意，武松只得忍住。戴宗便對道人說道：師兄有何金言，洗耳恭聽！無私人道：俺今定要這一串數珠，願把十兩銀子給這頭陀，打發他走；倘若不應，你們自取黃精去，却留下這伴當爲質，待病人好了，再把數珠來掉取了人。施恩怒道：放屁！教俺做你奴才不成？無私人道：你這廝也強，且教看俺手段！戴宗見他說話無理，也不繇發怒道：俺不會見恁般道人，不給藥物，俺們自走。無私道人哈哈大笑道：俺這裏是個閻王關，若能走脫，算你好漢！武松忿不可遏，大叫道：你這鳥道人！當初蜈蚣道人更強似你，俺也只消一刀，便把戒刀一擺，搶出門來，戴宗施恩各仗兵器，都到外面。無私道人叫道：俺師父在蜈蚣嶺遇害，兇手原來是你，今日定須替俺師父報仇！只見他大吼一聲，撚撲刀直搶武松，武松起雙戒刀便鬥，二人就在院子裏動

手道童見頭勢不對，高聲叫喊道：道人兩個徒弟聽得，急仗兵器奔來幫助。只見大徒弟舞一對鋼刀，二徒弟使一柄鐵鎗，惡狠狠殺將來，口中大叫道：那裏的賊囚，吃了大蟲心肝，敢來撒潑！戴宗、施恩各舉兵器，連忙上前，那大徒弟就奔戴宗，施恩却把二徒弟接住，六個人三對兒廝殺着。且說武松鬥那無私道人，道人一把扑刀，潑風也似價直逼將來，上剝下搨，左旋右舞，恨不就取武松心肝。武松大叫：鳥道人好好用力，不要令人殺得沒興！兩個鬥到十多個回合，武松賣個破綻，左手戒刀逼開道人家伙，右手戒刀疾捲而進，攔腰一刀，只聽得道人大吼一聲，撲到地上，武松躡去連一刀，早將那大腦袋割下。武松轉身，見戴宗鬥那大徒弟不下，只能招架，不能還手。連忙搶步上前，喝聲着，一刀飛去，早將那廝左臂砍斷，連刀帶臂落地，那廝待要掙扎，早被武松飛起一腿，踢倒於地，戴宗上前一劍，就此了命。猛聽得瑤瑯一響，施恩在叫道：哥哥快來，走了人也！武松轉身看時，一把鐵鎗丟在地上，那個二徒弟走得不知去向。施恩道：那廝逃走了，俺們快趕！武松道：且取藥物要緊。三人一拔脚奔到殿上，一個老道人伏地便拜，只叫師父饒命！武松喝聲滾開，施恩早在神龕中抓出一人，却是那個道童。武松喝道：你這賊童，方才叫得也响。舉刀待

殺戴宗叫都頭且住，教他獻將藥物來。那道童叫道：「上好的藥物，都藏在後山閣子裏，你們饒我，我便一齊取來相送。」施恩放手，那道童便向後山奔去，不一時，真個取到大包藥物。當下就在殿上，武松教他一一指出藥名，便取了三五個黃精，十餘味上好藥物，把來打個包裹，教戴宗背了。打點剛畢，突地一陣腳聲響動，只見四五箇道士擁上殿來，對武松三人納頭便拜。武松忙退後幾步，按定戒刀看時，却都是赤手空拳，便教起來說話。衆道士一齊起身，却對武松說道：「師父有所不知，俺們出家人都是安分，向不爲非作歹。不想去年這無私道人，忽引兩個徒弟到此，殺死常持道人，把廟宇佔據了，俺們懼怕他兇惡，一齊屈伏，吃盡苦楚。方才你們三位動手，俺們因沒胆子看廝殺，都去松林裏藏躲，那位二師兄隨後趕來，却說師父師兄被人殺死，叫大家去幫他報仇，俺們回說不會廝殺，他一氣走了。見今無私道人師徒伏誅，俺們如同重見天日，好不歡喜，所以齊來拜謝，並無歹意。」武松道：「好！你們也苦夠了。俺看此地不是好所在，今日又吃逃走一個，終不能在此常住。你們各自去趕緊收拾，廟中所有財物，揀可拿的儘拿，大家往別處安身罷。」道士道童一齊答應，分投在廟中搜索，拿了財物就走。戴宗、施恩在惡道房中，也搜得不少金銀，都

打拴好了，分做兩個包裹，各背一個。施恩道：「留着這所廟宇，兀自害人，不如燒了干淨。」武松、戴宗叫好！三人便行動手，四下裏點起十數個火把，刮刮雜雜地燒起來，等到前後左右一齊着火，三個好漢叫聲聒噪，踅開六隻脚，離了這雲峯谷，逕自下山而走。路上武松忽對戴宗說道：「盧員外病勢沉綿，安太醫望藥心切，院長不如作起神行法，先行送藥回山。」戴宗說好，便取了黃精，別了武松。施恩作起神行法，獨自先走，不在話下。再說武松、施恩二人，當日因天寒日暮，不及趕前途下宿，就在一所山神廟裏，隨便熬了一夜。次日，二人上道再走，趕到午牌過後，只見天上黃雲暗淡，北風凜冽，早又肚飢身冷了。武松因對施恩說道：「俺們跟戴院長走，一路上只吃素酒素食，口中淡的也苦！俺背地裏幾次想吃葷，却又不敢。如今好了，打發他先行回山，俺們倒得自在。看天色將要下雪，身上又飢，又冷，且趕前面去尋個酒店，吃一頓暢快酒食，再做理會。」二人趕去，不上五里路程，前面一個村酒店，只見林子裏挑出酒望子，被西北風刮得打轉。武松大喜，叫道：「兄弟，前面不是酒店，有得吃了！」二人緊動脚步，直到那個酒店門前，只見一排草房，直拖到山坡下，約有十數間屋子，門前遮着蘆簾。二八一揭簾子，拂身入去看時，設着好多個座頭，一個漢子半身

靠在櫃上，頭帶暖帽，遮得只出兩眼，面孔也看不清楚。爐邊一個婦人，雙手抱住氣篋兒取暖。二人揀個座頭坐了，施恩放下包裹，倚了朴刀。酒保上來問武松道：「師父，可吃酒麼？」武松道：「怎的不吃，不問多少，先打幾角上來。」牛肉、羊肉，只管取將來吃，少頃一發還錢。酒保答應下去，先將上酒來，又端上一大盤牛肉。武松問：「可有饅頭賣？」酒保答有。武松叫：「把二三十個來吃。」酒保便取一籠饅頭，放到桌上。施恩把蓋兒一揭，熱氣騰騰，二人拿到口邊，一個連一個，夾着熱酒下肚。只聽得爐邊那婦人說道：「怪道天氣恁地冷，原來又下雪了。」那漢子走到門首，打簾子向外一望，口裏叫好大雪。施恩道：「老天如此作惡，下了大雪，趕路又是苦事。」武松道：「苦俺們便不趕。說話時，酒保添酒上來，轆着說道：『師父，天冷怕走，這裏有清潔上房好下宿。』」武松道：「恁地却好！」酒保轉身走去。施恩低聲說道：「哥哥，俺看櫃上那個漢子不尷尬，一對賊眼，常在帽簷下偷睨人。」武松道：「休多言，只管吃酒。」正在吃喝，只聽得腳聲起處，蘆簾一動，進來兩個客人，抖着身上雪花，口喊好冷。二客佔個座頭，放下行李，只叫快燙熱酒來吃。這兩個客人剛自坐定，外面又來一人，身披大氅，遮得沒頭沒腦，雪花半背。走過爐邊，那婦人望了一眼，只叫得個你字，就住了口；那人逕入內屋子，櫃上

的漢子却跟了走去。武松施恩看在眼裏，好生突兀。二人又添了兩趟酒，漢子出來，仍到櫃上，只見那婦人走到隔座，向兩個客人一陣子說話，兩人叫道：「恁地也好，俺們便在這裏過夜。」那婦人帶笑轉身，便教酒保過來，把客人的行李拿去。武松施恩又吃一回酒，那婦人却走上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們出門人多苦，見今天又晚，雪又大，前途沒有下宿之處，不如作成小店，就在這裏過夜罷。」武松看着婦人，半晌，說道：「如此却好，出家人真是可憐！不一回，兩個客人起去，酒保再來傍邊侍候。」武松道：「天晚了，把夜飯一發拿來，吃了自睡。」酒保答應，將上飯來，冬天日短，武松施恩吃罷，已是上燈過後，店中火家收拾關門。三人起身，武松拿了包裹，施恩提了扑刀，酒保伸手來接包裹，武松把手一放，酒保覺得好生沉重。當下，酒保引二人進入一間屋子，放下包裹，打過茶水，酒保自去。施恩倚了扑刀，掩上房門，低聲對武松說道：「哥哥，今日爲了老天下雪，留頓這一夜，這裏一定不是好去處，你看那漢子，婦人，好不蹊蹺，小心着了手脚！」武松道：「開口是村，閉口是俏，看在眼裏，放在心上，當初張青，孫二娘那般手脚，俺也不當一回事。」施恩道：「後來的兩個客人，只怕此刻還在夢裏。」武松道：「休問人家事，俺們自睡。」且說這廝曾家酒店，店主名叫桃花郎曾海，爲人粗中

有細拳棒精通，原是蔣門神的徒弟，因蔣門神死後，衆徒弟失去靠山，散走四方，各謀生計。一日，曾海經過這紅葉坡曾家店，因和店主說話投機，便在店中做個火家，不想店主婦愛他年輕壯健，暗地裏勾搭上了，合謀把店主弄死，他就冒姓曾氏，佔了婦人和這所酒店。這曾家店的店主，本是兼做私路勾當的，曾海湊着現成，又加蓋上幾間草房，暗中却設下殺人作坊，逢到有油水的客人，就在黑夜裏結果，劫了財帛。今日武松施恩下店吃酒，曾海見是一個頭陀和伴當，不放心上，不想帽簷下偷賤幾回，却看出那伴當是金眼彪施恩，這是師父的仇人，冤仇如何不報。正自打算，忽又進來一人，忙跟入內屋子，那人卸去大氅，却是雲峯谷純陽宮道士，無私道人的徒弟神風，純陽宮和曾家店常通聲氣，他們本來做一路的。當下神風告訴師父師兄被人殺死，廟宇燒做灰燼，閃得俺無處安身。今日因見兩個客商行李很肥，特地跟蹤到此，漏個消息，好使大哥下手。也是巧事，殺俺師父師兄的仇人，却也在此店中吃酒，真是天要教俺報仇。曾海却說你的冤家也是俺的仇人，天教送上門來，只這金眼彪施恩也不是好惹，且教渾家去好言穩住，待夜間下手。曾海出外來，對渾家輕輕幾句黑話，那婦人便兜搭住兩個客人，又把武松施恩都留

住，曾海神風好不歡喜。再說武松施恩到了房中，因這酒店蹊蹺，都不敢安然睡覺，二人只在床上和衣打盹。三更時分，忽聽房門外有人叫道：睡的人快些起身，店中有賊！武松施恩跳下床來，各仗兵器，武松便拉開房門，將脚兒虛蹬一聲，却把左手戒刀探出門外，只聽得鏗的一響，一刀砍在戒刀背上，火星四迸。武松就勢躡到房外，高聲喝道：奸刁賊囚，竟敢暗算老爺！施恩手撚扑刀，跟着出來，外面積雪如銀，屋子裏映得十分光亮。只見一個漢子叫道：金眼彪施恩且聽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俺是蔣門神徒弟桃花郎曾海，今夜只要取你性命！施恩叫好，那漢子撚扑刀搶來，早被武松接住。施恩却待上前，不想又躡到一人，施恩看時，似像一個道士，彼此更不打話，起刀就鬥，兩對兒在雪光下廝殺。正鬥得好，一陣人聲喧雜，火把下，一個婦人引四五个火家，各執斧頭，短刀，一齊蜂擁入來，只叫休放這廝們逃走。武松鬥得火發，大喝一聲，只一刀，把那漢子的腦蓋削去半個，跌倒地上。那婦人大叫殺我丈夫，誓不敢休，搖動一把鋼叉，直撲過來，衆火家一齊動手，把武松圍住。不上三合，武松一刀劈死婦人，帶轉刀頭，又把一個火家拗倒，衆人發聲喊，一齊丟下兵器逃走。那人和施恩正鬥，聽得衆火家逃走，知道不妙，托地跳出圈子便走，武松見了，拔

脚就追。那人奔出屋子，雪地裏一白如銀，苦於無處藏躲，只幾十步，就被武松趕上，一刀擲在後股，栽倒雪中。接着施恩趕到，一把抓了，二人重入屋子裏，打火一炷，却是純陽宮那箇道士。施恩罵道：你這廝賊性不改，又思暗算人，如今不能讓你再活！只一刀，割下腦袋。施恩再把火焰看時，一個漢子，一個火家，一個婦人，都殺死在地上。施恩道：這漢子原來是蔣門神徒弟，險些遭他暗算！當下武松，施恩滿屋子搜尋，不見一人，直到屋後殺人作坊裏，只見留宿的兩個客人，早已支解在剝人櫬上。武松嘆一口氣，忽聽得鼾聲如雷。施恩道：這裏有人。尋去看時，一個火家酒氣薰蒸，爛醉如泥地倒在柴草堆中。武松道：這廝也樂，一發收拾了罷。施恩舉扑刀，向他喉間一切，鮮血直冒。前後再搜一遍，真的沒有人了。二人回入店中，武松一抹血跡，把戒刀入鞘，施恩放下扑刀。武松道：好冷天氣，且吃了一飽趕路。便打火燙了幾角酒，揀取好的牛羊肉，都燒熱了，大嚼一頓，身上異常溫暖。施恩去房中取出包裹，背上了，提了扑刀，手中各執一個火把，走出店門，伸手去屋檐下點着，被風一刮，登時起火，金蛇吐舌般延燒價去，十餘間草房一捲而空，變做白地。武松，施恩叫聲痛快，離了這紅葉坡，冒夜踏雪而行，取道回山。待二人到得山寨時，盧俊義病勢早

已大轉，性命可保，燕青自向武松施恩拜謝，不題。却說宋江等衆頭領，留頓在狼嶂山上，專等吳用派兵遣將，再打兗州。那一日，秦明、徐甯、呼延灼三起人馬，先後都到，小校報入山寨，宋江大喜，引衆頭領迎接上山，吳角擺了接風酒，大家吃個暢快。休歇過一日，宋江便引領萬餘人馬，數十員頭領，一齊都向兗州進發。那日趕到離州城數十里地方，只見探子馬前來稟道：兗城外左近，扎下許多營寨，旂旛招颺，不知是那裏來的兵馬。宋江聞報，好生驚異。正是：施展遠謀防大敵，安排兵馬鬥雄師。畢竟這許多是何處軍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六回 宋公明疆場鬪武 兗州府黑夜鏖兵

話說前日宋公明兵打兗州，黑夜敗走，官軍大獲全勝，收兵入城。府尹大喜，在衙門中排下慶功筵席，大宴滿城文武。却自說道：此番仗俺宗兄神機妙算，聞統制和衆將官奮勇出力，殺得賊人亡魂喪胆而去，怎不歡喜！小張良道：太守慢喜，宋江老奸巨猾，梁山泊人馬衆多，今番吃了敗仗，豈肯干休，最要小心防備！聞達道：俺不愁賊人再來，只愁州中兵馬不足，大夥來時，不夠分撥。大家做一回商量，便備下告急文書，火速申報東京；一面却去鄰近州郡求救。各州郡聞得兗州吃緊，都派軍馬前來接應，齊集城外，安營下寨，剛休歇得一二日，梁山泊大隊人馬已到。且說宋江全軍人馬趕近兗州，聽說城外扎下許多軍馬，不能再進，便教離城十五里下寨，因落星岡地處險要，前日吃過苦頭，却撥一枝人馬防守。安營剛定，又一探馬報到，州城左近，半屬各州郡接應軍馬，旗號上看得分明。當晚過去，次日，宋江出了中軍大帳，引衆頭領向前，離城五七里路，在平川曠野排開兵馬，列下陣勢，官軍望見，也自列陣而迎。只見梁山隊伍八字展開，左首列着

五員頭領，乃是林冲、魯智深、朱仝、李逵、呂方、右首五員頭領，却是花榮、雷橫、史進、劉唐、郭盛、都頭領宋江、法師公孫勝，却擁在居中。宋江身披大紅袍，手捧令字旗；公孫勝道裝仗劍，各跨高頭駿馬，兩騎並列，兀自威風。官軍陣上，却也壁壘森嚴，軍容肅穆，旗門底下，三騎馬並肩排列，中間橫刀勒馬，全身甲冑的，兗州都統制大刀關達，左是小張良、賈居信，右是兵馬都監雷英，兩傍分列着提轄、團練使等，一二十員將官，都是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兩陣相對，北風獵獵中，只見官軍隊裏一聲砲響，一員團練使手撚鐵槍，飛馬而出，大叫賊魁宋江快獻頭來！這裏早惱動赤髮鬼劉唐，撚扑刀飛步上陣。那團練使挺槍喝道：來者是何鬼魅？且自留名！劉唐叫道：若問你家祖宗，梁山泊步軍五虎大將，赤髮鬼劉唐便是！那團練使揚聲大笑，這等猥瑣人物，也稱虎將？劉唐脚快手快，撲到馬前，一扑刀直搠將去，那團練使起槍急架，就行鬥住，雙方戰鼓齊鳴，高聲喊殺。二人殺到一十五個回合，劉唐翻身躍到馬後，只一扑刀，搠中馬屁股上，那馬負痛，一蹶一蹶，把團練使攔下馬背，跌得發昏，劉唐搶上去就割了頭。只見官軍中發一聲喊，又出一員步將，手仗一柄大鐵鎚，高叫賊人且住，不道劉唐脚步如飛，提頭逕回本陣。那人見劉唐入陣，一手執鎚，一手叉

腰，站在陣前高聲辱罵。宋江大怒，却見一員穿紅的頭領，身跨赤馬，冠挑雉尾，手仗一桿方天畫戟，飛騎直取那人，原來是小溫侯呂方，鬥十多合，賽仁貴郭盛見呂方戰那人不下，驟馬上前，挺戟便刺，呂方氣力不加，抽戟却走。郭盛獨鬥那人，戰到十多個回合，吃他飛出一鎗，碰在畫戟頭上，震得虎口出血，慌忙撥馬跑回本陣。那人大叫道：下流強賊，不把一點苦吃，也不識俺周老爺利害！此人是誰？聞統制麾下步軍驍將周謹，此人本是梁中書部下一名副牌軍，只因當年與楊志、東郭比箭，吃梁中書呵斥，不忿在心，便棄職而去，流浪到此，恰好聞達調任兗州，二人往日在大名時節，也過得好，就去相投，權充一員偏將。周謹正叫，忽見對陣搶出一條黑大漢，手拞雙斧，吼聲如雷，撲到當面，不分皂白，掄動雙斧攔頭劈下，周謹舉鎗相敵，搭上手就打有五十個回合，如同二虎相爭，不分上下。兩方陣上官將看得有勁，都不繇高聲喝采，聞達馬上指點着說道：梁山泊有個黑旋風李逵，就是此人。李逵、周謹又打三四十個回合，猛聽得陣上鳴金，周謹掣回鐵鎗，李逵也收轉雙斧，叫道：漢子，你倘使是一條好漢，也休躲賴，俺們明日再鬥！周謹道：畜生養的，不鬥！李逵叫好，二人大踏步各歸本陣。宋江收兵回營，李逵却來帳上說道：哥哥，俺正和那廝酣

門，如何要緊鳴金？宋江道：小張良鬼計多端，只怕兄弟有失。李逵道：明日出戰，定取了那廝性命才休。當日晚上，宋江傳令各寨在意巡哨，嚴加防備，一夜無話。直到次日，宋江令林冲、呂方、郭盛守護中軍，自引衆頭領再到陣前。秦明、徐甯、呼延灼三起人馬，左右中依次展開，弓弩手壓住陣脚。宋江却待點將出馬，黑旋風李逵早已奔到陣上，大叫道：使鐵鎚的漢子快快出陣，黑爺爺今日又來也！說話聲裏，周謹對面撲到，李逵叫聲好漢子，二人交手就打。殺到五十個回合，周謹托地跳出圈子，叫道：今日俺可鬥你不過也！拔步飛跑，就向左邊沿陣而走。李逵有心要取他性命，那裏肯捨，邁開大步便趕，趕近陣腳邊，猛聽得一聲響亮，李逵跌入陷坑之中，上面探下十幾把撓鉤，將李逵連人帶斧搭住，繩穿索綁，推出陣前。宋江一見羞忿交併，喝聲那位兄弟出馬，也拿他一個來雪恨！只見霹靂火秦明圓睜虎目，狂吼一聲，舞狼牙棒，縱坐下馬，直衝對陣，官軍中一將拍馬相迎，手舞雙刀，直取秦明。鬥到分際，秦明逞神威，只一棒，把那將打落馬背。對陣門旗下鸞鈴響處，又是一將出馬，大叫秦明逆賊，殺我部將，誓不干休！秦明認得此人姓崔名猛，今爲青州兵馬提轄，善使一條虎尾鋼鞭，又射得一手好箭，連發雙矢，人莫能敵。秦明在青州時分，崔猛

還不會做兵馬提轄，早有聲名。當下秦明聽得叫罵逆賊，怒火冲天，舉狼牙棒就打。崔猛揮鞭急架，殺在一處。鎮三山黃信見崔猛猖狂，忿不可遏，催坐下馬，仗喪門劍，也到陣前。官軍中却又飛馬殺出一將，把黃信迎頭接住，四匹馬做兩對兒廝殺。崔猛知道秦明利害，鬥到十五六個回合，便逼開秦明兵器，撥馬而走。秦明殺得出火，拍馬追趕。崔猛早帶下鋼鞭，暗取弓箭在手，扭轉身只一箭，向秦明咽喉射來。秦明算是有心提防，聽得弓弦響處，把頭一低，避過這一枝箭。不想崔猛一發雙矢，一箭剛過，第二枝箭接連又到，把秦明射的頭盔歪落，髮結散亂。秦明不敢再戰，驟馬跑回本陣。崔猛回馬，見那將鬥黃信不過，斜刺裏就是一箭。黃信眼快，急將喪門劍一撥，箭頭爆到額上，鮮血直流。黃信心驚胆戰，慌忙退走。那將也拍馬自回。崔猛好生得意，揚弓大笑。歐鵬鄧飛不繇怒發，雙馬齊出，直取崔猛。兵器剛舉，歐鵬肩窩早中一箭，倒撞下馬。衆人搶救入陣。鄧飛胆寒，倒拖鐵鏈，伏鞍而走。崔猛暗想俺是客將，今日連敗數人，威風已足！剛欲收弓回馬，只見一人飛馬上來，大叫道：「你這廝且住！」美髯公朱全來也。崔猛連忙一手綽鞭，朱全長槍刺到馬前。崔猛奮勇敵住。戰十多合，崔猛把馬一撥，向旗門影裏使走。朱全道：「看你射得我麼？」拍馬趕來，迎

面一箭已到，朱全算躲得快，箭鏃在耳邊擦過，皮破血出，朱全心慌，撥馬跑回本陣。官軍一齊拍手，揚聲大笑。崔猛見又一個敗走，立馬高叫道：「跳梁鼠輩，見崔大將軍的神箭麼？」宋江大怒道：「今日俺梁山泊倒盡威風，誰人出馬力殺此賊！」只見一員頭領連聲應道：「小弟願往！」挺槍縱馬，直到陣前。那頭領帶一頂鋪霜耀日朱纓鳳翅盔，身披一副良工鈎嵌榆葉甲，腰繫一條鍍金獅蠻帶，前後兩面護心寶光鏡，罩一領緋紅團花袍，足穿一雙黃雲牛皮戰靴，懸一張寶鵬弓，挂一壺狼牙箭，手仗一桿堆雪爛銀槍，坐下一匹能征慣戰大宛飛霜馬，相貌堂堂，神威凜凜，一面號旗上寫得分明，却是小李廣花榮。崔猛抬頭看時，暗吃一驚，待花榮行至近前，便揚鞭高叫道：「花榮，你是將門之子，也曾食君之祿，何苦昧心助逆，受人唾罵。今日若把宋江縛來奉獻，萬事全休；如若執迷不悟，休怪俺下手無情。」花榮笑道：「無恥狂夫，敢肆簧舌，既經交手，休得容情。」崔猛喝一聲好，催動坐馬，揮鞭就打。此去彼來，戰到十多個回合，崔猛撥轉馬頭，向斜刺裏就走。花榮暗笑，拍馬追趕。只見崔猛回馬一箭，對準花榮劈面射至，不想花榮早經帶下銀槍，取弓在手，那枝箭到花榮起右手只一綽，綽在手裏，搭上弓，拽滿了還射過去。崔猛第二枝箭剛巧發出，兩箭相遇，箭頭

一激一碰，直飛落地上去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崔猛見雙矢不着，早已慌亂，來不及發第三矢，花榮一箭已到，正中咽喉，翻身落馬。梁山隊中一齊喝采。宋江乘勢揮動令旗，驅兵掩殺過去，官軍大敗，傷亡無數。宋江收兵回營，雖勝了這一仗，却因李逵被擒，心中悶悶不樂。一連三日，兩方互有勝負，相持不下。那日晚上，宋江正與公孫勝、林冲、花榮等在大帳上商議軍情。徐甯忽地入帳稟道：「小弟部下九頭鳥呂振，要見兄長說話。」宋江道：「喚他入來。」徐甯便引呂振上帳，拜過宋江，說道：「俺自歸順梁山山寨，不曾有過半點功勞，今夜擬乘天寒月黑，前去官軍中衝營劫寨，兼思救取李頭領脫險，特來請令。」宋江道：「你肯出力，怎的不好，可要多少人馬？」呂振道：「只須步軍三百。」宋江便教徐甯照撥。徐甯、呂振去後，宋江立叫時遷、白勝進帳，却說如此如此。俺在這裏專等回報。時遷、白勝得令而去。一回，時遷、白勝入帳稟道：「俺們奉令兜抄捷徑而行，直到官軍營寨左近伏着，却見呂振引人到來，直入官軍寨內，靜悄悄沒有半點聲息。約莫炊許時分，寨柵裏才起了一片火光，有些喊殺之聲，俺們趕緊便回。」宋江喝聲理會，二人退去。又一回，只見呂振趕入帳來，呈上李逵兩把板斧，說道：「告稟都頭領，方才趕到敵營，拔開鹿角，引三百人一齊撲入，不想驚動官軍，

李頭領又尋不見，大家只得混殺一場，趕緊退出。俺衝過一個營寨時，忽見李頭領的一對板斧，便行搶了，謹呈驗察！宋江把板斧反覆一看，忽地走下帳來，執了呂振的手，口中只叫好好！你有恁般胆氣，俺也不枉將你收錄。公孫勝道：徐教頭眼力不差，能得這等勇將！宋江放手，却也說道：你雖不曾救取李逵脫身，却搶出兩把板斧，也應記功一次。呂振道：小人無功可記。宋江叫道：官軍人馬衆多，壁壘森嚴，你只帶三百個人，在那裏殺進殺出，使敵人驚悸亡魂，不敢將俺們小覷，怎說無功？你恁般勇猛，俺山寨許多頭領，不到得更勝於你！說罷大笑。公孫勝、花榮等也贊不絕口；只有林冲默然無語，似不服宋江說話。宋江不理，又對呂振說道：你能幫助俺出力，俺當另眼相看，好生把你提拔；你們幹下這場功勞，明日還須按名犒賞，你且去罷。呂振拜謝自去。次日，宋江帶了酒肉錢物，親到徐甯營中，命呂振召集昨夜劫寨之人，按名賞賜酒肉錢物，三百人個個有吃，有拿，歡聲如雷。原來徐甯收了呂振，便命他爲頭，編下一千二百名棍子手，分做四隊，繇呂振每日訓練，傳授棍法，早經練成大半。此番徐甯下山，便帶了兩隊同來，不想就立下功勞，徐甯也喜。犒賞既畢，宋江回至大帳，便備下幾通密劄，加封牢固，教心腹小校，悄悄分送給衆頭領。

各依箇中行事，不在話下。却說那日晚間，二更過後，宋江、公孫勝正坐中軍大帳，忽報左營火起，宋江微笑。接着小校又報，左營撲滅，前營却又起火，宋江教再探報來，小校退去。不一回，聽得左右前後，隱隱有聲，宋江以目示意，帳下兵卒都走，公孫勝也起身，一搥道袍，轉入帳後，帳上止賸宋江一人，只在這個時光中，猛聽得一聲大叫，一人手執鐵鎚，引百名步軍撲入帳來，乃是周謹。當下宋江叫聲不好，一推案子，起身就向帳後而走。周謹高叫：宋江那裏走！緊一步搶上大帳，不留神兩腳踏空，哄嘯一聲響，身子直墜入陷坑裏，左首搶出美髯公朱仝，右邊跑出插翅虎雷橫，大家叫聲着，十數把撓鈎齊下，將周謹全身搭住，連那柄大鐵鎚也搶了。那一百名步卒知道中計，慌忙轉身退走，却見兩傍火把齊明，數百人齊聲喊殺，就中跳出一個胖大和尚，掄動禪杖，截住歸路。一陣子亂打亂殺，那一百人盡都喪命，不曾有一個回去。魯智深打得火發，又掇轉身子，朝前殺奔過去，撞着馬上一將，引兵對面殺到，魯智深好快活，迎住便鬥。不多幾合，又殺到一個將官，却是王林，拍馬挺槍，上來雙取智深，斜刺裏却撞出雙鞭呼延灼，大叫匹夫休得逞強，搖動雙鞭，便把王林戰住。智深和那將鬥到十合，只一禪杖，打於馬下。智深叫道：你們鬥着，洒家要殺

到前面去拖了禪杖，踉開大步，只向人多處衝殺，火光叢中，要是撞見官軍，不管馬的，步的，掄起禪杖便打，殺聲撼地，叫苦連天。智深一路奔去，迎頭又撞着兵馬都監雷英，只鬥十個回合，雷英無心戀戰，撥馬便走。智深趕去，雷英馬匹如飛，早已不見。智深道：便宜了這直娘賊！這時官軍營寨大半着火，紅光沖起九霄，一片喊殺之聲，人馬紛亂。智深向前再趕，撞着錦豹子楊林，正拿得一個將官，引嘍囉押向宋江大寨而去。智深不顧，一路趕殺將去，又撞見石勇、鮑旭，引兵東馳西突，也在亂殺人。智深道：殺盡這班撮鳥！又奔過一段，只見一員頭領，似像徐甯，正自單槍四馬，追趕一人。智深看見，連忙擺開禪杖，搶過去當路截住。有分教：末路豺狼，却逢虎豹；破巢燕雀，忽遇鷹鷂。直教展開伏虎降龍手，擒取忘恩負義人。畢竟徐甯追趕的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I44709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26228

8-2253



I49709